آپ کے لئے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身陷是非1
- 身陷是非2
- 身陷是非3
- 暗度陈仓1
- 暗度陈仓2
- 暗度陈仓3
- 暗度陈仓4
- 相见时难1
- 相见时难2
- 相见时难3
- 云开月明1
- 云开月明2
- 云开月明3
- 云开月明4
- 宫廷秘闻1
- 宫廷秘闻2
- 疑香袭人1
- 疑香袭人2
- 疑香袭人3
- 疑香袭人4
- 已然云泥1
- 已然云泥2
- 已然云泥3
- 已然云泥4
- 定不负你1
- 定不负你2
- 定不负你3
- 定不负你4
- 北巡之行1
- 北巡之行2

- 辽东起祸1
- 辽东起祸2
- 秋狩之险1
- 秋狩之险2
- 秋狩之险3
- 风云又起1
- 风云又起2
- 风云又起3
- 风云又起4
- 劫后余生1
- 劫后余生2
- 劫后余生3
- 谁的暗剑1
- 谁的暗剑2
- 谁的暗剑3
- 人若犯我1
- 人若犯我2
- 人若犯我3
- 人若犯我4
- 柳暗花明1
- 柳暗花明2
- 柳暗花明3
- 柳暗花明4
- 翻手为云1
- 翻手为云2
- 翻手为云3
- 真心释然1
- 翻手为云2
- 翻手为云3
- 翻手为云4
- 翻手为云5
- 疑窦丛生1
- 疑窦丛生2
- 疑窦丛生3
- 疑窦丛生4
- 人在局中1

- 人在局中2
- 人在局中3
- 人在局中4
- 大战在即1
- 大战在即2
- 大战在即3
- 大战在即4
- 又见绣鞋1
- 又见绣鞋2
- 又见绣鞋3
- 又见绣鞋4
- 疑团渐明1
- 疑团渐明2
- 疑团渐明3
- 疑团渐明4
- 剑拔弩张1
- 剑拔弩张2
- 剑拔弩张3
- 剑拔弩张4

身陷是非1

英歌可爱的笑脸浮现在自己眼前，苏云熙忽然觉得浑身发冷，心口似被人狠狠地击中。她紧紧地抓住衣襟，大口大口地喘气，眼前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的黯淡，那么的晦涩……

原来陷入浑浊的污水之中，被无尽蔓草肆意缠绕的滋味竟然是这样的。

现在，她终于体会到了。

恍惚中，断断续续听到皇后说："元公主……和苏才人……一向亲厚……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绝对不会……"

龙宣浩回道："朕……过于蹊跷，不如……宁贤妃和皇后一起彻查……"

含梅冲上大厅，连连叩首。她不顾额头鲜血直流，苦苦哀求道："不是的……不是的，主子……元公主，皇上、皇后……明鉴……"

龙宣浩下令将苏云熙遣回永寿宫闭门思过，为公允起见，不得不将此事交由皇后和宁莹然协同查清楚。直到和鸾宫中众人皆散，苏云熙被皇后的侍女明送暗押地引回永寿宫时，耳边还一直嗡嗡作响，眼前是纯真可爱、满脸笑意的英歌，和悲痛欲绝、鲜血直流的含梅。

回到永寿宫，苏云熙便坐在椅上一动不动。

"主子，怎么会这样？"含梅也呆呆地立在苏云熙身旁，实在想不明白一夕之间，怎会发生这些事情。

"含梅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蕴兰一边帮含梅擦拭额头上的伤口，一边奇怪地问。刚才内侍来将永寿宫中其他人等全部带走，只允许她和含梅留在苏云熙身边。

"今天早上我陪着主子从和鸾宫出来才碰见元公主和燕子，元公主还带着棉花团跟主子闹了半天呢！可为何她却说咱们动过燕子送的那劳什子贺礼呢？咱们主子明明就没有碰过的啊，公主她为何要这么

说？她为何要陷害主子？”含梅仔细回忆了早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急得直搔后脑。

“是啊，元公主和主子一向亲厚，这是大家伙儿都知道的事情，元公主应该不会胡乱说才对啊。”蕴兰见苏云熙只是静静坐着并不言语，也觉得奇怪。她将含梅额头上的伤口处理好后，担心地扯了扯含梅的衣袖。

“元公主为何要这么说呢？”含梅走到门边，扒着门缝看见皇后和宁莹然的亲随守在外面，看来自家主子是被禁足了。

她为何会这么说？到了这个时候难道还不明白吗？当然是为了她的母妃！虽然她平日里与自己亲近，但如果和她的母妃相比，自己这个小小的苏才人又算得了什么？

那么一个精灵可爱的小人儿，居然……

苏云熙嘴角抽动两下，忍住心上隐隐的疼痛，唇边泛起一丝讽刺的笑容。

早就应该知道在这深宫之中，争斗是无可避免的，只是未想到会有人为了追逐那虚无的帝王之爱，居然连自己几岁的孩儿都拿来作为争斗的筹码。

皇后和宁莹然双双端坐在永寿宫的小厅之中，望着面前垂手而立的苏云熙。

“苏才人，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招了吧。如今人证、物证俱在，本来也不在乎你开不开口认罪，只是本宫想给你留个全尸，给你一次机会罢了。”皇后耐着性子，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柔和。

“臣妾实在冤枉，请皇后娘娘、贤妃娘娘明察。”苏云熙头也不抬，继续着她已经说了数十次的话。

“苏云熙，你不要以为皇上平日里对你怜爱有加，本宫就收拾不了你。你胆敢如此放肆！”见苏云熙仍是恬淡的样子，皇后不由心中火起。如果不是龙宣浩特意交代不得上刑，她哪儿会容忍一个小小的才人如此诡言狡辩。

皇后想不明白，这个苏云熙到底有什么好？皇上为何总是对她特别宠爱？即使是现在这种情况，他仍坚持要拿到她的供词。她除去一张漂亮的脸蛋，只怕就一无是处了吧。

皇后怒火中烧，苏云熙默不作声。就在双方对峙时，宁莹然的贴身侍女秋风端着茶盘走了进来。

“皇后娘娘，您也累了，不如今日就到这里？也让苏才人好生歇上一晚，辨明事情轻重，明日里再详说。”一直没有出声的宁莹然终于开口。刚才听了秋风的一番耳语之后，宁莹然的心中已经是有了打算。

“也罢，那本宫就给你一晚的时间好好想想！”皇后狠狠地瞪了苏云熙一眼，扶着景儿走了出去。

见皇后去得远了，宁莹然才缓缓起身，低低叹了口气，“苏才人也累了整晚了，好生歇着吧。”

晚膳放在小桌之上已经凉透，苏云熙却没有胃口。夜已经深了，苏云熙呆呆地坐着，毫无睡意。

看着主子无精打采的样子，含梅实在心疼，却也无语，只得和蕴兰一起，静静地守在苏云熙旁边。

“主子，是奴婢连累您了。”含梅看着苏云熙，想起侍卫在主子房中搜出元寸香的时候，皇后一脸得意扬扬的表情，就忍不住责怪自己。

“不能怪你，毕竟那是我的主意啊。你只不过是帮我办事罢了。”苏云熙淡淡一笑，宽慰着含梅。

“可是，如果不是奴婢当初自作主张将麝香换成了元寸香的话，今日这事恐怕会好办得多。如今咱们是怎么?说不清楚了，谁会相信居然会有不想怀孕的妃子啊。”含梅自责地咬紧了嘴唇。

“怎能怪你自作主张？当时你也是问过我的，是我听说元寸香和麝香的功用差不多，才让你留下那包元寸香的。”苏云熙怜惜地抚着含梅的额头。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自己千方百计地想要避嫌，却仍是惹祸上身。

身陷是非2

“可是，可是如果不是……”含梅似乎还想说什么，却被蕴兰扯住了衣袖。

“含梅姐姐就让主子清静一会儿吧。”蕴兰抿了抿嘴唇，轻轻说道。

“嗯。”含梅低低应了一声，望向苏云熙。

就在室内一片寂静之时，门外传来一阵响声。

“是开锁吗？”蕴兰疑惑地望向含梅。

“不会吧。”含梅自语着。

只听哐啷一声，门被来人推开。

龙宣浩气呼呼地走了进来。

“皇上？”含梅望向来人，哑然失声。

“臣妾参见皇上。”他也是来兴师问罪的吗？苏云熙恭敬地行礼。不论他为何到此，该有的礼节仍是不能省略。

“你在搞什么名堂？”龙宣浩猛然在椅上坐下，眉眼之间满是怒气。

“皇上是说？”苏云熙不解地抬头。

“你！”龙宣浩坐在椅上，半探着身子，伸手直直地指向苏云熙的额头，“那包在宫里搜出来的元寸香？”

“呃？”苏云熙一副反应不过来的神情望着龙宣浩。

“你不要说这次的事情是你做的！”龙宣浩看着苏云熙一脸的无辜，怒声道，“朕不认为你会有那样的心思，用那鬼东西去害人！”

“嗯。”苏云熙淡淡地笑着，一股温暖涌上心头，原来他是如此地了解自己啊。

“你倒是说话，光点头有什么用啊？”龙宣浩无奈地说，“你房中怎么会有那样东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嗯。”苏云熙心中虽然感激他对自己的关心，嘴上却淡淡地说道，“皇上，臣妾确实冤枉，只盼皇上能够明察，为臣妾洗脱冤屈。”

“那……你房间里为何会有元寸香？到底做什么用的？”龙宣浩伸手将苏云熙扶起，轻轻地问道。

“臣妾真的和此事无关。”苏云熙淡淡开口，并不去看龙宣浩。

“唉……”见苏云熙反复地说自己冤屈，却又不解释她房中的元寸香的用处，龙宣浩无力地长叹一声，低声道，“朕要拿你怎么办？”

悄眼看见龙宣浩脸上显而易见的无奈和心疼，苏云熙心中低叹着，仍不说话。

面对着他，她能说什么？说自己被英歌陷害？还是说自己留了元寸香是为了不要他的孩子？这两样，无论说了哪样，恐怕他都会难以置信，勃然大怒吧？苏云熙了然地垂下眼帘，立在龙宣浩身旁。

“如今人证、物证两全，你若再不说话，朕都没有办法救你！”他想起傍晚时分皇后气势汹汹地来到养心殿上说已经罪证确凿，可他仍坚持要求只有苏云熙画押认罪才能盖棺定论。这样的缓兵之计应对一时还好，哪里能长久以对呢？所以他一直等着皇后和宁莹然离开了，才匆匆过来，只希望苏云熙能够说出实情。

龙宣浩拉着苏云熙在自己身旁坐下。他用手撑着额头，为难地说：“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是死到临头了？！如果不是朕强压着，皇后哪里还容得下你？”

“皇上救救主子吧！主子那包元寸香不是用来害人的！”含梅听了龙宣浩的话中之意，知道这次的事情非同一般，于是跪在地上，不顾刚刚包扎好的伤口，一下下地磕头。

“不许胡说！”苏云熙赶忙制止含梅。

“主子，您就让含梅姐姐说吧。”蕴兰扑通一声也跪了下来，哽咽着说，“那不是事实的真相，主子不是那样恶毒的人啊。”

“说！”龙宣浩望着自己眼前这三个人，“如今只有说实话，才能救你家主子。”

“是！”含梅用力抹了抹眼泪，望了苏云熙一眼，“主子为人一向和善，平日里最担心的就是和谁发生争执，闹出风波，但凡遇到什么委屈也总是自己隐忍不说。”

“朕是在问你元寸香的事情呢！”龙宣浩见含梅只是絮絮叨叨地说苏云熙的平素为人，根本无关事件的重点，不由着急地打断。

“回禀皇上，就快要说到了。”含梅点了点头，继续说，“主子她，总是希望一团和气，有的时候甚至不惜伤害自己，也要顾全了别人的感受，所以……”

龙宣浩不明白含梅为何要如此啰啰唆唆，但是苏云熙却很明白。含梅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让龙宣浩对苏云熙更加了解，以使他能够站在她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考虑，这样他也许会更容易接受事情的真相。入宫以来，含梅一直默默地陪伴在她的身边，宁愿自己受罚、挨打，也要尽力保护她不受伤害。想到这里，苏云熙不由得眼中一热，低低轻唤出声，“含梅。”

“所以，”含梅停了一下，才咬牙继续说，“所以这次主子特意让奴婢去太医院取了元寸香放在身边，只是给自己用的。”

身陷是非3

“简直荒谬！”龙宣浩下意识地反驳道，“元寸香可以做香料，可太医怎会不知道它也有堕胎的效用，难道没有告诉你要小心使用？云熙又怎么会把这东西留给自己用？”

“皇上。”含梅低低唤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室内一片寂静。龙宣浩狐疑的目光在苏云熙主仆三人身上来回逡巡。见她们都低头不吭声，龙宣浩忽然明白了什么。他心头猛然一紧，抓住了苏云熙的手，吼道：“你是否不想要朕的孩子，才故意……”

见龙宣浩双眼冒火，两鬓青筋紧绷，含梅急忙摆手辩解，“不是的，不是的！主子本意并非如此！主子，主子她只是不想看到太多争斗，不想让小皇子一生下来就面对无尽的倾轧，才，才……”

“于是便自作主张地将元寸香留在身边自服？”龙宣浩不等含梅说完，便激动地接了下去。他猛然转头盯着苏云熙的眼睛，嘶声嚷道，“怪不得太医院的记录上注明了永寿宫的元寸香是新近才取的！原来你是故意在朕宠幸你之后服用的！朕就这么令你讨厌吗？”

苏云熙瞪着一双充盈了水雾的眼睛，直直地望着龙宣浩，不知道如何开口，索性不做任何解释。他贵为一国之君，她的想法他想必很难接受。

“你，你这个女人居然能够狠心如此？！”龙宣浩的声音中充满了震撼和惊讶。

“我，我……”苏云熙嗫嚅几声，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下去。看到龙宣浩一副极其受伤的神情，她的整颗心，就像是被人攥在手里狠狠地揉捏一般，痛楚不堪。

“不要在朕的面前哭！”龙宣浩死死地握紧苏云熙的肩头，双眼圆睁。他脸上虽然是一副厉色，声音却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这次，你的泪又是为谁而流呢？想来不会是为了朕吧。”

“唔……”面对龙宣浩的指责，苏云熙只能无声地堕泪。

“不必再说！”龙宣浩无力地松开双手，黯然转身，“朕知道了，已经全都明白了，原来竟是这样。原来，朕竟然这么令你讨厌！讨厌到，你根本不屑拥有朕的骨肉。”他独立高处，尽览天下，一直以为自己根本不用任何人陪伴。但他遇到了她，平生第一次有了与她共度一生的念头。他对她，是如此不同，如此用心，可换来的却是她无情的践踏……

面对龙宣浩字字灼人的指控，苏云熙只能无声地落泪。她要如何解释？她能如何解释？人已去，屋已空，耳边只留下龙宣浩低低的叹息声。

门被重新锁上，哐啷一声，无情地阻断了苏云熙痴痴望向龙宣浩的视线。含梅、蕴兰仍旧跪在地上，面面相觑，不知刚才所做是对是错。

片刻之后，门外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衣裙拖地之声。

“是皇上回来了？”伏在地上的含梅猛然抬头。

会是他回来了吗？苏云熙抬头，眸中晶亮一片。

暗度陈仓1

撕开了伪装后的真实，虽然残忍，却是为了让她彻底清醒。苏云熙愣愣地望着宁莹然，想要张口，却只觉得如鲠在喉，硬是堵得她说不出话来。

“开锁。”

只听门外一个柔柔的女人声音。

“会是什么人啊？”含梅和蕴兰对视一眼，盯住门口。

紧闭的房门被推开，宁莹然带着秋风走了进来。

“怎么苏妹妹还未用膳？”宁莹然站在门口，瞟了一眼小桌上已经凉透的饭菜。她淡然的笑容，像极了宁蔚然，“连皇上都没有说让妹妹进食吗？”

刚才龙宣浩来的时候，宁莹然就一直在外面吗？或者说根本就是她让龙宣浩来的？“实在是吃不下。”看到宁莹然一脸的关切，苏云熙坦言以对。

“妹妹的心思，本宫明白。”宁莹然了然地点了点头，继续道，“被人冤枉的滋味不好受，今日之事不论是搁在谁的身上，只怕都要脱了一层皮去了，何况是妹妹这么娇弱的身子？这饭菜，多少还是用上一点，那样才有气力继续下去啊。”

“是啊，主子，您多少用上一点儿吧？”含梅劝慰着。

“贤妃娘娘是说？”隐约听出宁莹然话中的深意，苏云熙抬起了头，一双眼睛晶亮。

“是啊，苏妹妹多少用上一点。”宁莹然点了点头，看着桌上的食物，“本宫一会儿便带着妹妹去看一场好戏。”

“苏才人放心，这里的守卫咱们都已经打点好了。”秋风看到苏云熙眼神飘向门口，知道她在担心守卫，便笑着解释道。

“哦？”苏云熙见宁莹然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不由一惊。白日里从皇后的语气中听出她不会轻易放过自己，而且龙宣浩也说过皇后

企图置自己于死地。可是宁莹然却如此帮她，到底意欲何为？再想想以前的事情，这个贤妃娘娘确实古怪。为了她区区一个苏才人，竟然多次不惜和皇后过不去。

“快用膳吧。”看着苏云熙和两个丫头都死死地盯着自己，宁莹然淡淡一笑。

“苏妹妹这就随本宫走吧。”等苏云熙用了一些糕点之后，宁莹然瞟了瞟含梅和蕴兰，示意苏云熙一个人跟来。

“放心。”苏云熙冲着含梅、蕴兰轻轻一笑，淡淡地说，“一名阶下之囚而已，贤妃娘娘犯不着多此一举。”

才出宫门，便有微微凉意袭来，也许是因为夜深了，也许是因为天空飘洒着的沁凉雨丝。

秋风打了灯笼在前面带路，宁莹然静静地走着，并不说话。苏云熙默默地看着脚下的地面，紧紧地跟着。她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沿途高挂着的宫灯越来越稀少。她遥望着前方，光明似乎被黑暗全部吞噬。脚下的路越来越狭窄，路面没有了青石，显得有些泥泞。这路，似乎有点儿偏僻了。

苏云熙小心地踩着湿滑的草稞，紧紧地跟在后面。见宁莹然随着秋风闪进了宫苑中比较偏僻的一处宫房之内，苏云熙顿了顿脚步，打量了一番，定了定心神，也跟了进去。

屋里的光线很昏暗，宁莹然捧着一杯茶端坐在正堂的八仙椅上，秋风立在她的身旁。简陋的室内，四处的阴影中似乎有人，应该都是宁莹然的护卫吧?

宁莹然见苏云熙进来，便扬了扬手，招呼她来自己身边。苏云熙点了点头，慢慢走向宁莹然，在她身边的椅子上坐下。

“苏妹妹想必是迫不及待了，本宫就不再多言其他了。”宁莹然转头对着阴影处吩咐道，“去把人带过来吧。”

“是。”阴影处有人答应着往内室去了。

“尝尝看，妹妹必定喜欢。”宁莹然将桌上的另外一盏香茗递给苏云熙。

“哦？”苏云熙疑惑地看向宁莹然，只见她满脸笑容，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就在宁莹然的衣袖轻轻拂过苏云熙的手之时，一股淡淡的似曾熟悉的清甜香气飘向苏云熙的鼻端。

苏云熙接过宁莹然递来的香茗，低头嗅了一下，那味道清冽隐约，似有若无，原来竟是自己素来喜爱的海棠蜜酿茶。奇怪，宁莹然如何知道？

就在苏云熙疑惑的时候，一名衣衫泥泞，头发微乱的宫女模样的女子被带到了苏云熙和宁莹然的面前。

“苏妹妹可认识眼前这人？”宁莹然捧着茶盏，对着苏云熙轻轻低语。

“唔。”苏云熙虚虚地应了一声，定定地望向跪伏在自己脚边的人。

“苏才人您仔细瞧瞧。”身边的秋风见苏云熙看得费劲，赶忙上前一步，抬高了手上的羊皮宫灯。

就着宫灯的光亮，苏云熙仔细辨认着，地上的女子也慢慢地抬起了头。

她怎么会在这里？苏云熙惊讶地脱口而出，“燕子？！”

原来，这地上貌似囚犯一样的女子竟然是西福宫的宫女——燕子！

“饶命啊，苏才人饶命啊。”燕子急切地爬了过来，紧紧抱住苏云熙的腿哀声乞求。

“放肆！”不等苏云熙出声，秋风一脚踢在燕子的心口。燕子顺势滚了出去，伏在地上低低地啜泣着。

难道？苏云熙忽然一阵心慌意乱，转眼望向一旁?闲的宁莹然。

“秋风。”看出了苏云熙的疑惑，宁莹然浅浅一笑，转向秋风。

暗度陈仓2

秋风会意地点了点头，放下手上的宫灯，上前几步，蹲在燕子面前，“把你方才说过的话，当着苏才人的面再说一遍吧。”

燕子胡乱地揉了揉眼睛，向前爬行了几步，冲着宁莹然和苏云熙磕头，“奴婢已经把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都说了，娘娘会放过奴婢的家人吧？”

“让你说你就说！”秋风见燕子不直接回话，便发急地掴了燕子一掌，“你家主子早就将你当成弃卒了，不然能给你喝那杯毒酒？若不是白日里我家娘娘将你救回，又请太医给你解毒，你以为你还有命在吗？现在倒好，有了气力居然还敢讨价还价！”

“是，是！奴婢一条贱命，本不足惜，只求娘娘能够看在奴婢知无不言的分儿上，不要连累奴婢的家人。”燕子不住地磕头。

“这个时候还能想着家人，真是个孝顺的孩子。罢了，仔细着你说的话，本宫自然会想法子周全你的家人。”宁莹然看出燕子的心思，无非是等着自己的一个允诺而已。

见燕子看向宁莹然的眼神隐隐透着古怪，苏云熙不禁微微侧头望过去，只见宁莹然整个人都隐在昏黄的灯光下，恍恍惚惚，看不真切。

“奴婢谢过娘娘成全，奴婢就是死，便也安心了。”燕子愣怔了半晌，又重重地在地上磕了几个响头，才慢慢地说，“其实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前日，德妃娘娘吩咐奴婢把贺礼送到和鸾宫去，还交代说，如果事后有人问起，在半路上遇见过什么人的话，就让奴婢除了实话实说以外，还要将苏才人给带上。奴婢原也不明白为何要如此说，后来……后来皇上发现贺礼中掺有堕胎药的时候，奴婢才大着胆子猜测可能是德妃娘娘想要陷害杨婕妤和苏才人，便早早弄好了的。只是，只是那堕胎药真的和奴婢无关，奴婢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

毒杀皇家血脉啊！奴婢虽然愚笨，却也一直尽心尽力地为主子办事，不曾想如今竟然惹下这样天大的祸事来。”

德妃居然何时都不忘记捎带上自己，她苏云熙还真是颇受重视呢！这次的计划如果成功，便是一石二鸟！真是恶毒！虽然早已肯定这件事情和德妃脱不了干系，却没有想到她会如此嫉恨自己。枉费自己当初还向龙宣浩讨人情，将英歌送回她的身边。

想起英歌，苏云熙心上一颤，起身走近燕子，低声问道：“那，元公主今日在皇上面前的说辞，可也是德妃娘娘一早便安排好的？”

“奴婢不知道。”燕子抬起头来，望着苏云熙，脸上涕泪交加，“真的！不是奴婢不说，奴婢是真的不知道。德妃娘娘让奴婢去取贺礼的时候，殿上除了娘娘自己，再无旁人了。后来奴婢去送贺礼，也一直没有见过元公主，也知道她为何在半路上突然跳出来了。”

想起英歌的古灵精怪，苏云熙不得不相信燕子的话。

“带下去。”秋风见苏云熙没有话问了，便冲着阴影中的人吩咐。

“奴婢什么都说了，只盼娘娘大发善心，给奴婢的家人一条活路吧。”燕子被拉扯到内室，一路上仍旧不停地乞求着。

如果燕子说的都是实话，那么德妃怎会放心地留着她的命，让她有机会说出这些话来呢？而宁莹然又为何要让自己知道这一切呢？她到底打算如何对自己呢？苏云熙微微侧了脸，轻声道：“贤妃娘娘……”

“本宫知道你要问什么。”不等苏云熙说完，宁莹然便已开口，神情仍然是淡淡的，可语气中却是字字千钧，“虽然燕子只是德妃身边的侍女，但也是这次事件的主事人之一。没有本宫的许可，就算是阎王爷也别想带走她。一个小小的侍女，要让她说出实话一点儿也不难，根本不必动刑，只要稍稍地……让她胆战心惊就行了。”

想起燕子在被救活后听到自己无意提及她的家人时，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宁莹然便知道，如果想让燕子乖乖地听话，只需拿住了她的死穴，便一定不会令人失望。

看着宁莹然冷漠的神情，苏云熙不由得心上一颤。是啊，后宫之中一个小小的侍女，若是失去了主子的庇护，只怕那条命，会贱得连条狗都不如吧?

“这个世界本就如此。不过这戏……”似乎看出苏云熙不耻自己如此轻贱他人性命的心思，宁莹然丝毫不以为意，淡淡地一笑，“苏妹妹还没有看完呢。”

“呃？”苏云熙转过头去。难道她还有什么要给自己看吗?

暗度陈仓3

“秋风。”宁莹然唤了一声。

“是。”秋风应了一声，回身拿出一只盒子，在苏云熙面前打开。

“这是？”看着盒子的凹槽中放着一样眼熟的东西，苏云熙迟疑了一下，伸手取了出来。仔细一看，不由低声惊呼，“这，是我丢了的那块苏绣锦帕！”

宁莹然轻轻地瞟了她一眼，又低头抿了一口茶，“本宫也是从这块锦帕散发出的清冽香气上推测出苏妹妹对海棠有所偏爱。”

“我一向最爱海棠清淡隐约的香味，所以为衣服熏香之时也多是用此。”苏云熙将锦帕拈在手中，对着宁莹然道，“这帕子怎么会在贤妃娘娘这里？”她记得是皇后和刘月英合伙用滚烫的热油泼洒自己的时候，无意中失落在钟萃宫的……

宁莹然放下茶盏，拿帕子轻轻擦拭了唇角，才意有所指地笑着说：“本宫不知道苏妹妹这块帕子是什么时候掉的，又是掉在什么地方的。不过这帕子，是本宫费了好大的周折才从元公主那里得到的。”

“英歌？”苏云熙疑惑地望着宁莹然。

“劳烦苏妹妹暂时披上这件外衫。”宁莹然淡淡地笑着从秋风手上接过一件衣服，递了过去。

“这？” 苏云熙接过衣服，有些手足无措。

“穿上啊。”宁莹然笑着说。

“嗯。”苏云熙起身将衣服披在身上。

“苏才人，您请看。”秋风见苏云熙将衣服系好，不等宁莹然吩咐，便将一个木头箱子打开，一团白色的东西就钻了出来——居然是英歌平日里最喜欢的棉花团。

“什么意思？”苏云熙更是惊诧。

“苏妹妹莫急。”宁莹然好整以暇地笑着，朝秋风伸了伸指头。

秋风点了点头，上前从苏云熙手中拿过那块锦绣帕子。她退开几步，将帕子放在地上，接着又退后几步，将棉花团放下。只见棉花团落地之后，四处嗅闻片刻，便直奔那锦绣帕子去了。

棉花团不是最喜欢自己的吗？怎么会冲着那锦绣帕子去了呢？苏云熙奇怪地看着棉花团将那块锦绣帕子咬在嘴里，跳跃玩耍，似乎是冲着她们摇头晃脑地炫耀着什么。

“这棉花团是在邀功呢。”秋风对苏云熙解释着，然后拿出一根骨头扔给它。

看着使劲啃咬着骨头的棉花团，苏云熙若有所思。她无意间抬头，望见宁莹然一双大眼中，俱是不屑的了然神色，心中不由得一动，脸色突然变得青白。怪不得……怪不得一向不喜外人的棉花团，在第一次碰见她的时候便那么的亲昵，原来竟然是自己身上清冽的海棠香气在给它暗示；怪不得宁莹然会要她事先披上外衫，也是为了在棉花团的面前掩盖她身上惯有的香气吧。

她终于想明白了所有的一切，原来……原来事实的真相竟然如此！

“本宫虽然不知道元公主是如何将苏妹妹的这块锦绣帕子收入囊中的，但是本宫却听说，每次棉花团成功地找到她藏匿好的锦绣帕子后，元公主便会赏它一块肉骨头呢。”宁莹然看着濒临崩溃的苏云熙，继续淡淡地说。

撕开了伪装后的真实，虽然残忍，却是为了让她彻底清醒。

苏云熙愣愣地望着宁莹然，想要张口，却只觉得如鲠在喉，硬是堵得她说不出话来。

英歌嬉闹在自己身边的往昔，一幕幕地浮现在自己眼前。原来一切都是她对自己的算计，原来早在相识之时，她便已如此处心积虑……

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孩子！一个孩子啊！

苏云熙紧紧捏着那块苏绣锦帕，直到手上青筋凸起，却仍然不觉。

自己还以为她是被德妃利用，还以为她对自己的喜欢是因为真的喜欢，还以为棉花团留恋在自己脚边是因为真的投缘，还以为……

却原来，这一切都只是她的自以为是！原来，一直都是她的自以为是而已！

可笑自己还曾经妄想凭借一己之力，也要护得她的周全……

想起白日里德妃听到英歌的话时也是满脸煞白，苏云熙只觉站立不稳。原来，为了恨自己，她竟然连她的母妃也蒙在鼓里。

想着想着，苏云熙忽然笑出声来。直到泪珠肆无忌惮地滑落，直到唇边尝到一丝咸涩，才知道眼前晶莹闪烁的，竟然是自己的泪。

终于知道，在这深宫之中，根本没有人是可以真心相交的！

苏云熙合上双眸，双拳紧握，胸口隐隐作痛。她在心里告诉自己，那痛，只是因为指尖深深地掐入了掌心……

秋风见苏云熙失神，便上前几步将棉花团轻轻地抱起，放回木箱之中。

一瞬间，眼前依旧灯光昏暗，平静如常，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一旦罪名坐实，只怕受到责罚的不仅仅是苏妹妹，恐怕连妹妹的家人也要遭受牵连啊。”宁莹然见苏云熙发愣，便轻轻出声提醒道。

“呃？”苏云熙微微一惊，回过神来。

“还记得苏妹妹和本宫在月下对弈时，本宫曾经对妹妹说过的话吗？”宁莹然轻轻拉着苏云熙的衣袖缓缓坐下。

苏云熙微微一愣，想起那?司徒姐姐落水后自己从凌波宫回去的路上，曾经遇到宁莹然……

是啊，宁莹然说得不错！

苏云熙无奈地微微一笑，轻轻回道：“退避三舍只可隐蔽一时，恐非长久之计。”

原来自己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后宫厮杀还是逼到了眼前。如今，她已经退无可退！她愣愣地盯着自己满是泥泞的脚尖，纵然那般地小心谨慎，却还是沾染了满脚泥泞。

“太好了，原来苏妹妹都记在心里啊。那日妹妹走得急了一些，没有听见本宫后面的一句。”听了苏云熙的回答，宁莹然满意地笑了起来，继续道，“世事已现，即使你现在掩面不看，它却依旧会出现在你的眼前，由不得你逃开。”

“贤妃姐姐教训得是呢。以前都是云熙太过迂腐，才遭致眼前危机，不知接下来该如何趋吉避凶呢？”苏云熙轻轻抬头，将“贤妃娘娘”的称呼直接换为“贤妃姐姐”，虚心求教。

听到苏云熙改口，宁莹然眼中一亮，心道：孺子可教也！脸上仍然带着淡淡的笑容，“本宫也不过是个俗人，既不懂星象也不会卜卦，不过既然被苏妹妹称作姐姐，那么妹妹遇难，姐姐岂有袖手旁观之理？若要此事转圜，也并非难事。元公主只是孩童，她说的话皇上未必会信。如今最重要的人证便是燕子，所有的人都不会知道已经死掉的燕子还好端端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妹妹想要渡过难关，只需她稍稍配合即可。”

“谢过姐姐。”苏云熙轻轻点头，“待云熙过了此次难关，必定厚报贤妃姐姐。”

暗度陈仓4

“既是姐妹，妹妹便不必客气。”宁莹然笑得温婉，继续道，“连妹妹这样有心世外的人儿都难逃机关，何况本宫这等世俗庸人？想必日后定有劳烦妹妹之处，到时自然是需要妹妹施以援手的。”

“贤妃姐姐多虑了。”苏云熙笑得灿烂，微一扬眉道，“妹妹自进宫之后多次仰仗贤妃姐姐庇佑，如今又要劳动姐姐，姐姐若要继续和妹妹客气，妹妹可真是惶恐了。”

“如今后宫之中纷扰颇多，已令皇上分外忧虑。咱们姐妹身为宫妃，为皇上解忧便是本分。如今本宫既知皇上心念妹妹，妹妹又是被人冤枉，自然要施以援助。不过妹妹一向冰雪聪慧，自然也知道一心不可二用，本宫若是专心于妹妹之事，自身必定自顾不暇。若是妹妹能够洞察本宫心之所向，为本宫解除顾虑，可真是大好了呢。”宁莹然浅浅地笑着，配上苏云熙的灿烂笑容，真像是一对姐妹花在对坐说笑。

可外人谁又知晓，这对姐妹花此时正是在以别人的身家性命浅谈，说笑……

早就知道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平白获得的，苏云熙俏脸一扬，笑道：“不知贤妃姐姐因何事烦闷？真希望云熙能为姐姐分忧。”

“还不是这鬼天气闹的，日日里热得让人睡不好觉。”宁莹然微微眯眼，以手当扇轻轻地摇晃了几下，方才道，“本宫听说，只要剪下几枝盛开的荷花插于室内，便能安人心神，使人入眠。听闻妹妹是杭州人氏，自然擅长品鉴荷花，所以本宫便想麻烦妹妹为本宫将那池中最艳丽的荷花给采了下来。”

荷花能助睡眠？从未听过这样的说法。不过既然宁莹然如是说，必定会有她的道理。只是，她说的荷花恐怕是另有所指吧？荷花又被称作莲花、水芙蓉，后宫之中号“莲”名“芙”的只有一人，便是莲妃。宁莹然是说莲妃令她不能安眠吧？宁莹然的意思难道是……

什么意思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已经明白，现在能帮自己的只有宁莹然，她绝对不能放过这次机会！如今她已经是肉在砧板，任人宰割，所以不管宁莹然要她做什么，她都只能答应！

苏云熙的心绪慢慢地平静下来，“一枝荷花而已，即使再娇艳，也难逃日后的残败。本来是不必费心将它移出荷塘的，不过既然贤妃姐姐说荷花能够帮助入眠，云熙无论如何也要采下来送给姐姐的。”

听了苏云熙的话，宁莹然的语气之中微微溢出赞赏和满意，“妹妹果然有担当，本宫没有看错人。”

相见时难1

苏云熙只觉得四周忽然变得安静起来，冬梅的那一巴掌似乎落在了自己的脸上，一样的灼热。她大口地喘气，天气闷热，连空气也稀薄起来，让人不免有些呼吸困难。

有了宁莹然的倾心相助，再加上龙宣浩的难得糊涂，即使皇后有心为难苏云熙，却也要大费周折，更何况宁莹然已将所有对苏云熙不利的证据全都掌握在手中。连德妃亲眼看着已经死掉的燕子都能在宁莹然的手中重新活了过来，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

才人苏云熙因妒在德妃生日贺礼中掺杂毒药一事，也就在后宫之中闹腾了一两天的工夫，很快便由皇后和贤妃并手将彻查的结果呈了上去。

西福宫中的宫女燕子承认是自己忠心为主，不愿看着自己主子因为其他嫔妃受孕而无端被分了恩宠，所以便自作主张地将堕胎药加入德妃娘娘送去的贺礼之中；后来为了躲避责罚，又计划着将罪责推卸给才人苏云熙，如今在彻查之中终于良心发现，才说出了实情。

在这样强有力的证据面前，年幼的元公主说的话，才人苏云熙房中搜出的元寸香，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宫女燕子在承认罪行后的第二天便畏罪自杀，死在了西福宫外。她的尸身现在如何？没有人关心。

在这应有尽有、金碧辉煌的皇城之内，人命，是最脆弱和廉价的东西。

一天，两天，三天，这件事情就那么淡淡地过去了。

后妃们纷纷猜测着，既然已经查明此事与苏云熙无关，那么以皇上对她特别的怜爱，她肯定能重新获得皇宠。如此一来，后宫中一些眼皮浅薄的宫妃们便开始登门示好了。

就连这次事件中的当事人婕妤娘娘杨心兰，也是毫不落后地串门问好。想起那次闯进苏云熙房中，正好碰上她沐浴时两人的对话，杨

心兰仍是心有余悸。她当时的眼神、当时的神情，始终让杨心兰觉得她并不像表面上看去的那么简单，所以，杨心兰怕她，怕她在获宠之后报复。况且这次的下毒事件，她根本不相信是西福宫的宫女所为。

想起自己之前对德妃忠心耿耿、任其使唤，德妃居然在茶叶中掺毒药暗算自己，杨心兰便心有不甘。此事之后，虽然二人并未扯破脸面，但彼此都存有了芥蒂，看来她要再寻一靠山才好。

皇后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对其他宫妃总是冷嘲热讽，那么善妒的女人不能投靠；那个宁贤妃倒是个不错的人选，可惜总是冷冰冰的，她几次三番的示好也不见其有什么反应。现在看来，也许和这个位份尚低却颇受宠爱的苏云熙拉好关系也不错。

日子过了半月有余，杨心兰既未见皇上踏进永寿宫，也未见苏才人奉召侍寝，心里便有些慌乱。难道是她押错宝了？莫非这位苏才人就此便失宠了？

杨心兰悻悻地埋怨着自己又一次的失策，却又隐约庆幸，也许自己不必再这么小心翼翼地和苏云熙相处了。毕竟，没有皇恩庇护的她，是没有办法和怀有龙脉的自己相提并论的。

凌波宫中，苏云熙正和司徒烟一起开心地缝制着孩子的小肚兜。

“其实不管如何，皇上始终是对云熙眷顾有加的。”司徒烟一边往小肚兜上刺绣，一边说。

“司徒姐姐何以见得？”苏云熙轻轻地问。其实，他对她的好，她当然知道。这段日子以来的冷落，想必是他还在为她故意服食元寸香在生气吧。

“依我之见，过上一段日子后，皇上心里消除了芥蒂，一定会重新宠幸你的。”司徒烟轻轻一笑，继续道，“如果皇上心中没有云熙，又怎么会答应让你的爹娘入宫来探望你呢？”

“这倒也是。”苏云熙轻轻点了点头，开心地笑了起来。昨日司徒彻送信来说，爹爹已经奉旨携家眷到了京城，皇上已经恩准了爹娘明日进宫探望自己呢。

“你便好了，我却还要等到孩儿出世后才能顺理成章地接爹娘进宫。”司徒烟假装不高兴地样子，白了苏云熙一眼。

“哎呀，我的好姐姐。”苏云熙笑着抬起头来，望着司徒烟微微隆起的肚子道，“姐姐每日有孩儿陪伴，可云熙呢？云熙形单影只的……如今不过是爹娘可以进宫探望一番，姐姐又何必吃味儿？”

“说不过你。”司徒烟放下手上的针线，抚上自己的腹部，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相见时难2

“主子，您就好好地坐着吧，别这么走来走去的了。”含梅笑眯眯地说。晚膳后，主子便一反常态地走来走去，一刻也没有消停，她还从没见过主子如此在意一件事情呢。

“申时快到了，申时快到了。”蕴兰蹲在院子中的日规旁边，仔细地执行着主子交代给她的任务。她死死地盯着日照下的指针影子，眼看快到申时了，便赶紧跑进室内告诉苏云熙。

“好好好，”苏云熙开心地猛一击掌，冲着蕴兰吩咐道，“快，到神武门去接我爹爹和娘亲去。”

“是是是。”蕴兰感染了苏云熙的快乐，蹦跳着跑出门。

“别弄错了，他们都穿着玄色的衣裳。”苏云熙大声地交代。

“是！”蕴兰调皮地转过脸来，冲着苏云熙吐吐舌头。

“主子，您就坐下吧，蕴兰一会儿就回来了。”含梅淡淡笑着，为苏云熙送上一杯茶水。

“嗯。”苏云熙坐了下来，紧张地等候着。马上就是申时了，龙宣浩给了自己一个时辰和爹娘团聚，虽然时间不长，但已经算是破例了，毕竟他还正在生自己的气呢。

“要不奴婢出去找找？”见苏云熙坐立不安地捧起茶盏又放下，放下又捧起的样子，含梅实在看不下去，站起了身。

“也好。”苏云熙欠了欠身子，微笑着点头。

“主子好生等着吧。”含梅转身出去。

“抱荷，你这就跟我出去看看。”苏云熙眼看着即将到酉时，却仍没有见蕴兰、含梅回来，不由得焦急起来。

“是。”抱荷点了点头，跟着苏云熙出去。

出了永寿宫的大门，苏云熙一路急急地去往神武门的方向。

嘭的一下，一人来势汹汹地撞在苏云熙身上。

“哎哟！这是谁这么不长眼睛，撞到咱们主子了！”抱荷见苏云熙被来人撞到，便一把扯住来人不松手。

“奴婢，奴婢红线参见苏才人。”

“微臣参见苏才人。”

来人见自己行色匆忙竟然撞到了人，急忙慌慌张张地拜倒在地。

苏云熙定睛一看，原来是和鸾宫的宫女红线和太医李伟之。

苏云熙上前一步，轻道：“不必惊慌，快起吧。”

“谢苏才人。”看见苏云熙要来搀扶自己，红线脸上一惊，胳膊向后一撤，躲了开去。

“怎么如此慌张，可是你家主子身子不爽？”见红线刻意地躲让，苏云熙不由多看了两眼，只见这个丫头眉眼低垂，手上紧紧地抱着几件衣裳，仔细瞧了，好像是下裙和裤子。

“没有，没什么，只是循例诊脉罢了。”红线急急忙忙地说，“奴婢要随李太医去抓副安胎药回来，就不耽搁苏才人的时间了。”

“快去吧。”苏云熙点了点头。

“微臣告退。”李伟之躬了腰身，随着红线一起退下。

红线怀中的那些衣裤上隐约可见鲜红点点，似乎像是血迹，难道？

苏云熙望着红线和李伟之远去的背影，暗自沉思着。

“主子？”抱荷低低地叫道。

“嗯？”苏云熙回过神来，轻轻地摇了摇头。她看了一眼已经西斜的日头，告诉自己不要再纠缠在别人的事情当中，毕竟时辰已经不早了。

“快走吧。”抱荷轻轻出声。

“唔。”苏云熙带着抱荷一路小跑。

正前方的神武门在阳光的照射下光芒闪耀。爹爹、娘亲，女儿来了呢。苏云熙无意识地低低呓语着。

“主子。”身后的抱荷忽然迟疑地轻唤。

“什么？”苏云熙犹自带着期待和喜悦的表情。

“那儿。”抱荷怯怯地看了苏云熙一眼，朝旁边努了努嘴。

顺贞门的角门边上，两三个内侍、宫女正将含梅、蕴兰围在中间拉扯着。苏云熙脑中轰的一下，猛然火起。终是相见难吗？她不舍地望了一眼远处的神武门，暗暗叹息一声，便转身回去。

顺贞门的角门边上，含梅、蕴兰似乎正在与人争辩着什么，只见一名宫女忽然冲着含梅扬起了巴掌。

“住手！”苏云熙高喝一声，加快脚步赶了过去，“什么人如此大胆？”

那宫女顿了一顿，手就那么扬着，扭头望了过来。

苏云熙瞧着那宫女有些眼熟，不由得微微一怔。她忽然想起，这是西福宫德妃身边的侍女冬梅，曾经跟着德妃到永寿宫大闹过的。

“主子！”蕴兰一副委屈地撅起了嘴。

“主子。”含梅微微躬身。

就在含梅错神的这一瞬，只听见啪的一声，冬梅的巴掌准确地落在了含梅的脸上。

“你！”含梅吃惊地捂着脸，转过头去。

看着那个巴掌就那么落到了含梅的脸上，苏云熙心头猛然一惊。

一个宫女，居然敢当着她的面打她的人？看着含梅静静地捂着脸、强忍眼泪的模样，苏云熙只觉自己脸上也像是挨了一掌似的灼热。四周似乎变得安静了许多，苏云熙觉得有些呼吸困难，她大口地喘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后，才慢慢地走近。

等到苏云熙走到跟前了，冬梅才领着身?的内侍、宫女逐一行礼。

“奴婢参见苏才人。”

“奴才参见苏才人。”

“你！”苏云熙走到冬梅跟前冷冷地说，“没有听到我的话吗？”

“回娘娘，奴婢并没有听到您说了什么。”冬梅轻轻垂了头，作出一幅畏惧的样子，嗫嚅着说，“德妃娘娘在这儿掉了一副耳环，有人看

见是蕴兰姑娘拾到了，奴婢向她讨要，她却不给，含梅姑娘她就……”。

一个宫女！如果不是主子授意，怎至于如此放肆！苏云熙恍惚地看着冬梅的嘴开开合合，却根本听不到她说的什么。

空气似乎在这一瞬间凝结，苏云熙猛地抬手，啪的一声，同样响亮的声音打断了冬梅的话。

耳光，结实地落在了冬梅的脸上，她白皙的脸蛋顿时肿胀起来，沁出丝丝血丝。

“主子！”身后的蕴兰、含梅、抱荷齐齐地唤出声来。

西福宫一干人等，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齐齐向后退去。

“娘娘您怎么打人？”冬梅踉跄着后退几步，捂着发痛的脸望了过来，一幅难以置信的样子。

苏云熙面无表情地与冬梅对视，半晌过后才慢慢说道：“刚才你不也是这样打了含梅吗？这一耳光是我代她还给你的！”

“我打她是因为她恶语伤人！”情急之下，冬梅忘记了应该自称奴婢。

“主子，奴婢没有。”见冬梅污蔑自己，含梅急急地辩解道。

“是谁给了你这样的胆子在我面前自称‘我’的？”苏云熙仍旧是一副冰冷的神情，“德妃娘娘平日里就是这样教奴才的吗？”

“娘娘你！”冬梅一愣，反被苏云熙问了，不由得有些惶然。

相见时难3

“丢了一副耳环而已，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地来找吗？回去告诉你家娘娘，耳环丢了不打紧；若是脸面丢了，就无论怎样也找不回来了。”苏云熙想象着德妃嫉恨自己的样子，不由得硬起了心肠。

“奴婢先行告退。另外，”冬梅朝苏云熙躬身行礼，大声回答，“奴婢一定会将刚才苏才人的话带给德妃娘娘！”

“那可真是好极了！”苏云熙淡淡一笑，冶艳至极。

等冬梅带着西福宫的人远去后，苏云熙才转过身来，心疼地问含梅：“还疼吗？”

“主子，您？”见自己的主子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含梅疑惑地问道。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们跟着我受苦。”苏云熙抚摸着含梅的脸蛋，淡淡地笑着。

“主子，奴婢这就到神武门去接老爷、夫人吗？”蕴兰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猛地回过神来。

“回来吧。”苏云熙眼神一黯，望向蕴兰道，“已经……酉时了吧？”

蕴兰急急地说：“都怪那个冬梅，说什么德妃娘娘的东西掉了，路过的人都要盘查，缠着奴婢不让走，要不然……”

“是奴婢不好，不应该和她们发生争执的。”含梅看着苏云熙的落寞，也倍加自责。

“罢了。”苏云熙轻轻一笑，低低说道，“如果不是要接爹娘入宫，只怕你俩也不会惹上这无妄之灾。”

“主子，您的意思是……”含梅惊讶地问。

“走吧，回宫。”苏云熙恋恋不舍地朝神武门方向看了一眼，便从容地转身。

德妃费尽心机地演这么一出戏码来，不就是为了拖延她的时间，好让她没法和家人团聚吗?

只因为龙宣浩对她的特别。

德妃，竟然……真的这么恨她吗?

云开月明1

苏云熙大咳着从浴桶内挣扎而起，羞急之下，忽然被一口气岔到，咳得更加厉害。她伸手抹掉满脸的水珠，尴尬地看着龙宣浩在自己面前毫不掩饰地大笑出声。

日子进了七月，天气越来越热。按照惯例，每到这个时候，皇家的一些要人都要迁到冰城的避暑行宫去住的。

如何安排随行的后宫人员本是皇后的分内之事，可不巧，皇后竟病了，四妃之中的德妃又是身怀有孕不便劳心，所以龙宣浩便将此次迁移的一应事务交由了贤妃宁莹然。

准备好一应必需事物，再按照宫妃位份的高低，宁莹然很快拟了折子，确定出什么人随行，什么人留守等，，递给龙宣浩过目后，便开始了往行宫迁移的行程。

等避暑行宫那边安排好了一切之后，日子也到了七月初五，离七夕只有两天。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主关梁；织女，主瓜果。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人们会在当天焚香乞求二星保佑农作物丰收。七夕节又称为乞巧节，它既是祭祀之日，也是天下女子乞巧求智的日子。

民间奉为重要节日的七月初七，在大齐的皇宫里，同样也不例外。还未到当日，行宫内就已经是处处张灯结彩，一片奢丽风华，等着迎接七夕那天盛大的宴会。

“主子，七夕那天您要穿哪套衣裳？如何打扮？”含梅见其他各宫妃嫔纷纷准备着节日当天的衣裳首饰和晚上要用来乞巧的瓜果菜蔬，可苏云熙却仍是一副悠然的样子，便不由得着急起来。

“我自有安排，你不用担心。”对着含梅的焦急，苏云熙俏皮地笑了一笑。

“嗯。”虽然不知道苏云熙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但是听到主子说已经安排妥当，含梅便放了心。近日来，主子总是喜欢到贤妃娘娘的清凉殿去串门子，一进去就是半晌，还总是打发了她出去，不知道是在计划些什么。

七月七日，由龙宣浩主持的祭祀大典一项项地进行完毕之后，便已经到了下午时候。按照习俗，晚上的宴会除了一些身子不便，已经得了皇上允诺的宫妃可以不到场外，宫中其他人等都需参加，皇帝、太后、宫妃、皇子、公主，无一例外。

夏季的白日比平时要长，已经到了酉时，天色却依然是红彤彤的，不见丝毫暗色。

苏云熙随意地穿上一件水蓝色的绉纱长裙，发上斜斜插了一朵清雅的百合花，便要出门。

“主子，您这……”含梅急急地挽住苏云熙道，“主子，您这样穿，未免太过朴素了吧？要知道今晚的宴会可是众芳斗艳哪。”

“莫急，”苏云熙淡淡一笑，知道含梅是担心自己会被其他宫妃比下去，“今晚你就等着看吧。”

见苏云熙一副笃定的样子，含梅点了点头。

因夏季天气较热，室外不便饮宴，所以这七夕的宴会便摆在了行宫后花园的万春轩内。万春轩其实就是一座长方形的巨大水榭，专供皇家举办夏季宴会所用。四周由人工开渠引入水源，形似一条环绕万春轩的内河，万春轩的其中一边凸出一块，便是舞台。此时的舞台之上早有无数宫灯点缀，显得灯火辉煌。丈许宽的河面上，用绿色藤条和结实轻便的柚木编制成软桥一座，既能娱乐，且又美观。万春轩内

并无墙壁阻挡，只是简单地垂挂着轻薄的绿纱，以作遮阳之用。此时暑气渐消，早早便有内侍将大块大块的冰自冰窖中取了出来，盛在玉盘之上，置于万春轩的四周。微风乍起，水面上、冰面上便会一起向万春轩内吹送丝丝凉意，使人丝毫感觉不到夏天的黏腻。

苏云熙随着其他宫妃一起小心地跨过软桥，在万春轩的舞台下依着各自的级别分别入座，等候着宴会开始。她随意地扫视了全场，才发现含梅说得一点儿也不错，万春轩的观礼台上当真是万芳争春，一派旖旎。

她暗笑着，忽然听到王立福高声唱报，“皇上驾到，太后驾到……”

大家赶忙又是起身行礼，恭迎圣驾。

龙宣浩挽了太后缓缓落座后，微笑道：“不必多礼了，全都起来吧。”

待大家都缓缓入了座，四下安静了，龙宣浩才转过头，对贤妃宁莹然说：“既然大家都已到齐，便开始吧。”

“是。”宁莹然冲着龙宣浩点头微笑，显得仪态万方，尔后便缓缓扬起手臂，重重击了三掌。

和着宁莹然的击掌声，偌大的万春轩内，十几名锦衣内侍列队而出。他们箭步跳上舞台，将手上捧着的大大小小的锦盒放在地上后，便顺序退下。

云开月明2

然后是乐声渐起，一个虎头虎脑的垂髫孩童身穿大红色绣锦鲤肚兜、绿色灯笼裤，高高举着一个绣金镶穗的绣球摇摇晃晃地跃上舞台，一副讨人喜爱的模样。正在这孩童奔跳在舞台上的时候，一红一绿两头虎虎生威的狮子在舞师的支撑下，不甘示弱地从舞台两侧跃出，争相咬向那个绣球。之后便是雄狮和人一起或扑，或跌，或翻，或滚，或跳跃等一系列惊险动作，引得台下众人连连惊呼。就在大家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那只红色狮子一口咬下绣球，立在一旁调皮地眨着眼睛，一副得意扬扬又俏皮的神情再次引得台下笑声一片。随后，那只绿色的狮子也不甘落后地打了一个滚，翻到了红狮子的身旁。红狮子便趁势跃上绿狮子的背部，叠起了罗汉。一旁舞蹈着的孩童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只木杆，只见他奔跑着用力一撑，小小的人儿便稳稳地落在了两只狮子交叠的最上方，并取过红狮子嘴里含着的绣球，开始在高空表演着惊险动作。

“真好，真是好看啊。”太后吃惊地张大了口，冲着宁莹然赞不绝口，“今年的七夕晚宴交给贤妃来办，真是没有找错人呢。”

宁莹然瞟了皇后一眼，见她面无表情地望着舞台，好像没有听到的样子，便微笑道：“太后娘娘真是过奖了，不过这个舞狮班可是咱们大齐最富盛名的童家班，这回是刚刚从山西表演回来呢。”

“是吗？”太后笑眯眯地看了宁莹然一眼，便继续盯住舞台上的表演。

“太后，您要仔细看了，精彩的节目就要开始了。”宁莹然见舞台上叠罗汉的两只狮子都将狮口频频打开，便出声提示太后。

“嗯。”太后应了一声，定定望去。

只见那个持绣球的孩童一个鹞子翻身，跳下了狮背。两只狮子也迅速分开，就地打滚，直翻到各自上台的两侧站立着。那孩童猛地将

手上的绣球向空中一抛，两边的两只狮子同时张开大口，耀眼的火光便从口中喷出，直直射向地上的锦盒。

刹那间，团团锦绣从锦盒中喷射而出，原来那锦盒竟是精心制作的烟火。

只见五颜六色的烟火或高或低绽放在半空之中，似流星，似明珠，似金龙腾飞，似梅花盛开，将丝绒般的天幕映照得绚丽多彩、如真似幻。正在演出高潮的时候，舞台上的两头狮子又锦上添花地拉开了一条横幅，上面赫然写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看着舞台上精彩的表演，龙宣浩几乎合不拢嘴，转身对宁莹然说："如此精彩的表演，爱妃真是费心了呢。"

宁莹然莞尔一笑，看上去举止大方，却又含情脉脉地说："虽然我等乃是女流，却也知道要为皇上分忧。每年的七夕，皇上都要率领百官祭天酬恩，感谢上苍这半年里来的风调雨顺，使我大齐国富民强，所以臣妾才特地安排了这祭祀烟火，希望能令皇上和太后宽慰。"

"爱妃想得很周全，深得朕之心意。"龙宣浩满面春风地点了点头，视线重新投向天幕上绚丽的烟火。

"臣妾想着平日里皇上看到的都是些俗艳的歌舞，所以今日特别准备了精彩的杂耍表演，还请皇上不要见笑呢。"宁莹然笑语盈盈。

"嗯，朕拭目以待。"龙宣浩重重地点了点头。

满天的烟火慢慢稀疏下来之后，便是正式演出。舞姬的歌舞和那童家班的精彩杂耍，一次次将宴会的气氛推上了高潮。

见所有的人都盯着舞台看得目不转睛，宁莹然知道自己这次精心安排的效果不错，不由心中喜悦。

她微笑着向舞台两侧的观礼台望了过去，见苏云熙的位置上空空无人，便不动声色地转过脸来，将视线投向台上正表演着的抖空竹。见那两个正值青春的少女相对而立，伴随着乐声做出令观者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花样来，忽然一个漂亮的收势，弹入半空的空竹稳稳地落在了两个少女的手上，乐声也戛然而止。

就在台下的观众以为表演结束的时候，乐声却重新响起。只见那两个抖空竹的少女翻着跟斗退到了舞台两侧，冲着台下做了一个漂亮的飞踢腿，台下便迅速跑上来两名少女，和先前的少女合力将一块四五尺左右，缠绕了彩色丝绦、羽毛的拱形木台高高架起，似乎在为接下来的动作做准备。

见舞台上的台子已经搭好，台下四名劲装男子便一起将早就横在地上的一个高大的三角架子抬了起来。三角架子顶端垂下两根藤条，藤条下方是一块木板，原来是一架简单拙朴的秋千架。

临近舞台，台下一名白衣女子缓步而出，轻轻一跃便跳上了秋千。秋千轻轻地摇荡起来，一下，两下，三下，秋千荡得越来越高，白衣女子便轻轻舒展着自己的双臂，在秋千之上迎风而舞。

就在大家都猜测着秋千上的女子意欲何为时，那女子忽然一个纵身，借着秋千飞荡的力量旋转着飞上舞台，居然准确地落在舞台上四名少女早已架好的彩羽台上。

白衣女子稳稳站住，和着乐声翩然起舞。狭小的彩羽台上，只见该女辗转腾挪，游刃有余。她时而轻点足尖，时而恭身下腰，一时之间如花蕊缤纷，杨柳慢摇，看得人眼花缭乱。乐声越来越激烈，该女的身姿辗转也越来越快。风起时，该女水袖曼舞，竟然像是要迎风飞起似的。

云开月明3

乐声嘭的一下猛然停住，女子忽然一个半空翻转，背对着观礼台停了下来。乐声缓缓再起，该女猛然回头，口中咬着一只盛开的红色大丽花，惊艳全场。

云发高耸，眉目如画，白衣胜雪，水袖飘舞，唇上花色红艳一点，更添娇媚无限。

舞台上这个仙风道骨，如九天玄女一般娇艳动人的，竟然……竟然是苏云熙！

龙宣浩眼前豁然一亮，紧紧地盯住苏云熙。他两道英眉先是微皱，之后便缓缓地舒展开来，唇角也绽出一丝由衷的笑意。本以为她的本意是要远离他，所以在“元寸香事件”之后，他便一直努力地控制自己，不允许自己再看她，想她。他以为是如她所愿了，却原来她也是在乎他的，否则，她何必在他刻意的冷落之下，如此精心地妙舞一曲呢？这样精妙的舞蹈，想来是她平日里下了不少的工夫吧。

一向待他淡漠的她竟会如此委下身段，讨好与他？希望，在他心中升起。也许，她对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一无期待吧……

在准备随行迁往行宫的人员名单之时，宁莹然便特意将位份不够的苏云熙也安排在内。她见龙宣浩并未反对，便知道七夕宴会上苏云熙的突然出现必定会给龙宣浩一个惊喜。只是，苏云熙竟然能够表现得如此出色，实在超出了她的预期。宁莹然一边赞叹着，一边看向龙宣浩，见他惊喜的样子，便已经知道自己当初所料一点儿不差，想要苏云熙复宠定然不难。

宁莹然自得地一笑，扬声道：“本宫竟然没有发现，苏妹妹竟然是个如此让人惊喜的尤物呢。瞧她这一曲织女献舞，跳得多好啊！”

“哼。”皇后碍于龙宣浩和太后都在场，只能白了宁莹然一眼，冷哼一声，并不接腔。她真是没有想到，这个苏云熙居然还有这样的本事，真是个天生的狐媚子！

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苏云熙的身上，皇后有点儿坐不住了，心中暗怪自己这次病得不是时候，才让宁莹然平白多了一次露脸的机会。如果是自己主持，哪里会让苏云熙那个狐媚子随行？

伴着乐声，苏云熙取过嘴边的鲜花，继续起舞。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这样的一个别有风情、妩媚娇柔的“织女”已经令所有的一切都美丽到了极点，也让观者欲罢不能。真是令人不禁感叹“此舞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

乐声正在激越高昂的上升部分中，苏云熙忽然双手飞扬，满天飘洒起五彩缤纷的各色花瓣。苏云熙在花瓣雨中凌空跃下彩羽台，就像是一位从天而降的仙女，在旋转中徐徐落下舞台。音乐，也悠然而止，一切，配合得是那么的天衣无缝。

花瓣飘飘扬扬地洒了满身，苏云熙就那么静静地站在漫天花雨之中，一动不动，如水般清澈的双眼，温柔地望向龙宣浩。

龙宣浩缓缓起身，不顾身边一片嘘声，走了过去。

苏云熙复宠已经不用怀疑，只是，她……会帮助自己吗？见花雨缤纷中龙宣浩轻轻握着苏云熙的手，宁莹然微微咬住嘴唇，罢了，就赌她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

含梅伺候苏云熙起床的时候，看着她的手腕上、腰背上因为练习高空舞蹈而造成的片片淤血，心疼地说：“主子，这次都是奴婢连累您了。如果不是奴婢将您要的麝香换成了元寸香，哪里会惹出后来这许多的乱子？主子您又何必要受那样的辛苦，和杂耍班子一起练舞？”

苏云熙只是淡淡一笑，并不说话。

“贤妃娘娘也真是的，既然答应要帮您，用其他法子就好了啊，何必非要您学那织女舞呢？”含梅又开始抱怨当初出主意的宁莹然。

“那些事情早过去了，含梅不要再想就是了。”想到那个心机深沉的宁莹然，苏云熙微微一愣，“贤妃娘娘也是为了我在绸缪，你就不要再怨了。如今不也因祸得福，被加封为美人了吗？”

“说得也是呢。”不待含梅说话，拎着热水进来的抱荷一边将热水续进浴桶，一边说道，“看皇上如今对主子多么怜爱啊！从昨日晚宴后，便将主子的位份晋升为美人，又一直呆到今日晌午才走，连早朝都没有上呢，可见咱们的美人娘娘是如何得到皇上的宠爱啊。”

“死丫头，不知羞！”含梅见抱荷哧哧地笑着，不由得狠狠地剜了她一眼。

“好嘛，人家不说就是了。”抱荷淘气地吐了吐舌头。

“好了好了，出了门说话可一定要仔细，小心被拔了舌头！”苏云熙起身走近浴桶，用手试了试温度，然后便望向含梅。

含梅抿嘴一笑，“主子不用看了，含梅明白。”说话间便转身吩咐道，“抱荷，随我出去吧。主子淋浴时不习惯有人侍候在身边，主子不叫就不要擅闯，守在门口听主子召唤就是了。”

“主子进宫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没有习惯啊？”抱荷拎着水桶，跟着含梅走了出去。

梨花木门紧紧扣上，室内只留下苏云熙一人。她慢慢卸了小衣，踩着满地的花瓣，抬腿踏进浴桶。

满身的疲乏酸痛就在雾气和花瓣香气的氤氲下慢慢散去，这样的舒适让连续几日强提精神的苏云熙舒适地闭上了双眼，滑入浴桶深处。

遍地的花瓣，满室生香。华美的屏风后面，苏云熙泡在浴桶中，紧阖了双目，只留半截香滑的肩背裸露在水面之上，如云的乌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她轻轻靠在浴桶边沿，依稀之间，仿佛见到慈爱的娘亲正笑盈盈地望着自己。

云开月明4

龙宣浩拿起一本奏折细看，是北疆辽东郡守莫阳辉的折子，奏折中写到其郡内十一县因去年蝗灾所致的饥寒，已有八县显有好转。他不由得大喜，有了这样成功的先例，那北疆其他灾区岂不是都可以仿效？如此一来，百姓生活好转将指日可待。龙宣浩做出了一个决定……待暑热退后，他要亲巡北疆，加封莫阳辉，以示皇恩浩荡，也好为其他地方官吏做个榜样。

好！就这么决定！

龙宣浩兴奋地放下奏折，唤来王立福和卫蔚寺侍卫正副统领林子可、司徒彻，交代了一应事务之后，便起身离开。

龙宣浩跨出通政殿后，便直奔向心中一直牵念的那个地方，苏云熙在避暑行宫的新居——明风阁。

龙宣浩听说她在沐浴，便屏退了随身侍卫和明风阁的内侍宫女，轻轻推开房门，独自走入内室，心中暗笑着自己居然兴奋得像是个初会心上人的青涩少年。他绕过山水花卉屏风，轻轻转入，一副香艳的画面极富冲击性地映入了眼帘。

雾气氤氲中，苏云熙微合了双眼，正歪歪地倚在浴桶边缘，漂浮的粉嫩花瓣映衬着水面上的冰雪玉颜，说不出地好看。龙宣浩不敢弄出声响，生怕惊动了这仙子一样的人物。

他小心翼翼地缓步上前，只见她眉目之间微现笑意，不知梦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看着她因为甜睡而毫不设防的纯真模样，龙宣浩不由得一阵悸动。他笑眯眯地走近，走近，伸出手去，想要抚过苏云熙耳边沾着的一丝乱发。

睡梦中，苏云熙正看着娘亲微笑，她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娘亲忽然要走。她一着急，便慌乱地握住娘亲的手，不许她离开。可是，不对！娘亲的手一直是温暖柔软的，而怀中这只，却有些粗糙和坚

实，难道？苏云熙猛地睁开眼睛，直直对上面前蓄满笑意的一双眼眸。天啊！是龙宣浩！那，那只手……

苏云熙急忙松开，慌乱地起身后退，却忽然想起自己此时身无寸缕，只得又猛地蹲下，却一个不小心滑倒在巨大的浴桶内，傻傻地喝了几大口水。

龙宣浩大笑着伸手去捞，苏云熙则艰难地在水中避让。

“不用，不用，臣妾自己，自己能行。”终于，苏云熙大咳着从浴桶内挣扎而起，羞急之下，忽然被一口气岔到，咳得更加厉害。她伸手抹掉满脸的水珠，尴尬地看着龙宣浩在自己面前毫不掩饰地大笑出声。

“主子，主子，您怎样了？”门外的含梅、抱荷听到苏云熙咳嗽不止，知道内室有皇上在，也不知道是当进不当进，就那么尴尬地站在门口，高声叫着。

“云熙莫慌，朕来为你更衣。”看着苏云熙小心地窝在水中，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龙宣浩呵呵笑着伸出手来。

“咳咳咳……”苏云熙忽然脸蛋涨红，身子一软，又歪了下去。

见苏云熙没入浴桶，龙宣浩一把扯过屏风上的衣裳，将她捞出抱在怀里，冲着门口大喝道：“都是死人吗？还不进来伺候你家主子？”

听到龙宣浩的喊声，众人才敢跨进房间，一个个手忙脚乱地去扶苏云熙。

“太医，快宣太医来。”将苏云熙放上床榻，却不见醒来，龙宣浩着急地大声吩咐着。

于是一片忙乱，有人奔跑着出去传太医，有人用手巾为苏云熙擦抹身体。

“夏日天气本就燥热，娘娘又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有些眩晕也是常事。不过娘娘精神似乎有些不济，再加上刚才呛了几口水进胸肺，所以才导致了这昏厥。”随行太医隔着床幔为苏云熙把过脉后，平静地

说，“娘娘没有大碍，待微臣开上几副方子好好调养一段时日，相信娘娘的身子定会康复。”

“谢谢沈太医。”早已醒转的苏云熙隔着床幔说。

“赏！”见苏云熙无妨，龙宣浩也是心情大悦。他扶着苏云熙缓缓躺下，转身对着床幔外立着的宫女、内侍喝道，“一屋子的废物，自己主子沐浴，居然在一旁偷懒！养着你们这些不长眼的奴才何用？拉出去砍了！”

此语一出，地上哗啦跪倒一片。

“奴婢知错了，皇上饶命啊。”

“奴才知错了，皇上饶命啊。”

“皇上！”苏云熙伸出手来，探向龙宣浩，“不可。”

“云熙，刚才你差点儿……”龙宣浩拉过苏云熙的手，轻声道，“都是这帮不济事的奴才！”

“是臣妾不好，臣妾一直不习惯沐浴的时候有人在旁边服侍，所以才……”苏云熙娇娇笑着，继续道，“这次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才会在沐浴的时候睡着，和她们无关。”

龙宣浩瞥了苏云熙一眼，刻意暧昧地在她耳边低语道：“可是在怪朕使云熙昨晚太过劳累？”

“哎呀……”苏云熙娇怯地用锦被蒙住了脸。

“有妇若此，夫复何求？”看着苏云熙不胜娇羞的样子，龙宣浩大笑着俯身过来，将她拥在怀中。

宫廷秘闻1

也许那个孩子注定是无法平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就是皇帝的后宫！天下荣华富贵、权力地位最高位置的地方！苏云熙心中微微一窒，忽然想起那双总是看似无波却又暗藏精芒的双眸来。

“如今云熙不仅重拾皇恩，而且又获加封，真是苦尽甘来，我这里可要恭喜美人妹妹了。” 司徒烟斜靠在贵妃榻上，满面是笑地对着苏云熙，“听说云熙当日一曲织女舞，飘然欲仙，让人欲罢不能，只可惜我身子不便，没有看到，真是好可惜呢。”

“姐姐不要取笑云熙了。”苏云熙扬着手上一件五彩斑斓的小孩儿衣服，笑着说道，“姐姐您看，云熙为小皇子做的百家衣好看吗？”

“好看。”拉下苏云熙高举着的手，司徒烟脸上泛起忧虑，“云熙如今能得皇上如此垂爱，我真的为你高兴呢。不过，也正是因此，你也要更加小心才是。”

“谢姐姐提点。”知道司徒烟是担心自己风头过盛，反而招惹是非，苏云熙轻轻点头，“在这宫中本就暗箭难防，若想护得自己周全，云熙唯一能够倚恃的，也只有皇恩了。”

“说得也是。”司徒烟眼神一黯，静了半晌才抬头问道，“这许多日子以来，皇上几乎日日流连在永寿宫中，云熙你的肚子可有什么动静没有？”

“姐姐真是爱说笑。”苏云熙淡淡一笑，轻轻回道。虽然龙宣浩曾经因此而震怒，但是她却仍然不想过早便有孩子。所以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苏云熙只是将藏红花等物收得更加隐秘，只有当龙宣浩不在身旁的时候，才会偶尔偷服，所以哪里会有什么动静？

“咳，”司徒烟清了清嗓子，涩涩地道，“其实，我是觉得如果能有个孩子在身边，也许会更加稳妥一些。要不要找个靠得住的太医来给你瞧瞧？”

“姐姐！”想起当初得知自己刻意避孕时龙宣浩的怒气，苏云熙实在不愿再继续这个话题。她瞪大了眼睛，打断司徒烟的话，回避道，“这种事情顺其自然吧，还是不要勉强的好。”

“你啊。”听出苏云熙好像并不十分希望怀孕，司徒烟似乎隐隐安心了一些，笑了笑，“也好，就顺其自然吧。反正皇上日日到你那里的次数最多，也不用急。”

“嗯。”见司徒烟终于要结束这个话题，苏云熙急急地点头，重又扬起手上的衣服，“云熙听说小孩儿穿百家衣就会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姐姐您看，这花色多好看啊。”

“是啊，是啊。”司徒烟满面笑容地抚摸着自己的腹部，望着苏云熙手上的小衣服。

“姐姐近日来，身体还好吧？”想起自己这次来凌波宫的目的，苏云熙终于开始进入正题。

“还好啊，云熙倒是有心了呢。”司徒烟微微笑着，一脸的幸福。

“上次姐姐落水之后，云熙非常担心呢，只是后来云熙被琐事缠身，没有时间探望姐姐。现在见姐姐一切安好，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她必须尽量多地了解关于莲妃的事情，所以有一个卫蔚寺侍卫统领做哥哥的司徒烟便是最好的消息来源，尤其是司徒烟曾和莲妃有过几乎丢掉性命的恩怨，因此司徒烟一定会做足了功课，尽量多地了解自己的敌人——莲妃。

“总算是我福大命大，孩子一向都好。”想起曾经狠心推自己落水，差点害得自己小产的莲妃，司徒烟眼中就充满了恨意，“我一定会倍加小心，平平安安地将孩儿生下来，然后将他教养成最优秀的皇子，让她们所有人都自叹不如！”

苏云熙微微点头，自言自语道：“那次事情之后，云熙就一直在想，即使德妃娘娘和她一向交好，她也犯不着为了德妃而强出头啊。可若说不是德妃娘娘指使，她和姐姐一向素无瓜葛，怎么就会甘冒风险陷害姐姐呢？”

“云熙你一向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当然想不明白。”司徒烟怜惜地看着苏云熙，“这个莲妃娘娘在宫中本来也很是受宠的，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她在家中是庶出之女，以她的出身来说，本来是难以升到妃位的，可是她一进宫，便以才华闻名，很是得了皇上的欢心呢，于是很快便有了身孕。”

“莲妃娘娘好像并没有孩子吧？”苏云熙疑惑地仰起脸来。

“你别着急，听我慢慢说。”睨了苏云熙一眼，司徒烟朝苏云熙身边挪了挪身体，轻轻说道，“当时她很得皇上喜爱，刚进宫时便被封了四品的美人，后来紧接着便有了身孕。因为当时宫内子嗣单薄，只有一个德妃的长公主，于是皇上龙颜大悦，加封她为九嫔之一的修媛，可谓是圣宠空前。连本来不和的皇后和德妃娘娘都希望能够拉拢她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大家本以为她会选择接近皇后娘娘，毕竟照常理推断，一个新进宫的小女子在面对两方势力的拉锯战时，一定会选个相对较强的靠山嘛。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她居然和德妃娘娘越走越近。许是她命薄吧，在不久皇后娘娘主持的一次宴会上，居然被钟萃宫里的宫女不小心撞到，结果就落了胎。经过太医的精心调养，人是好起来了，?是身子却落下了病根，再也不能受孕。皇上当时龙颜大怒，要重惩那名不小心的宫女，可是那宫女却早已畏罪投井。所以当时的碰撞，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也就没有人知道了，事情也只有不了了之。当莲妃得知自己今后不能再有身孕后，悲痛欲绝，几次触柱撞井的，欲要寻死。皇上实在是担心得不得了，于是德妃娘娘建议皇上将她加封为妃以安抚她的情绪。但因为她是庶出，所以朝上众臣皆是反对，皇上不得已，便封了一个不在四妃之列的‘莲妃’封号给她，‘莲’妃的‘莲’字也就是取了‘怜’爱的‘怜’之意。”

宫廷秘闻2

“想不到这莲妃娘娘身世竟然如此可怜。不过德妃娘娘如此帮忙，也不枉她和德妃娘娘相交一场了。也就是说，她是从那个时候起，便对德妃娘娘感恩图报，后来才会为她不平而出头了？”苏云熙听了司徒烟的话，一时欷歔不已。她实在没有想到，那个看似平淡的女子，竟也有着这么痛心的过往。

司徒烟点了点头，“从那时起，莲妃就一直和德妃走得很近。如果德妃想让她帮自己做些什么的话，想来应是不难。再加上她自己又无故失了孩儿，所以我想，她难免会对其他怀有孩儿的宫妃心存不忿吧。如此两项相加，她对我出手一点儿也不算奇怪！不过说到最后，那个罪魁祸首恐怕还是德妃吧。我在想，这次杨婕妤贺礼中被人下药的事情，也一定不像表面上说的那样简单。一个愚忠的宫女？哼，估计还是和德妃脱不了干系。她就是巴不得宫中只有她一个女人会生养才好吧。”

司徒烟后面的话，苏云熙已经无心再听，只是想着从前的事情，不禁心生慨叹。

想来当日钟萃宫中那名宫女应是被皇后授意而故意为之的吧？因为恨皇后，莲妃也就和德妃走动得更加紧密了吧？所以后来当自己被德妃冤枉的时候，莲妃才会选择毫不犹豫地站在德妃一边，极力诬陷自己。她和德妃同气连枝，多次甘心被利用。莲妃也许站错了方向，帮错了人，虽说有些愚笨，可也恰恰说明她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呢。

这样看来，莲妃也不过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可怜女人罢了，她的身后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势力了。这样一个身世简单，看似苦命的女子，又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贤妃宁莹然呢？居然让她欲除之而后快呢？

苏云熙不禁微微蹙眉。

“不过即使皇上对她有再多的怜爱，有再多的愧疚，又如何呢？”司徒烟冷冷笑着，继续说道，“一个家门并不显赫，而且终身不能再孕的女子，在美人辈出的后宫之中又能掀起什么风浪来呢？无非是被人当做利用的工具罢了。如今她对我所做的事情，在我孩儿没有出生前，我全都忍下来就好。”

“姐姐竟看得如此透彻，实在令云熙刮目相看。”听了司徒烟精辟的见解，苏云熙不由得跷起大拇指赞叹。如今面前的这个司徒烟，真的还是当初那个大大咧咧的司徒姐姐吗？

“哎呀。”司徒烟羞涩一笑，摆着手道，“不过是哥哥说给我听的一些话，我哪里会有那么多的见解。我把哥哥说给我听的话也都告诉你，无非是要你认清楚宫里唯一不能惹的那个人。至于其他的人嘛，咱们不着急，也不用害怕。”说着说着，司徒烟顿了一顿，左右看看，见此时宫内除了她自己和苏云熙之外，再无他人，才低声继续道，“哥哥虽然没说，我却也已经想到了。当初莲妃之所以会掉了孩子，十之八九都是皇后的意思。谁叫莲妃当初不识趣，偏要跟了和皇后作对的德妃呢。”

知道司徒烟说的这个唯一不能惹的人就是皇后，苏云熙轻轻点了点头。心中却道：如果当初莲妃选择了皇后，谁又能保证德妃不会对她出手呢？也许那个孩子注定是无法平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就是皇帝的后宫！天下荣华富贵、权力地位最高位置的地方！苏云熙心中微微一窒，忽然想起那双总是看似无波却又暗藏精芒的双眸来。

苏云熙抬起了头，盯着司徒烟道：“当时贤妃娘娘应该也在宫里吧？”

“你说那个与世无争的贤妃娘娘？”司徒烟睨了苏云熙一眼，不明白为何她会提到贤妃宁莹然。

“哦，我是说，她，没有被牵扯在其中吗？”在司徒烟的注视下，苏云熙微微有些不好意思。

“哦。”司徒烟收回眼光，抿了抿唇，继续道，“当时她是已经在宫中了，位居四妃之一，不过倒也没有听哥哥说，那件事情和她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也觉得不会，因为她总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虽然哥哥总是和我说，要小心这个贤妃娘娘，可我总觉得哥哥有些杞人忧天，进宫这么些日子了，她总是淡淡的，好像对什么都不上心似的，也没有什么害人举动啊。”

“司徒大哥让你小心贤妃娘娘？”听司徒烟如此一说，苏云熙不由一惊。想起那个看似莽撞、坏脾气的司徒彻，他居然也能如此洞悉一切？

“就说哥哥是杞人忧天了，”司徒烟淡淡笑着，“其实说到贤妃娘娘，我倒觉得她和云熙你有点儿相像呢。”

“和我？”苏云熙望向司徒烟。

“可不是吗？”司徒烟转过身来笑嘻嘻地盯着苏云熙道，“听说她也喜欢吟诗作画，抚琴弄笛的，和你不像吗？”

“呃？”想起那双清灵眼眸中隐隐的锐利，那是她比得了的吗？苏云熙仍是一脸的不置可否。

“当然啊！”司徒烟忽然抚掌叫了起来，“一定是！会不会是因为她也觉得你和她有些相像之处，所以才总是处处帮你的呢？”

看着司徒烟一脸恍然大悟般的笑容，苏云熙不置可否，轻轻低了头。

是啊，宁莹然为何会帮自己说话？甚至不惜多次和皇后正面冲突！仅仅因为她们两人相像是不可能的。人，本来就是无利不起早的本性，更何况是宁莹然那么一个玲珑心思的人物？想起当日钟萃宫中皇后和德妃为难她时，宁莹然是唯一一个站出来襄助她的宫妃，苏云熙不由更加疑惑。

难道说，她在那么早的日子里，便已经料到自己会在日后得到龙宣浩的欢心？难道说，她那个时候便已经知道，自己会成为帮她拔去

心头刺的人选吗？如果自己的猜测没错，那么她该是如何厉害的一个角色啊！苏云熙不由一阵烦闷。

“好了，好了，不说那些无趣的事了，”见苏云熙半晌不语，以为她不高兴自己拿宁莹然和她作比，司徒烟轻快地一笑，“回宫之后，皇上要北巡的事情，云熙可听说了？”

“唔……”苏云熙像是没有听到似的支吾着，仍旧注视着自己手上的小衣服。她如何会不知道？那日龙宣浩兴冲冲地跑来永寿宫，惹得自己几乎在浴桶中溺水，不就是为了告诉自己，他北巡的时候会把她带在身边，赏遍北国风光吗？

只是，这样的恩宠，她要如何说与司徒烟听？

疑香袭人1

是啊，苏云熙在今后的道路上是敌是友，就看明晚了。宁莹然轻扬了唇角，颊旁现出一个清浅的梨窝，明媚的笑脸美丽得就像是一丛盛开的罂粟——诱人，却危险。

农历七月十五便是中元节，也被叫做“鬼节”。传说在这一天里，地府洞开，鬼魂四出，民间有谚曰“七月半，鬼乱窜”。有祀者，回家受子孙祭拜；无祀者，大家请佛道做法事，勿使其流浪为害。无论皇宫还是行宫，都不例外，早几日便有贤妃宁莹然代替久病不愈的皇后主持着，请了得道高僧元弘法师到行宫中连番法事，超度天下所有亡灵。中元节前一日，天色才过晌午，行宫之中之中几乎没有人再随意走动。

一直念着宁莹然前几日就说过今日有事情要和自己商量，苏云熙放下碗筷便起身换了衣服，正要出门，却被含梅拉住。

“主子，不管什么事情，等过了中元节再做吧？今日时间已经不早了，主子就不要四处走动了。”

“含梅！”苏云熙好笑地望着含梅，“才传了晚膳而已，怎么就说时候不早了呢？”

“主子，明日就是中元节了，”不等苏云熙说服含梅，蕴兰也凑了过来，一脸的神秘兮兮，“都说后宫怨气最重，虽然咱们这里只是行宫，可还是小心点为好。”

“就是去趟清凉殿，天黑以前一定会来，不必担心。”看着两个丫头一脸惊慌的样子，苏云熙实在无奈。

“主子，奴婢不怕，奴婢陪您去。”年纪最小的抱荷笑嘻嘻地蹦了出来。

“好，”苏云熙点了点头，“今日抱荷就陪我去趟清凉殿，你们都放心，很快会回来。”

“是。”蕴兰急急地点头。

“可是，抱荷毕竟年龄小……”一旁的含梅还想说什么，却被抱荷打断。

“两位姐姐就放心吧，咱们叫上小平子，再带上元弘大师的符咒。万一有什么不干净的玩意儿，就用符咒使劲地招呼它们就是了。”抱荷从自己怀中扬出几张黄色符咒，一脸的扬扬得意。

“何时，抱荷居然从元弘大师那里偷来了符咒啊？”蕴兰盯着抱荷手上的符咒惊叫道。

“蕴兰姐姐说得真难听！”抱荷咬了咬手指甲，辩解道，“是元弘大师做法的时候，我好生生地向大师讨的，大师见我乖巧，便给了我。”

“好，那你们就更加放心了吧。”苏云熙不愿和含梅、蕴兰纠缠下去，叫来小平子，带上抱荷往清凉殿去了。

才到清凉殿的宫门，便有守门的丫头灵巧地招呼道：“凤仙恭迎苏美人，凤仙给苏美人请安了。”

“快起吧。”苏云熙对着凤仙点了点头，“贤妃娘娘可在宫中？”

“在的，我家娘娘已经等候多时了呢。”凤仙笑眯眯地走上前，为苏云熙引路，“苏美人，请这里走。”

正殿里，宁莹然只随意地穿了一件薄衫，懒懒地坐着。

“云熙见过贤妃姐姐。”苏云熙微微躬身行礼。

“咱们姐妹私下之时，苏妹妹就不必这么多礼了。”宁莹然起身过来，扶了苏云熙坐在自己身旁。

“不知贤妃姐姐找云熙过来，是为了什么事情？”苏云熙在榻上坐下，转向宁莹然。一股淡淡的甜香缓缓入鼻，竟是说不出地舒畅，她心中不由一动，便朝着宁莹然微微靠近。

“不急着说。”不以为意地冲着苏云熙淡淡笑着，宁莹然转脸吩咐道，“凤仙，你带着她们下去吃些绿豆茶吧，天气怪热的，也好去去暑气。”

“是。”凤仙笑眯眯地领着抱荷和小平子下去。

见门被掩上，宁莹然反身坐好，对着苏云熙道：“苏妹妹加封美人时本宫送去的礼物，妹妹可还喜欢？当时因为匆忙，也没有当面向妹妹道喜呢，妹妹可不要见怪啊。”

“贤妃姐姐客气了。”苏云熙同样微微笑着，回道，“贤妃姐姐为了妹妹费心如斯，姐姐的心思妹妹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又怎么会怪姐姐呢？”

“那就好，那就好。”见苏云熙把话说得温煦，宁莹然面上笑容更盛，继续道，“妹妹今日便留在本宫这里，等会儿本宫让御膳房做上几味清淡小吃，妹妹尝尝，咱们姐妹也好闲话一番，叙叙旧情。”

“云熙不敢讨饶贤妃姐姐呢。”苏云熙握住宁莹然的双手，笑道，“晚上的时候，皇上怕是会到明风阁来，所以……”

“哦……”宁莹然戏谑地嘟了嘟嘴，才道，“好吧好吧，那就下次。”

见宁莹然只是和自己闲话，苏云熙也不着急，静静地等着她自己说出主题。

果然，宁莹然让宫女上了果盘小点心之后，开始进入主题，“近来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呢，本宫身子素来不好，如今每日更是难眠，不知妹妹睡得可还安好？”

原来是催自己及早下手呢！苏云熙点了点头，故作不解地现出一脸担忧道：“云熙近日常常练习舞蹈，经常是倒头就眠，倒是不曾像姐姐这么辛苦。姐姐如此虚弱，可唤了太医来看过?”

“还不是天气闹的，何必唤太医来，小题大做？”宁莹然眼中似有一丝不耐，?一下没一下地摇着羽扇，脸上却仍是轻轻地笑着。

明明已经心急如焚，却偏偏还要摆出如此一副看似不在乎的神色。这么累，当然睡不安稳。不过看宁莹然的样子，今天如果自己不主动请命，看来她是不打算说破了。也罢，就自己点破吧。苏云熙心中低低喃着，脸上现出了悟的神情，“对了！上次姐姐不是说荷花最能助眠吗？云熙也打算为姐姐采几枝来呢，姐姐您看何时合适呢？”

宁莹然脸上笑意绽开，握住苏云熙的手，轻道：“当然是越快越好。”

疑香袭人2

“嗯。”感觉到宁莹然手上传来的热度，苏云熙点了点头。

“妹妹快过来，本宫有东西给妹妹看。”宁莹然浅浅笑着起了身，走进内室，朝苏云熙招手。

“贤妃姐姐？”苏云熙不解地站起身，向前走去，眼睛扫向宁莹然身旁的妆台上。

“妹妹，你看。”宁莹然从妆盒下面的一处暗格里取出一个小包，远远地，便扬手递了过去。

“什么啊？”苏云熙淡淡笑着走近，忽然一个趔趄，惊叫着碰翻了妆台上的胭脂水粉，“哎呀！”

“妹妹可有摔疼吗？”见苏云熙摔倒在妆台上，宁莹然着急地上前去扶。

“不碍事，就是太马虎了。真是的，云熙给姐姐收拾好了。”苏云熙抬头冲着宁莹然摇头，忙乱地整理着被自己撞得乱七八糟的台面。

“妹妹不用动手，搁着吧，等秋风她们过来收拾就好。”拉过苏云熙的手，宁莹然满脸的不以为意，“瞧你脸色白的！给外人看见，还以为本宫是在欺负妹妹呢。”

“把姐姐这里弄得一团糟，云熙实在是笨手笨脚的。”苏云熙扬着满脸的歉意，望向宁莹然。袖内素指轻翻，从那盒脂粉中挖出的一撮粉末已经落入袖兜。

“太见外了。”宁莹然佯作嗔怪一声，扶了苏云熙的手，来到椅上坐下，展开了自己的手掌，“这个给你。”

“这是？”望着宁莹然手上的锦绣包囊，苏云熙不解地抬头。

宁莹然亲自送了苏云熙到门口，“苏妹妹一路好走，今后本宫能否安眠，就全仰仗妹妹了。”

用力捏紧手上的东西，苏云熙微微点头，“贤妃姐姐放心。”

“那本宫这里就不远送了，妹妹早些回去安歇啊。”宁莹然一脸温婉地松开苏云熙的手。

“娘娘？”贴身伺候的秋风不知何时走了出来，站在宁莹然身边出声询问，“这个苏美人靠得住吗？”

宁莹然扶着秋风的手转身回去，轻轻晃着手上的羽扇，微微眯起了眼眸，淡道：“能不能靠得住，就看明天她怎么做了。”

“让她下毒给莲妃娘娘？也亏了主子您才能想出这么个法子试探苏美人。”望向宁莹然，秋风圆睁着双眼赞叹道。

瞟了一眼秋风，宁莹然续道：“其实当初之所以救她，不光是因为大哥答应了本宫的要求。也因为苏云熙是一个冰雪聪慧的女人，如果能够收到我的身边，将来自然会有大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她冰雪聪慧，所以本宫当然要好生试探一番。如果她只是虚与委蛇的话，那么接下来避无可避的这招，本宫就让她原形毕露。”

“可不是吗？如果她不敢做，就说明她心中有鬼，娘娘您自然会有法子让她再从高处跌下来；如果她真的敢做，不光咱们没有损失，而且奴婢还要恭喜娘娘了，恭喜您又多了一枚有实力的棋子了。”秋风笑嘻嘻地说道。

是啊，苏云熙在今后的道路上是敌是友，就看明晚了。宁莹然轻扬了唇角，颊旁现出一个清浅的梨窝，明媚的笑脸美丽得就像是一丛盛开的罂粟——诱人，却危险。

含梅小心地搀扶了刚才在清凉殿中不小心扭伤脚的苏云熙走在返回明风阁的路上，低声嘟囔着，“都怪贤妃娘娘不好，非要您到内室去！要不然主子您怎么会扭伤脚！”

面对含梅的抱怨，苏云熙只是紧张地揣着宁莹然交给自己的锦绣小包，顺便伸出两根指头，轻轻揉捏着那一撮趁着扭到脚才拿到的粉末，静默不语。

宁莹然说那锦绣小包里，装的是一种来自异域的毒药，无嗅无色，又见血封喉。只要她将掺了这药的酒水端给莲妃就好。宁莹然还

特意交代说明日便是中元节，如果莲妃在鬼节中毒身亡，所有人都会以为是冤鬼缠身而亡，和她们不会扯上任何关系，所以最好的下手时间便是明晚祭祀之时。

可是直到现在，她还没有打听到任何关于宁莹然和莲妃之间的过往。不知道当初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结，竟然能让宁莹然心心念念地不忘报复莲妃。

苏云熙轻轻摇头，低低叹息一声。明知前路有危险，她却仍是不得不硬着头皮跳下去。

“主子，您真的要动手吗？”回到明风阁，苏云熙已经换了衣裳，随意地靠在椅上。含梅紧张地拉着苏云熙的衣角，试图做最后的劝说，“奴婢觉得还是把这个事情禀报给皇上比较好，毕竟涉及到宫妃的性命啊，主子您可千万大意不得！”

“含梅，”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然想和自己最信任的人商量一番，所以苏云熙只将此事告诉了含梅。看着含梅一脸担心的神情，苏云熙低低唤了一声，半晌才道，“别无选择，我只能如此。”这是宁莹然对自己的考验！经历了近来发生的一切，她知道，如果她放弃了这次与宁莹然的合作，那么她便会多了一个最最可怕的敌人。与其将自己推入一个无边的险恶之地，不如选择做宁莹然的盟友。

“主子。”含梅一边哀叹，一边将她的秀发高高绾起。虽然听不大懂苏云熙的意思，可她却知道自己的主子并不情愿去做这件事情。

不过，也许……

苏云熙轻轻抚摸着秀发，努力地回忆着什么。或许事情的危险并不及自己的设想，如果自己的推断没错的话……

所以她必须确认这件事情。苏云熙心中微一沉吟，忽然仰起脸冲着含梅道：“去，传太医过来。对了，一定要请李伟之李太医来！”

“嗯嗯，是不是主子您的脚疼了啊？真是的，刚才硬是忍着不说，这会儿一定是忍不住了吧。”含梅急急地点头应着，腾地一下直起腰

来，边说边吩咐抱荷，“快，进屋陪着主子去！主子的脚扭到了，我这就到太医院去。”

“含梅姐姐肯定是害怕呢，还说拿了我的符咒，便什么都不怕了呢。”抱荷见含梅急急地扯了小平子作陪，不由得嗤笑了一声。她刚转回身，却见“扭伤了脚”的主子正直直地站在自己对面，不由唬了一跳，“主子，您怎么不坐着？脚扭了的话，可是不能大意的。”

疑香袭人3

苏云熙神情严肃地说：“走，随我到戏鸳楼去一趟，有只耳坠不见了。”

“主子，您的脚不是……”抱荷皱巴着小脸，喃喃地道，“就算您的脚现在不疼了，天色也已经晚了呢。”

“可是那只耳坠非常重要，我今天一定要去。”苏云熙坚定地望着蕴兰，说话间，人已经到了门口。

“主子，您倒是等等奴婢啊。”看到苏云熙的举动，抱荷心中一愣，急忙跟了上去。只是心中却在奇怪，为何主子要到莲妃娘娘的住处附近去找那只丢了的耳坠？今天不就是去了一趟清凉殿吗？似乎没有路过莲妃娘娘的戏鸳楼吧？还有这才扭伤了的脚，难不成现在也不疼了吗？

抱荷奇怪地望望前面匆匆前行的苏云熙，只得加快了脚步紧紧跟上。

中元节一大早，行宫中的所有人已经在波澜亭上集合站好，齐齐地等待着今天最重头的祭祀大典。

波澜亭上早已按照要求设立好三坛，首先由德高望重的元弘法师主持绕坛、诵经、洒净仪式，然后元弘法师便带领六名僧人组成的行法小组，在一片唢呐合奏声中，缓步登场。

首先，元弘大师带领众人面向佛坛念诵《大悲咒》、《十小咒》、《心经》等，再念用好纸写好的文疏，乞求佛菩萨慈悲下界指导；其次，行“引魂”仪式，读诵用黄纸写好的疏文，招引鬼魂入坛，读诵疏文后，念诵《心经》、《往生咒》、《三真言》；最后，才见元弘法师在法坛的榜文上点上朱笔，表示开坛仪式已经完毕。

开坛之后的仪式是拜忏，元弘大师带领着行宫中的众人，依照顺序分别进行拜忏、上供、斋僧。然后，众人便逐一下跪，随元弘法师一起念祝词，祝愿一切冤灵同得超度；祝词完毕，众人起立，听元弘

法师念诵佛名，随磬声行跪拜礼，跪拜完毕之后便各自依着身份顺序站好。

再来是放烟火。烟火结束后，将已开光的河灯等物赠送给各宫宫妃，看着一盏盏河灯随着水流缓缓漂走，取冤魂乘船远去，得到超度之意。

所有的仪式完毕之后，二品以上的宫妃有资格到法坛后的小桌上取酒祭洒。而苏云熙和一些低品阶的宫妃，则被宁莹然安排了配合着元弘法师行酒祭祀的工作。

苏云熙要做的，便是好好利用宁莹然为自己安排好的身份，将那包毒药在莲妃过来祭祀之前撒入她的酒中，好让莲妃在祭洒的时候将毒酒喝下。

苏云熙和其他宫妃一起，规规矩矩地站在元弘法师的身后，紧紧握住那个小包，任掌心沁出丝丝湿热。

看着位份高过莲妃的宁莹然祭洒完毕后转身离去，苏云熙定了定神，利用和宁莹然错身而过的一瞬间，趁机将掌心中的药粉泻入了手上捧着的酒水之中。

宁莹然看见了苏云熙的动作，微微一笑，并不说话，反而侧身而立，正好挡住了苏云熙所有的动作。

等莲妃走过来，苏云熙便恭敬地上前为莲妃注满酒杯，又退回自己的位置，悄悄将酒换下，仍是低眉垂眼地捧着酒壶站好。只见莲妃端起酒杯来到了元弘法师面前，面色如常，向天拜了一拜，默默祷告了几句，然后便将酒一饮而尽。

祭祀完成之后，循照旧例，龙宣浩会在皇后的凤仪阁歇息，所以当晚，苏云熙舒舒服服地睡了个好觉。第二日一大清早，苏云熙便打起精神，带着含梅奔往清凉殿。

她要证实自己心中的想法。

“苏妹妹来了啊？”宁莹然似是早已起来，妆容得当，一副神清气爽的模样。

“云熙给贤妃姐姐请安了。”苏云熙规矩地行礼问安。

“不是早说了吗，咱们单独相处之时不必如此多礼的。”宁莹然热情地上前拉过苏云熙的手，满脸的亲昵。

“嗯。”面对宁莹然的示好，知道自己已经过关，苏云熙并不多言，只是盈盈地笑着。

随着宁莹然来到凉榻上，苏云熙问道：“姐姐今日脸色真好，想必昨日一定睡得安稳。”

“可不是吗，妹妹昨日之举实在让本宫舒怀，自然睡了个好觉。”宁莹然望着苏云熙，一脸的关怀。

“这可太好了呢，”苏云熙旋开唇角，一双黑宝石似的眼睛晶亮无比，继续说道，“昨日的事情，云熙总算是幸不辱命了。”

“真是本宫的好妹妹啊。”宁莹然轻轻一笑，忽然柳眉微皱，淡淡地道，“不过，本宫却有一事想和妹妹说明，还望妹妹知晓实情后莫要生气才是。”

“姐姐尽管说来。”苏云熙大大方方道，等着从宁莹然口中来证实自己当初的判断。

“苏妹妹昨日的所为，本宫都看在眼中，对于妹妹的诚意，本宫实在是欣慰。”宁莹然紧紧盯住苏云熙，观察着她的所有表情变化，“不过，人心是这宫里最让人放不下心的东西，本宫也不过俗人而已，所以自然也不例外。”

“姐姐说什么呢？云熙不明白。”听了宁莹然的话，苏云熙知道这次的事情怕是让自己猜对了个大半。心中虽然高兴，脸上却不敢露出分毫，仍是做出一副想不明白的神情。

？“好妹妹！本宫曾经数次被骗，所以自那以后行事一直小心翼翼，这次看似有些多心了呢。”宁莹然露出一脸无奈的神色，“其实，那只是一种普通至极的药粉而已，并不是什么无嗅无色的毒药。本宫之所以会安排昨日之事，只是为了试探妹妹是否发自真心与本宫合作，纯粹无奈之举，还望妹妹见谅。”

“呃？”她应该还没有和自己说出全部实情吧？苏云熙心中低低哼了一声。虽然早就猜出宁莹然是在试探自己，但是在听到宁莹然亲口说出来的时候，苏云熙仍是做出一副惊异无比的神色。

“嗯。”宁莹然重重点头，小心地问道，“妹妹不会怪本宫太过小心吧？”

“呃？”苏云熙淡淡应了一声，继续道，“怎么会？谨慎是应该的，姐姐想得周到呢。毕竟，贤妃姐姐对云熙有再造之恩，云熙实在是感激不尽呢。”

“难得苏妹妹如此明白事理，本宫实在是高兴。经过了此事，相信咱们姐妹都已无嫌隙。什么恩情不恩情的，妹妹今后就不要再提了。”宁莹然兴奋地捏着苏云熙的手，轻轻拍了一拍，盯着她的眼睛，半认真半说笑一般回道，“之后倘若遇到了什么办不成的难事，妹妹看在本宫厚着着脸皮来向妹妹讨扰的分上，不要推辞也就是了。”

疑香袭人4

宁莹然如此地漫不经心，实则送了好大一个紧箍咒给她。日后指不定要用什么难事让她来还这个人情呢，好一个擅长绵里针的贤妃娘娘！

也罢，世上本就没有不需回报的事情，不是吗？苏云熙一副乖巧伶俐的模样，轻轻笑着点头回道："那以后咱们姐妹就相互照应，彼此帮衬，相信必能事事逢凶化吉。"

"主子，昨日您怎么那么大的胆子，当时奴婢都为您捏了一把的冷汗呢。如果真的出了事情，主子您的嫌疑不是最大吗？"刚出清凉殿，含梅便急急地跟上苏云熙，问道。

苏云熙淡淡一笑，回道："你以为前晚我到莲妃娘娘的听涛阁门口，真的只是为了找那只不见了的耳坠吗？"

含梅不解地道："奴婢知道，如果只是找耳坠的话，主子您前晚到了听涛阁后，也不会故意闹那么大的动静，惊动莲妃娘娘出来了。"含梅想起抱荷告诉自己说，前晚主子带着她到了听涛阁后，故意让她喧嚷不休，直闹得莲妃娘娘也从听涛阁中出来的事情。含梅听了也觉得奇怪，这样的行为实在不像自己的主子，但是直想得脑袋都痛起来了，也实在想不明白其中原委，只得讷讷地仰脸继续说道："可是奴婢就是想不明白，前晚找莲妃娘娘和昨日祭祀的事情会有什么关联。"

睨了含梅一眼，见左右反正无人，苏云熙才似笑非笑地望着含梅低声说："最近和贤妃娘娘走得近了，你没有觉得，她身上那股子淡淡的甜香很是熟悉吗？"

"呃？"含梅皱起眉头，一副凝神回想的样子，半晌之后才道，"好像是淡淡的有股好闻的味道。"

想起那日自己将宁莹然脂粉盒中挖出的一撮脂粉给太医李伟之查验的结果，苏云熙莞尔一笑，轻道："那是一种罕见的'白昙娇'，是北方特有的一种名贵香粉。第一次在贤妃娘娘身上闻到的时候，我就觉

得似乎在什么地方闻到过。确然，昨晚在莲妃娘娘门口，我终于得到了证实。最早闻到那香气，应该就是在司徒姐姐落水的时候。当时，莲妃娘娘身上就是那种淡淡的味道。”

已然云泥1

见含梅仍是一副愣愣不解的样子，苏云熙斜睨了她一眼，低道：“试想，莲妃娘娘一个来自南方又是庶出的女子，怎么会有这种北方罕见的香粉呢？”

所以说，答案只有一个！所以，她才会那么放心地将那所谓的毒药下入到莲妃的酒水中。

“主子，您是说……”含梅瞪大了双眼，一副惊异的样子。

“佛曰，不可说。”见含梅终于了悟，苏云熙淡笑着轻轻摆了摆手。

如果自己的推测没错，那么宁莹然和莲妃之间，就算没有同气连枝，也必然是暗有来往。

那当初莲妃出面对自己和司徒姐姐不利，到底是她自己的行为？还是背后有人指使？指使者到底是德妃还是宁莹然？

苏云熙微微摇了摇头，满眼迷茫。

在行宫中剩下的日子中，苏云熙过得出奇地顺利。

毕竟新晋升的苏美人不仅拥有了皇上的无尽垂爱，在深得后宫人心的贤妃娘娘眼中，更是个红人，即使曾与皇后娘娘略有不睦，但那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宫中的这些个妃嫔，哪个不是八面玲珑的人尖子，谁又会不长眼地故意在这个时候为难这位苏美人，而给自己找难受呢？

日子平顺了，过得自然就快了。一晃眼，已经到了立秋时分，皇后开始张罗着安排大家的回宫事宜。

从才人晋为美人，苏云熙虽然已经在行宫中受过封赏，可毕竟是在行宫，一切程序都因环境所限而较为简单，所以回宫之后，龙宣浩安排给皇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为苏云熙补行封赏之礼。如此的恩情深重实在不能不令人眼红，难怪不光皇后在典礼之上从头到尾都是一

副别别扭扭的样子，其他宫妃也都是一副“眼中钉、肉中刺”的神情，盯得苏云熙的头皮阵阵发麻。

典礼刚刚结束，德妃便不能抑制心中的恼怒，急急地扶了冬梅，率先步出钟萃宫的大门。她们走到门口时，因为接连几天的细雨，路面微有湿滑，冬梅不小心，一个趔趄几乎摔倒。

德妃再也难以遏制心中的气恼，一掌掴上冬梅的脸，“不长眼的贱婢！怎么越来越不知轻重？想害本宫啊？”

“娘娘。”冬梅不敢去揉痛处，满脸委屈地垂首道，“是，奴婢知错了。”

“姐姐不要发怒了，当心身子。”随后而出的莲妃几步赶上，轻轻地劝慰着德妃。

“哼。”德妃冷哼一声，不再去看冬梅，继而扶着莲妃的手臂一起前行。

莲妃知道德妃是因为苏云熙的册封而大动肝火。她看着左右无人，便微微靠近了德妃，低声开解道：“姐姐何必和苏美人争此一时之气，她不过是皇上的一时恩宠罢了；但是姐姐不同，姐姐先有长公主，如今又身怀小皇子，姐姐的地位是这宫中无人可以撼动的。”

“你说的这些，本宫自然也都明白，可是，可是，”德妃微微皱了皱眉头，“可本宫怎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么一个贱人如此荣耀？”眼看着已经失宠的一个贱人，居然在宁莹然的帮衬之下借势重起，怎能不让她上火？更何况这个贱人曾经胆子大到动手打了她的人。如果这次这么顺利地晋升了，日后指不定如何个趾高气昂呢！

“她也不过是凭着一曲翩舞才获得了皇上的青睐罢了，姐姐不要放在心上就是了。”莲妃不禁一阵恍惚，想起七夕那晚苏云熙轻盈漫舞在半空之中，竟然宛如仙女下凡，几乎看呆了全场的人。皇上对那个女人，真的只是一时的恩宠吗？

“妹妹怎么不说话了？”德妃见莲妃没有回答，不由奇怪地扯了扯她的衣袖。

“什么？姐姐您说什么？”莲妃收起眼中那抹恍惚，回过神来。

“本宫是问，那个女人真的舞得很美吗？本宫听说叫什么织女舞？”德妃因为身子笨重将要生产，这次避暑行宫之旅并未伴驾同行，所以对于苏云熙的翩然一舞，她并不清楚，只是略有耳闻而已。

“嗯。”莲妃重重点头，“前有飞燕掌上乘风，今有苏氏织女惊鸿。”

“真的那么精彩？”见莲妃将苏云熙的舞蹈比作前朝赵飞燕的掌上舞，德妃不禁微微怀疑，“有朝一日，本宫倒要看看她苏云熙怎么个织女惊鸿！”

“其实那舞，也没有那么出色的，是妹妹失言了。”见德妃一脸不忿，莲妃轻轻扯住德妃的衣袖，低低辩道。

“欲盖弥彰。”德妃忿忿地低声说。

“姐姐。”莲妃低叹一声，轻轻唤道。

德妃没有说话，对着莲妃轻轻摆了摆手，陷入沉思当中。是那个女人，都是那个女人！害得她的英歌不再纯真，小小年纪便陷入宫妃的争斗之中。她绝对不会放过那个贱人，更不会眼看着那个贱人一步步坐大！

西福宫内，一灯如豆，室内静静立了三人。

德妃端坐在椅上，对着冬梅吩咐道：“冬梅，让他们几个全都歇了去，你守在门外，本宫有话要和公主说。”

“是。”冬梅点头，驱散了其他宫人，自己也走了出去，顺手带上了木门。

“现在，你可以老老实实地和母妃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见屋内安静，德妃才正着脸色对面前的小人儿说道。

“母妃可是生气了？”英歌紧张地咬着嘴唇，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情望着德妃，“是白日里儿臣在父皇面前说得不好吗？”

“英歌！”德妃一把拉过英歌，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是谁教你在父皇面前那么说的？”

“儿臣那样说了以后，父皇就不再喜欢苏才人了，母妃就会开心了呢。”英歌一脸的郑重其事，稚嫩的声音中却坚定无比。

“你！”德妃不自觉地加大了手上的力道，直看到英歌皱着脸连连叫痛，才松了开来，“母妃是在问你，到底什么人教你在父皇面前诋毁苏才人的？她并没有动过那茶叶，对吗？”

“苏才人是没有动过，”见德妃怒极，偷偷望了她一眼，英歌才苦着脸蛋嗫嚅道，“也，也，也没有人教儿臣说，是儿臣自己要说的。”

“你为何要这么做？”昏暗的灯光下，德妃的脸色煞白，看着好不吓人。

“母妃，”似乎是被德妃吓到，英歌哽咽一声，低低地哭道，“不是母妃您自己说的吗？您不是交代燕子那么说的吗？儿臣都在门缝中听到了。儿臣，儿臣只是想帮母妃啊。”

“英歌。”德妃不由一愣，哀哀悲叹出声。居然，居然……

已然云泥2

英歌这么做居然是因为自己？她还只是个孩子，她还应该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啊！她应该是天下最快乐的人，她怎能陷入到这险恶的环境当中？

“母妃不是一直都不喜欢苏才人的吗？母妃说过自从苏才人进宫，父皇便少到西福宫来。儿臣是希望帮助母妃，所以儿臣才会不断接近苏才人，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帮到母妃呢。母妃，儿臣已经长大了呢，可以帮助母妃了。上次母妃生日，儿臣看到父皇因为苏才人而冷落母妃，当时儿臣就想，如果没有苏才人的话，母妃就会和从前一样开心了。”见德妃不再出声，英歌一脸兴奋地邀功。

母妃一直是开心的，父皇也是时常到西福宫来的，可是自从那个苏才人进宫以后，母妃好像时常不快，而且常常因为苏才人生气。还有一次不是被苏才人撞到几乎失去肚子里的小弟弟吗？她不想看到母妃闷闷不乐的样子，她要保护母妃！所以，她才会按照那个宫女教自己的办法一步步接近苏才人；所以，她才会听了那个宫女的话，去偷听母妃交代燕子的对话；所以，她才会自己也一路跟了过去；所以，在父皇询问的时候，自己才会撒谎骗人。这次的事情之后，父皇一定不会再喜欢苏才人了，可是母妃怎么一副不开心的样子？难道自己做错了吗？

德妃听了英歌的话，脸色一白。她紧紧抓住英歌的手，追问道：“上次母妃生日你和苏才人落水的事，不是意外，对吗？”

英歌怯怯地看了德妃一眼，抿着嘴唇，摇了摇头，低低回道：“那次，那次是儿臣想骗苏才人过来，想要等她来救儿臣的时候将她推下去的，可是儿臣自己也不小心落了水。”

“英歌！真的没有人教你怎么做吗？”德妃皱着眉，紧紧地盯着英歌。

英歌被德妃看得不自在，轻垂了头，却仍是坚定地回道：“没有，是英歌自己看不过眼。”她不能说，如果说了，以后谁来帮助她保护母妃？

“英歌，答应母妃！”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她的女儿竟然如此早熟！德妃心头像是被人狠命一击，悲痛欲绝。她紧紧地抓住英歌的肩膀，定定地说，“以后再也不许过问母妃的事情，母妃自己可以处理好，母妃不要你掺和进来！”

“可是，母妃……”英歌不解地眨巴着眼睛，似乎还想说些什么。那个宫女不是说只要自己想办法为母妃除去苏才人，母妃就会开心吗？为何母妃反而是一副伤心的样子呢？可是那个宫女又不像是骗人的样子啊。

“英歌，答应母妃，”德妃将英歌揽入怀中，低低呢喃着，“母妃要英歌快乐地生活，母妃要你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心中愁肠百结，她该怎么办？眼下，她最希望保护的就是英歌！她不要英歌被这样污浊的世界玷污！她该拿英歌怎么办？忽然心中一股火起，苏云熙！都是那个女人，如果不是那个女人，她原本纯真可爱的英歌又怎会如此？

册封当晚，龙宣浩半靠在床榻上，微微闭眼，静静地听着苏云熙抚琴低唱。苏云熙还未唱完的时候，他便已经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他竟然是如此地困倦，朝上的事务一定让他异常烦心吧？苏云熙缓缓抚上龙宣浩棱角分明的额角，看着他微微上扬的唇角，低低溢出的呓语。她浅浅一笑，不知他是梦到了什么，居然笑出声来。

他睡得如此安心。是太累了？还是因为在她的身旁？苏云熙不禁悄然出神，真希望自己只是出身平常人家，嫁一个普通百姓，平淡却幸福地过完这一生。

“皇上，该起了。”天际第一道晨曦才刚刚出现，门外便已传来王立福低低的声音。

“是。”苏云熙轻灵地翻动了身子，轻轻唤道，“皇上，该起了呢。”

“朕再抱一下。”龙宣浩睡眼惺忪地望见身边的苏云熙，立即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

“皇上，要早朝了呢。”苏云熙轻轻避开龙宣浩的双臂，低低催道。

“在这后宫之中，如此着急催朕离开的，你，恐怕是第一人呢。”龙宣浩不顾她的避让，硬是将她扯进自己的怀抱，不满地说，“云熙，给朕唱个小曲儿吧。”

“这会儿吗？怕会耽误了皇上的早朝呢。”苏云熙窝在龙宣浩怀中，任由他用下巴摩挲着自己的头顶。

“好大的胆子，朕的口谕都敢违抗？”龙宣浩佯作恼怒地扳过苏云熙的脸来，“既然如此，那朕给云熙唱个小曲儿吧。”

“呃？”苏云熙不解地抬头。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淑女在兰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相颉颃兮共翱翔。凤兮凤兮从凰栖，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龙宣浩低低吟唱着，隐有深意地看向苏云熙。

龙宣浩低声唱罢，又满是戏谑地道：“前有司马相如以一曲《凤求凰》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如今，朕也唱了这《凤求凰》，只是不知云熙的心何时才会给朕呢？”

听了龙宣浩的话，苏云熙心?微动，忽然想起昨晚他睡着后自己的低声呢喃。她仰头望向龙宣浩的双眼，轻道：“怎么突然就唱起这首曲子来了呢？”

龙宣浩定定地望着苏云熙，满眼的浓情蜜意，低道：“还不是因为昨晚有人在朕的耳边哀怨连连，直吵得朕连觉也睡不踏实。”

“皇上昨晚没有睡好吗？怎么云熙却看到皇上睡得连梦话都说出来了呢？”苏云熙轻轻一笑，冲着龙宣浩俏皮地皱了皱鼻子，如满园春花

刹那开放。看来，昨晚他似睡非睡中听见了自己哀哀的叹息了？否则，何必一大早就向她示爱？

其实，他已经对她很好了，她都知道。只是……

他身为天子，坐拥天下，当然应得享天下。

他能效仿司马相如高歌一曲《凤求凰》，她却不能如卓文君那般潇洒吟唱《白头吟》。 苏云熙低低轻笑出声，暗笑着自己怎么又开始不甘不愿了呢？这已经是他格外青眼相加的恩宠了，她实在是应该感激涕零地高呼着万岁，高高供奉起这份引人艳羡的恩宠才对。

已然云泥3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那样的奢望，她，是不应再有的。

忽然想起司徒姐姐。怎能把司徒姐姐忘掉？当日司徒姐姐被莲妃推落水中，却仍然坚持不将事情真相告诉龙宣浩。如此地委屈，如此地隐忍，为了什么？记得当时离开凌波宫时，含梅曾经问过她司徒姐姐委屈不说的原因，可是她却只是笑而不答。因为她不知道要怎么答。

因为司徒姐姐醒后的原话是，如果我和皇上说了的话，只怕皇上会把我当做那些争风吃醋、凭空互相指责的世俗女人。只因为不愿意让自己在龙宣浩的心目当中变成一个争风吃醋、互相指责的世俗女人，所以宁愿选择咽下险些失去亲生骨肉的难堪和痛楚！可见司徒姐姐对龙宣浩是那样的专注！那样的情深！有这样一位痴情的姐姐，叫她如何能够放手博宠，夺人所爱？

“不许皱眉。”看着苏云熙微微蹙眉，龙宣浩抬手将她的眉头抚平，挑起了眉毛，问道，“刚才你说朕昨晚说梦话，朕有吗？”

“可不是！”敛起眼中的惆怅，苏云熙瞪大了眼睛，夸张地比画着说，“还流了口水呢。”

“怎么朕却只记得梦见了一位仙女翩然而来，对着朕笑语阵阵，说要送朕一件礼物。”龙宣浩握住了苏云熙的双手，眼中情意汹涌。

“什么礼物？”任龙宣浩抓着自己的手，苏云熙随意问道。

“仙女说，要送朕松子呢！松子呢！”龙宣浩摆正了苏云熙的脸蛋，迫使她望向自己，别有深意地望着她的眼睛道，“不知道这个梦会不会实现？朕真希望云熙能帮朕实现这个梦呢！”

“松子而已嘛，等皇上下了早朝，云熙一定为皇上备好。”苏云熙盈盈笑着，故意装作不明白，“好了，皇上现在要起身了呢。”

“小滑头。”龙宣浩轻轻点了点她的鼻尖，放开了她的手臂。

他居然沦落到要以梦当借口来旁敲侧击！他不敢问她是否还在服食麝香，虽然他已吩咐了太医院在永寿宫再来取麝香等物之时，务必以类似的药材蒙混交付，虽然他也暗暗交代了御膳房，每天为她准备调理身体的滋补炖盅。他已经为她做了这许多，却仍是不愿意直面那个问题。因为，他也同样地骄傲，比起她的骄傲，他的，一丝也不会少。

他要等到她情愿的那一天。

她和他的孩子，他终会得，他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云熙，你若将心给朕，朕定不负你。”龙宣浩淡淡笑着望向苏云熙，低语道。

“云熙的身心不都是皇上的吗？”撞见龙宣浩眼中强烈的坚定，苏云熙慌乱地笑了一下，随手拿过龙宣浩的外裳为他披上。

“今日处理了政事，便可腾出时间北巡了。”明白她仍在闪躲，龙宣浩不再勉强，低低一笑。心中却在暗叹着，不知从何时起，他竟然也变得如此患得患失，只为了这个女人？

“呃？”苏云熙轻轻抬头，了然应道，“好，云熙会早早做好准备。”

苏云熙独自站在观荷亭上，迎风立着。她轻轻抚着上次司徒姐姐落水后便重新修筑砌高了的白玉栏杆，感受着手上传来的栏杆湿滑细腻的触感，静静地看着塘中即将残败的莲荷，心中感慨万千。曾经娇艳若斯，到头来也不过如此。与之相比，人又能比这塘中的花坚强多少呢？

“哎哟，这不是咱们宠冠后宫的苏才人吗？”

身后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又听到含梅低低地唤着“主子”， 她就知道有人来到了亭上。苏云熙却没有转身，只等来人高声叫出，才轻轻转了身子过去。

“云熙见过德妃娘娘、沈婕妤、康婕妤。”看清来人，苏云熙淡淡笑着行礼问安。

“哎哟，思雅妹妹可说错了呢，苏才人如今已经是美人了呢。”德妃身旁的康婕妤阴阳怪气地说。

“是啊是啊，瞧我这记性，就是不中用，美人妹妹不会怪罪我吧？”沈婕妤马上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

见德妃只是静静地看着并不说话，知道她并不打算让自己平身，苏云熙了然一笑，自行站直了身子，“沈婕妤多虑了。”

“美人妹妹真是海量，怪不得皇上对妹妹喜欢得紧呢。”康婕妤作势走近了苏云熙。

“可不是吗？”沈婕妤忽然一副莫测高深的表情，来到康婕妤身边，言词露骨，“美人妹妹连抄家灭族的毒害皇裔之罪都能洗脱干净，居然还能凭空而起，再次获得皇上的垂青，妹妹的手段，在宫中谁人不知？如今皇上几乎日日流连在永寿宫中呢。这样的本事，实在是令咱们姐妹望尘莫及啊。”

“是啊是啊，何时得了闲也教导咱们姐妹一番，让咱们好好学学，好能再沐皇恩啊。”康婕妤无比配合地盯住苏云熙，就要看她难堪。

“咱们姐妹的天资不佳，谁知道能不能学得妹妹十之一二呢。”沈婕妤接着康婕妤的话说道。

“有些事情，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得会的。”想令她难堪？今日的苏云熙岂会再令你们如意？苏云熙看穿她二人的意图，浅浅一笑，“毕竟两位娘娘也颇有自知之明，既然知道自己天资不佳，还是不要勉强的好。”

“你……”康婕妤和沈婕妤不妨苏云熙语出挑衅，一时之间竟无言以对，便求助似地望向一旁的德妃。

德妃微微上前几步，来到苏云熙面前，冷声道：“苏美人说得好极了！苏美人的狐媚本事还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得会的，毕竟咱们都是大门大户的出身，也委实不适合去学那样的本事！”

“德妃娘娘教训得是。”苏云熙低眉顺眼地垂下头。

见苏云熙示弱，德妃冷然一笑，却不肯就此罢休，继续道：“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苏美人还是不要风头太盛才好。这后宫之中历来美人辈出，若有什么人妄想凭借一些上不了台面的狐媚舞蹈独霸皇宠，只怕就是痴心妄想了。皇上现在对你只是一时的新鲜而已，所以你，就不要企图在后宫之中颠龙倒凤了！最好弄清楚自己的身份，掂量好自己的分量，省得到时候自取其辱！”

“呵呵，呵呵……”三位美人同时笑得花枝乱颤。

“主子。”听到德妃如此直接的羞辱和诅咒，含梅不由气得微颤。

“云熙当然明白，年老而色衰，色衰则爱弛嘛。”在美人们尖锐的娇笑声中，苏云熙笑得淡雅含蓄，低且清晰地说，“毕竟德妃娘娘已经为云熙做了示范，云熙又怎会不明白呢？还要多谢德妃娘娘如此劳烦自己来为云熙提醒呢。”

“你！你！”没有料到苏云熙居然敢当面顶撞，居然如此贬损自己，德妃气得脸色通红，说不出话来。

已然云泥4

“娘娘，她居然敢讽刺说您已经失宠了呢！”身旁的康婕妤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哼！”这个笨女人还要叫得这么大声！是怕自己不够生气吗？德妃阴沉着脸，嫌恶地瞪了康婕妤一眼。

“德妃娘娘！”不等德妃说话，苏云熙已经快言快语地打断道，“云熙请教，以娘娘的经验判断，可知云熙何时会失宠吗？云熙可要好好地早作准备，以免到头来措手不及。”

“你，你大逆不道，居然敢公然顶撞本宫？”德妃甩开康婕妤和沈婕妤，上前一步，怒不可遏地低吼出声。

苏云熙面不改色，轻道：“娘娘不是已经说过，皇上对云熙的怜爱不过是一时的新鲜而已？既然云熙与娘娘同是天涯沦落人，娘娘就顺其自然好了，又何必非要在此时与云熙一争高低呢？”

“她！”见苏云熙寸步不让，康婕妤和沈婕妤几乎傻眼。

“你！”被苏云熙如此抢白，是德妃万万没有想到的，她恼羞成怒地指着苏云熙，说不出话来。

“云熙如何？”苏云熙微微扬了头，带着一脸温顺贤惠的笑容，上前一步，正好站在德妃的正前方，将康婕妤等人的视线阻绝不见。

“不知死活！”德妃冷冷一笑，咬牙切齿地高扬起巴掌，向着苏云熙狠狠地挥了过去。

“啊！”

“主子！”

几声尖叫骤然响起。

同样的地点，类似的事情居然再次发生！想起上次莲妃推落司徒姐姐，就是在这里。

苏云熙定定地望着德妃的手向自己挥了过来，却只是淡淡地笑着。等着她的手近了，才急急地抓住她的手腕，顺势向后一带……

被挡住了视线的康婕妤和沈婕妤愣愣地看着德妃上前掌掴苏云熙，却反而一个不稳朝栏杆撞去。看着她落入水中，这才反应过来，惊叫出声。

“啊！”

“娘娘！”

既然无法离开，既然背负了帝王之爱，既然再多的避让在他人眼中也只是惺惺作态，所以，她必须为之而战。

今天，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而已。

苏云熙强令自己淡漠地看着德妃在水中沉浮，强令自己淡漠地听着充盈在耳边的惊声尖叫，强令自己一定要冷淡。

因为，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现在的她，和从前，已经是云泥之别。

定不负你1

不知道这个女人对他下了什么蛊。他在意的，竟然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她在他的面前是否真实。

永寿宫，苏云熙静静地坐在房中等着蕴兰的消息。已经大半日了吧？她毕竟溺了水，那个孩子不知现在如何？

“主子，用些糕点吧？”含梅小心翼翼地递上食碟。德妃娘娘落水以后，很快便被救了上来，太医把脉后，说喜脉有变，可能会早产。因为德妃娘娘仍在昏迷，所以很是凶险，如今已经被人慌慌忙忙地送回西福宫救治去了。

望了一眼含梅，苏云熙轻轻摇头。

“主子，这不关您的事，德妃娘娘几次三番地害您，这次她又想出手打人，才会不小心落水的。”见苏云熙无精打采的样子，含梅忍不住抱打不平。

是啊，是德妃自作自受，如今只不过是因果报应，轮回不爽罢了。她又何必如此耿耿于怀？她不是已经做好了心硬如铁的准备了吗？却为何仍在记挂那个处处算计自己的女人？

“主子，主子！”正在苏云熙胡思乱想之间，抱荷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怎么？”苏云熙站起身来，问道，“可是蕴兰回来了？”

“不是蕴兰，是皇上身边的福公公来了，从西福宫来的。”抱荷慌乱地看着苏云熙，身后跟着王立福。

“奴才参见苏美人。”王立福冲着苏云熙行了个礼。

“不必多礼，可是皇上宣我觐见？”苏云熙定了定神，微微笑着。既然王立福从西福宫来，苏云熙自然也就想到了龙宣浩为何会宣她觐见。想必那位德妃娘娘已经按捺不住，详细地说了她的恶形恶状吧？

“苏美人果然一说即中，皇上正在西福宫中等着您呢。”王立福同样笑眯眯地回望着苏云熙。

“德妃娘娘她？”苏云熙缓步走近了王立福，低低出声询问。

“哦，德妃娘娘几经磨难，终于母子平安，为我大齐添了首位皇子呢！”想起刚才西福宫中九死一生的险象，王立福满脸的喜气洋洋。

“哦。”苏云熙轻轻颔首，“这就走吧。”

“苏美人请……”王立福恭了恭身子，为苏云熙让出道路。

西福宫内，康婕妤和沈婕妤都在殿上候着。苏云熙瞟了她们二人一眼，便直奔龙宣浩而去。

“哦，爱妃来了。”龙宣浩抱着一个襁褓，满脸欢喜地招呼道。

苏云熙淡淡笑着，恭敬地说：“臣妾恭喜皇上，喜得小皇子。”这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如何能不欢喜？虽然难忍心中的隐隐不快，苏云熙仍是规矩地行礼道贺，语气无比沉稳，竟然丝毫不见干涩。

“这孩儿可爱得紧，朕一抱起他，他便冲着朕笑，真是个伶俐的皇儿呢。”龙宣浩兴冲冲地扬起手上的婴孩，“爱妃来得正好，快来瞧瞧。”

“恭喜皇上。不知皇上如此着急地召了臣妾前来，所为何事？”苏云熙只是淡淡一笑，并不上前，因为，应该和他一起分享这喜悦的人并不是她。

“哦，瞧朕高兴得都忘记了。”龙宣浩将怀中的孩子交给一旁的奶娘，拉过苏云熙的手，转过屏风，来到德妃的床前，“还不是德妃，刚缓过劲儿来便闹着非要见你。”

“你刚生了皇儿，已经是元气大伤了，不思好生休养，却非要闹着把苏美人召来。”龙宣浩冲着德妃，嗔怪道，“如此不知爱惜自己，如果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看朕将来如何罚你。”

听出龙宣浩声音中充盈着满满的关心和宠溺，苏云熙苦苦一笑，不禁怀疑，这是早上那个对着她说定不负她的男人吗？也许那只是她的一时恍惚，或许当时他根本未语？

“皇上，皇上，”德妃扯住龙宣浩的衣袖，咬牙切齿地道，“是，是她推臣妾落水，才害得臣妾，臣妾几乎难产而亡。如今，如今，皇上

要给臣妾一个交代。”

“是德妃误会了吧？”龙宣浩惊疑地望了德妃一眼，为她擦了额上的汗。

“是啊，德妃娘娘怕是误会了吧。”苏云熙满脸哀切的样子。她会在龙宣浩面前承认那样的事情吗？德妃太天真了吧！

“你！”见苏云熙矢口否认，德妃一时气结，不由得恼怒自己的沉不住气，“敢做竟然不敢当！”

“德妃娘娘误会云熙了呢。”苏云熙继续堆出可怜巴巴的表情，以不变应万变。当她看向龙宣浩的时候，却发现他深邃的眸中似乎有着太多的情绪。

“皇上！”德妃却是不依，仗着自己刚刚生下皇长子，继续说道，“可以召见康婕妤和沈婕妤，当时她们也都在场，能为臣妾作证。”

“朕以为，定然是德妃误会了，不过既然你坚持……”龙宣浩无奈转身，冲着屏风低唤，“康婕妤，沈婕妤！”

“是。”康婕妤和沈婕妤应声而入。

“都听到了吧？”龙宣浩斜睨了二人，“朕说怕是误会，德妃却坚持要你们进来，那你们就说说吧。”

“是。”康婕妤和沈婕妤对视一眼，紧张地答应着。

“说吧，都看见什么了？”龙宣浩退后一步，在椅上坐下。

“那个，那个?...”康婕妤没有想到德妃会让她们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作证，“当时事发紧急，臣妾一时没有看清。”

“康婕妤！”德妃便一脸愤怒地半撑了身子，瞪向康婕妤。

“娘娘，当时咱们只顾着呼救了，真的什么都没有看清。”看德妃发飙，沈婕妤急忙附和着撇清自己。

定不负你2

她们之所以如此回答龙宣浩，一方面确实因为当时她们的视线被德妃所阻，没有看清；另一方面就是，她们刚才从德妃和皇上的对话中听出，皇上是存心包庇苏云熙。虽然德妃娘娘位高权重，但是苏美人这个皇上的新宠也是不容小视，所以还是谨言慎行为好。

“你……你们！”德妃气恼地捶着床榻，一时无语。

“好了好了，让苏美人先退下吧，有什么事情都等到以后再说，你如今最需要的便是静心安养。”龙宣浩不再深究，安抚地帮德妃掖了掖锦被。

德妃见龙宣浩一幅不相信的样子，便明白这件事情怕是再难追究，只得黯然垂下眼帘，委屈地点了点头。况且她刚才如同去了一趟鬼门关，确实很疲累，也实在没有体力继续辩驳下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苏云熙跟随着龙宣浩一起出去。

康婕妤和沈婕妤二人知道德妃此时心情不好，也心虚地向她行了礼，便急急退下。

苏云熙见龙宣浩半晌无语，垂首道：“如果皇上没有其他吩咐，臣妾先行告退。”声音未落，人已经转身离去。

龙宣浩低低叹息一声，急急地跟了上去。

“云熙！”龙宣浩见她倔强地低头走在前面，明知他跟在后面也不回头，便开口唤她。

“皇上。”苏云熙转身站住，抬头凝视着他，直到眼睛发涩，一片水雾遮住了眼帘。

“怎么哭了？”龙宣浩紧赶上前几步，拥住苏云熙。

“云熙被德妃娘娘如此冤枉，只是一时有感，皇上不必挂怀。”苏云熙努力挤出笑容，更显得楚楚可怜。

“你何必如此……”龙宣浩低低叹息一声，似是无意识地低语道，“你可知道，即使是你将她推落水中，朕也只能选择对你包容。”龙宣

浩锁住苏云熙的视线，轻声道，“所以，不要在朕的面前伪装自己。”

不知道这个女人对他下了什么蛊。他在意的，竟然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她在他的面前是否真实。

“呃？”苏云熙猛然一惊，忘记了要继续维持满脸苦楚的样子。

龙宣浩抚摸着苏云熙额际的发丝，似乎想要望进她的灵魂深处，“所以，不要如此对朕说话，不要在朕的面前戴上面具。朕要的，是真真正正的你！”

“云熙，云熙……”苏云熙讷讷地，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知道，他居然知道？看着他锐利的目光，苏云熙忽然有种无处藏身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不好，一点儿都不好，她有些眩晕。是他在对她下蛊！

想起刚才他对德妃的轻怜蜜爱，想起他对那个孩子的喜爱，她告诉自己不能心软，不要心软。苏云熙晃了晃脑袋，想要让自己清醒。

“不要拒绝，不要逃避。”见苏云熙慌乱地摇头，龙宣浩捧住她的脸，无比坚定地说道，“云熙，把你的心给朕，朕定不负你！”

他要她的心？还说他定不负她？他又对她说定不负她？！他们对感情的定义有太多的不同！太大的不同！

苏云熙猛地清醒过来。好一个情深意重！好一个定不负她！他眼中毫不掩饰的一往情深刺痛了她。她是如何的幸运啊，居然能蒙他许诺？她是不是应该马上三跪九叩感谢他的垂青呢？

苏云熙终于难以自控，所有的压抑都在这一刻爆发，“定不负我，定不负我？如何不负？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吗？你什么都不知道！对我而言，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不是荣华富贵，不是权势逼人，而是一个懂我，爱我，怜我，日日伴在我身旁的男人！

“我想和他双手相携，共度人生，一起面对所有的经历，一起承担，一起分享！那是两个人的相濡以沫，两个人的两相情悦，彼此拥有对方的全部，是不需要和其他人分享的感情。我就是这么的贪心，就是这么的受不了和人分享你那小小的一份爱！

“我想要，我想要我自己的生活！那样的生活不是你的身份可以给我的，所以，所以就请你放了我吧。”

这是她第一次在他面前失却自如，全盘溃退。

龙宣浩看着她胡乱地挥舞双臂推开他，泪盈于睫，知道自己终于逼着她说出了心里话。他心疼地将她揽进怀中，低声呢喃道：“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

“不！你不知道，不知道！”苏云熙抬起头来，满脸是泪。

“我知道！”看到她默默流淌着的眼泪，龙宣浩低低吼出声来。他知道，他还有东西能够证明！他大力地箍住苏云熙，另一只手从怀中摸出一样物事，挂在手上，任由它摇晃在苏云熙的眼前。

定不负你3

是祥云璎珞，是娘亲送给自己的祥云璎珞，是那串丢失了很久的祥云璎珞！ 真的是他捡到了，他居然一直都带在身上吗？ 原来他，竟然真的知道……

苏云熙泪眼婆娑着，倔强的心终于放弃防守。她依偎在龙宣浩的怀中，泣不成声。

他知道，他知道她是一个骄傲的女人，在她抱病在身不能参加阅选的时候就知道；他知道，她是全天下最特别的女人，在景山相遇的时候他就知道！

其实，他也同样的骄傲，同样的特别。只是，他的骄傲、他的特别，在她的面前全部瓦解，弃械投降！

对她，他的喜爱没有来由，也许，只是因为她是她。

龙宣浩深深呼吸了一下，狠狠地吻住面前这个惊扰了他独自悠然的女人。

她的哭泣终于停止，止于他的深吻。

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将这火热纠缠的两人紧密地笼罩在一处。

天地之间万物已不存在，这一刻只有他们两个，他们的眼中只有彼此。

“皇上，苏美人……”王立福小心翼翼的探询声倏然响起。一把大伞罩上他们的头顶，将两人从忘我的世界中重新拉回到现实中来。

“可是，你却给不了我，给不了我。” 苏云熙不安地靠住龙宣浩的胸膛，满眼的迷离。

早就知道她不是寻常女子，早就知道她的身心不会轻许，一直以为自己是全天下最能要得起她的男人，一直以为……

早就知道外表看似平和冷淡的她实际炽热似火，却不知道，她的感情，竟热烈至此……

一个人的感情，竟能热烈到如此地步吗？龙宣浩低低地叹息。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天下最能要得起她的男人，但在她亲口说出她想要的东西之后，他还能像之前那样有把握地说，她要的，他都能给她吗？

他不知道。可是他却知道，无论如何，他都不要放开她，不要！

龙宣浩环紧怀抱，抵着苏云熙的头顶，喃喃道："给朕时间，朕会努力。"

"方才，是云熙逾矩了。"听到他以朕自称，苏云熙幽幽长叹。他是天子啊！她怎能如此要求他？他的身份已经注定他不能给她那样的生活。她不是一直知道，那样平凡普通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一种痴心妄想吗？她不是对那样的生活没有企图的吗？

所以，她的心，自然也不会随便交付。只是，那心，还在原处吗？那心，还是她的吗？

龙宣浩紧抿着嘴唇，死死地圈住苏云熙。不必看她的神情，他便知道，她又要戴上面具了。这个女人，他到底该拿她怎么办？

贵为天子，他能给她任何东西。可是自由？唯一？他从没有想过。

那么，他能给她什么呢？也许，是到了该好好想想的时候了。

"奉天承运，我朝隆昌皇帝昭，美人苏氏，谦恭温惠，德才兼备，深得圣心，尔今敕封为昭仪，赐封号乐，授金印玉诏，着礼部择日行加封礼。"王立福笑眯眯地拿着圣旨，对着苏云熙念念有词。

苏云熙在刚刚行完四品美人加封礼的一日之内，居然连升两级，一跃成为虚悬已久的九嫔之首，她可谓是大齐朝开国以来第一人。

那黄澄澄的一纸诏书，宣示着她离那旋涡中心更近了一步，是他推动她朝那里迈进。难道是她说得不够清楚？她要的不是权势，不是富贵，可他……

苏云熙叹息着，无奈地接过圣旨。

他说，他会努力。也许，这就是他努力的表现？

“恭喜乐昭仪，贺喜乐昭仪了，皇上赐这封号的时候，就是取了平安喜乐之意呢。”王立福笑逐颜开地上前一步将她扶起。

“恭送福公公。”含梅将一锭元宝塞进王立福的手中。

“主子，好大的夜明珠哦，好滑的羊脂玉瓶啊！”蕴兰打量着屋内四处堆放着的赏赐，几乎傻了眼。

“是啊，是啊，奴婢给主子道喜了。”

“奴才给主子道喜了。”

屋内一干人等全都拜了下去，冲着苏云熙贺喜。

“都起吧，”苏云熙淡淡一笑，吩咐道，“你们每人挑上一样，就当是我送给大家的礼物。”

“奴婢谢过主子。”

“奴才谢过主子。”

听到苏云熙有赏，一干人等又是慌忙行礼跪拜。

定不负你4

“在我朝，四妃之下还从无赐予封号的先例呢，足见主子在皇上心目中的重要性，而且刚才福公公也说了，皇上是取了平安喜乐之意呢。”待众人领了赏赐出去之后，含梅才低声贺喜道。

“嗯。”苏云熙轻轻点头。

大齐四妃之下从无赐予封号的先例？看来她又多了一项横亘古今的荣耀了。这个乐字，是平安喜乐吗？或者说，知足常乐？！

是啊，知足才能常乐！如此的挂念和关爱，应该知足了。苏云熙淡淡一笑，对含梅说：“今日高兴，取酒来。我知足，故我常乐。今日，我要一醉方休。”

“是。”难得见到主子高兴，含梅开心地应了。

头好痛！好难过！苏云熙捧着自己的脑袋，混混沌沌地醒来，只觉得头痛欲裂，都怪自己昨晚太过贪杯，才惹来了这宿醉的难过，以后再不这样了。

苏云熙正在深刻地检讨着自己的醉酒行为，忽然身下一个大大的摇晃。好想吐！她惊得瞪大了双眼，急忙寻找含梅的身影。

“乐昭仪，我来伺候您吧。”一道清朗的男声在苏云熙的耳边吹出热热的湿意。

苏云熙顾不上分辨是谁的声音，只是一把抓住递过来的小盆， 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再接过水杯，满满地含了一口水，漱了口，复又吐出，才觉得胃中舒服了一些。

她缓缓躺下身来，正对上一双明亮有神的瞳人。是龙宣浩！对啊，刚才在自己耳边说话的人就是他！苏云熙忽然无比清醒地翻身而坐，却因为起势太猛而撞着了头，好痛哦。

“小心。”龙宣浩伸出手去，拉了苏云熙过来。

“臣妾自己来吧。” 苏云熙不着痕迹地躲开龙宣浩伸出来的手，半晌之后，才低声问道，“这是哪里？”

“马车。”龙宣浩定定地望着苏云熙，嘴角含笑。

“马车？这是出宫了吗？”苏云熙抚着撞疼的额角，望向龙宣浩。

龙宣浩不回答她的问话，而是拉开了身后的车窗帘子，冲着她笑道：“过来看看。”

“嗯，”苏云熙微微倾了身子过去，望见窗外迅速朝身后飞去的树木、灌草，便知道距离京城已经有一段距离了，“看来臣妾昨晚确实醉得不轻，都不记得何时出来的了。”

“你当然不知道，我抱你出来的时候，你正睡得香呢。”龙宣浩放下窗帘，不容拒绝地拉过苏云熙，圈定在怀中，“你昨晚居然醉得不省人事，有那么高兴吗？看样子这‘乐昭仪’实在是应该早点赐封才对。”

“为何？”苏云熙扭头望向窗外，轻轻出声。

知道她是在问加封的事情，龙宣浩淡淡笑着，将苏云熙的头转回自己面前，“希望你开心快乐。朕的这份心意，你……不明白吗？”

“臣妾谢过皇上。”苏云熙淡笑着抬头，眸中平静无波。他的心意，她怎么会不知道。只是她心中仍然不肯放下最初的那份执著。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咱们既然出来了，娘子就不要再拘泥于称呼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妻。”她想要的，虽然是最平凡普通的，却超出了他能给的范围，就让他用封号、爵位来弥补她吧。

龙宣浩微微带着歉意，无比认真地说：“我，会把我能够给你的，全部给你。”

“嗯。”全部给她？这全部当中，可包括了他已经四分五裂的感情？苏云熙心中不以为意地讽刺着，脸上却是盈盈的笑容。她暗暗告诉自己，既然是执著，既然是奢望，便该放下，不应再想，不应再想！

“不许你这样，为夫正在和你说话！”龙宣浩捧住苏云熙的脸，轻轻吻了下去，让她的不满消失在他的唇边。

苏云熙靠在龙宣浩怀中，轻轻扬起了车帘。

北巡之行1

依偎在他的怀中，感受着他有力的心跳声，苏云熙心中无限甜蜜。

原来，幸福也可以如此容易。

皇帝出巡，不是应该浩浩荡荡、人山人海的吗？为何除了侍卫统领林子可、司徒彻，还有寥寥几名着了便装的侍卫之外，并无大队的随从呢？苏云熙不禁奇怪地回眸。

“这次是到辽东郡，这里已经连续两年灾荒了，我不想太过招摇。”龙宣浩拉近了苏云熙的身子，附在她的耳边低语道。

“嗯。”苏云熙轻轻点头，心中似乎微微有些雀跃。这是微服出巡呢，只有他和她，是不是代表着他和她可以不必刻意遵守那些古板的规矩了呢？也许，她可以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暂时梦一场？

“想让你永远这么笑下去。”龙宣浩轻轻磨蹭着她的鼻尖，看着她浅浅的笑意。

能让大齐的皇帝如此对待，她又是第一人吧？苏云熙淡淡地笑着，搭上龙宣浩伸过来的手，缓缓步下马车。

刚站定身子，看到马车外的景象，苏云熙不禁微微一愣。

“已经在马车上窝了三四天了，咱们下来随意用点儿饭菜，也活动一下腿脚。日夜不停地赶路，恐怕你的身体吃不消呢。”龙宣浩揽了苏云熙的腰肢，凑近她的耳边低语。

“嗯。”苏云熙轻轻一笑，躲开耳边微微酥痒的感觉。

她已经不会因为自己随意的亲昵而脸红了，还真是怀念呢。看着苏云熙一副自得的样子，龙宣浩轻轻一笑。

苏云熙挟了一筷菜放进口中，轻轻皱了眉头。饭菜好像有点儿微微发甜？

“怎么？不合口味？”龙宣浩抬头望向苏云熙。

她那么轻微的动作却仍是引起了他的注意？苏云熙开心地一笑，摇头道：“我虽然很少出门，却也知道北方和南方的风貌景物各不相同。这一路上的风景不像是辽东郡一带的景色啊，而且饭菜的口味也……”她沿途未见辽东一带应有的松柏梧桐，倒是有不少的依依垂柳，而且这方向似乎也反了吧？

“饭菜太过清甜，是吗？下次打尖儿的时候，让子可他们先交代了厨房去。”龙宣浩像是看出了苏云熙的疑惑，不等她把话说完，便打断道，“其实，去辽东郡有很多条路，如今咱们走的，只是其中的一条。”

“哦。”苏云熙听了龙宣浩欲盖弥彰的解释，也不点破。她假装恍然大悟的样子，心中却飞快地思量着，去辽东是有很多条路，但是也不至于要从苏杭绕路吧？难道？

“快吃吧，等会儿还要上路，可是没有时间等你哦。”见苏云熙轻咬着筷子，一副沉思的样子，龙宣浩忍不住出声。

“嗯。”苏云熙轻轻点头。

“再睡一下？”回到马车上，龙宣浩揽过苏云熙。

“不了，这几天里都是吃了就睡，难受。”苏云熙轻轻摇头，“我想看看沿途的风景。”

“好。”龙宣浩松开苏云熙，朝后移动了一下，找了个舒服的角度，横着躺了下来。

“你……”看着龙宣浩枕上她的双膝，苏云熙哑然失笑。

“既然娘子不睡，为夫便小睡一下。”听到苏云熙的笑声，龙宣浩将眼睛睁开一条小缝，喃喃道，“娘子可愿抱住为夫？”

“好。”苏云熙无奈地笑着拥住龙宣浩，轻轻地为他哼着歌。

苏云熙轻轻掀开窗帘，望着窗外越来越熟悉的景色，心中忽然了悟。她带着感动和不信，转头望着躺在自己膝头上酣然入睡的龙宣浩。这个男人，他竟然真的……

初秋的风微微拂过面颊，苏云熙实在难以抑制心中的雀跃——杭州，我终于又回来了。

看来她是看出他的意图了。见苏云熙出神地望着车窗外的风景，脸上满是抑制不住的笑容，龙宣浩悄悄地眯了眼睛，又装出一副满足的睡态来，不久便真的睡着了。

自汴京到辽东郡本是一条直路，他却偏要南辕北辙地取道杭州，平白多出了将近十几天的路程，可如今能看见她发自内心的笑容，这舟车劳顿又算得了什么呢？一切都值得了！

“难道和上次一样，梦到仙女送子了吗？”苏云熙浅笑着抚上龙宣浩的脸庞，指尖停留在他的唇边，低语道，“居然又是笑得这么开心。”

两天之后，目的地到达。

龙宣浩轻轻拍了拍怀中的苏云熙，催她醒来。

北巡之行2

苏云熙揉着眼睛，用青玉梳将秀发轻轻拢了一只髻，顺着龙宣浩掀开的窗帘望去，只见满眼的翠绿和艳红夹杂着微微的湿意扑面而来。

“西湖！”苏云熙大叫着拉开车帘，便要跳下马车。

“云熙！”身后响起龙宣浩警告似的大喝。

“呃？”苏云熙止住身形，疑惑地看向他。

龙宣浩轻笑着跳下马车，冲着苏云熙扬起了手，“为夫扶你下来。”

“谢过夫君。”苏云熙淡淡一笑，将手搭了上去，如此好意当然不能拒绝。

两人下了马车，相挽着漫步在西湖边。明明已经是初秋，可西湖仍是满湖的红艳和翠绿，让人舍不得移开眼睛。

“云熙？”龙宣浩正尽情欣赏着眼前的美景，见苏云熙缓下了脚步，便疑惑地看着她。

“嗯。”苏云熙应了一声，眼睛却看向别处。

龙宣浩顺着苏云熙的眼光看了过去，只见一个年迈的老妈妈正坐在地上向行人乞讨。

“过去看看。”龙宣浩拉着苏云熙走了过去。

二人来到老妈妈身边，龙宣浩轻轻唤道：“云熙。”

“呃？”苏云熙愣愣地望向龙宣浩。

“司徒！”龙宣浩稍微侧头，手掌向上一摊。

“主子。”身后的司徒彻马上会意，赶紧快步过来，自怀中取出一叠银票，双手递给龙宣浩。

接过银票，龙宣浩转手塞进苏云熙手中，笑眯眯地说：“省得你又要把自己的首饰施舍出去。”

“呃？”省得她将自己的首饰施舍出去？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施舍首饰的事情只有那么一次。难道说上次云香居楼下，关注她举动的不止宁蔚然一人？他，也全都看到了吗？苏云熙微微一怔，半晌才抬起头来，定定地看着龙宣浩，“谢谢。”

面对苏云熙眼中涌动着的复杂情绪，龙宣浩并不说话，只是笑嘻嘻地看着她，轻轻点了点头。

苏云熙接过银票踱向乞婆，心中已经百转千回。

“咱们那里的荷花不及这里的万分之一呢，多美啊！”苏云熙施舍了银票之后，便挽了龙宣浩的手漫步在西湖边的小道上，贪婪地将所有美景收入眼中，“还有那边，真的是很美呢。”

“嗯。”龙宣浩快速地观望着四周的美景，一脸受宠若惊的样子。

“快点，快点。那边更好看呢！”苏云熙冲着龙宣浩莞尔轻笑，兴奋地一路小跑。

龙宣浩呵呵笑着紧随其后。他虽然不明白她为何突然心情大好，却也被她的开心所感染。

苏云熙立在龙宣浩身旁，痴痴地望着他俊秀的侧脸。

他一直将祥云璎珞随身佩戴，也不肯还给她；在云香居的混乱之中，不顾自身安危执意要护她周全；云香居楼下，她的举动尽数落入他的眼中，却不肯揭破；明知她推德妃落水，他却佯作不知；为了她能与家人团聚，他刻意取道杭州……

所有的一切，如此明显的用意，她怎会不解？他，对她真是用心良苦了！而她也明明已经动了心，却又为何如此继续折磨着彼此呢？

苏云熙慢慢地绽开了笑容，任由那裹挟了湿意的风拂过面颊。

站在如此的良辰美景之中，让青山绿水荡涤了心灵，那么的纯净，舒适。人，又如何能够固执得起来？

苏云熙指着远处一处俊秀山峦，笑道：“夫君你看，那里远远望着影影绰绰、青黛一色的，便是著名的凤凰山凤凰亭了。站在那里登高

远眺，趁着习习微风，不光能够凭古怀今，而且能将整个杭州城、西湖、钱塘江尽收眼底呢！”

“嗯。”龙宣浩无意识地应了一声，将苏云熙拥入怀中。看着她灿烂的笑容，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照耀得亮堂堂的。

苏云熙感受着他砰然有力的心跳，心中忽然一动。她朝后半仰了头，嫣然一笑，一副娇憨的模样，状似轻佻地低语道：“在外的这段日子里，如果我直呼夫君名讳的话，算不算是大逆不道？”

“呃？”龙宣浩似乎微微有些吃惊。他垂下了头，按捺住狂跳不止的心，定定地望向她的眼睛，像要把她看透一般。

“怎么？不好吗？”苏云熙轻轻撅嘴，娇声道，“是夫君自己说，在外不必拘泥称呼的呢。”

“好，当然好！”龙宣浩因为惊讶而拧起来的浓眉迅速舒展开来，大笑出声，“为夫求之不得。”

龙宣浩明白了她的心已经对他敞开，她终于不再刻意地与他保持距离了。

“宣浩……”苏云熙低声唤出。

“呃？”龙宣浩定定地望着苏云熙，唇边荡起深深的笑意。

“知你素来喜好品茶，到了家中，采那新下的‘雪水云绿’芽叶，再取虎跑甘泉，盛入碧玉青花瓷杯之中，云熙亲自为你冲泡可好？”苏云熙轻轻问道。

“云熙不能食言！”苏云熙清亮娇甜的嗓音将那“雪水云绿”茶描述得那么美妙，龙宣浩只觉得天下最幸福的时刻也莫过于此。

“宣浩。”又是低低的一声，苏云熙忽然反转了身子，眼中满是情意。第一次主动伸出双臂，绕上龙宣浩的颈子，不顾身旁的侍卫还在看着，紧紧地将他抱住。

“云熙。”龙宣浩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苏云熙的热情。片刻后，他僵硬地伸手出去，轻轻揽住她的腰，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这样一个精灵的人儿，她的一颦一笑竟然如此牵动他的心！

依偎在他的怀中，感受着他有力的心跳声，苏云熙心中无限甜蜜。

原来，幸福也可以如此容易。

在杭州的三天，龙宣浩一行都是宿在苏府。虽然只是微服出巡，不便大肆宣扬，可此举对身为大齐漕盐总督的苏问南来说，却已经是门楣生辉，恩宠滔天了。

热闹开心的日子总是飞快易逝，转眼便到了分别的时候。苏云熙撩起车帘，回首遥望，依稀看到娘亲立在门口的身影，不得不强咬了嘴唇，不让自己落泪。

“云熙，”看着苏云熙因为分别而满眼悲楚，龙宣浩轻轻低唤一声，将她拉入自己怀中，喃喃道，“我，定不负你。”

“嗯。”知道龙宣浩是在心疼自己与家人分离，苏云熙缓缓点头，抬起了头，“宣浩，谢谢你。”

面对苏云熙的感谢，龙宣浩只是轻轻一笑，便将她的头按入怀中，任她的泪水将自己的衣裳打湿。

凡是她的事，他都上了心。苏问南携家眷入宫探视，却被德妃无故生事而阻止一事，他早已了然于胸。

所以何必言谢？允她父母入宫是一早的事情，这次借着北巡之机，总算是圆了她的心愿吧。

辽东起祸1

这个女人，这个刚刚被敕封了乐昭仪的苏云熙，她在皇上的眼中，果然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他的妹妹烟儿……

离了苏杭，马车便一路北上，直奔辽东郡而去。

一路上，苏云熙和龙宣浩说笑对答，丝毫未觉十几日的路程烦闷。

“皇上。”听到车外司徒彻低低的勒马声，苏云熙知道目的地已到，便轻声示意龙宣浩起身。

“皇上，到了。”司徒彻在马车外恭恭敬敬地提醒着车上的龙宣浩。

“好，下车。”龙宣浩冲着苏云熙笑了一下，拉了她的手一起躬身向前，到了车门，却忽然将已经掀起的车帘放下，转回身停下，害得紧跟在其后的苏云熙几乎撞上他的肩膀。

“皇上？”苏云熙抚摸着自己的鼻子，嘟嘴抱怨。

“鼻子是吧？”看着苏云熙娇俏的样子，龙宣浩低低笑着，伸手轻轻揉了揉苏云熙的鼻子，然后抓起马车上一件薄披风，搭在苏云熙的肩头，“进了初秋，辽东郡的天气怕是会凉上一些。”

“嗯。”苏云熙紧紧拉住了披风的领口，轻轻点头。

苏云熙恣意享受着龙宣浩对她特别的关怀，心上，那点儿甜蜜正在不断地扩大。她知道自己的心正在不断地沦陷。不知道他如此不遗余力的感情攻势还能持续多久？也许是因为在宫外，所以他也只能专心地对她一人吧。

司徒彻带着令牌到辽东郡府先行传令，龙宣浩一行随后便到。因为一早便得到了通知，所以才进辽东郡守府邸，龙宣浩一行便马上受到了郡守莫阳辉率众部的热烈欢迎。

简单的接风宴过后，在龙宣浩的要求下，莫阳辉已经将第二日的例行工作安排妥当，准备恭迎圣驾微服检巡。

在莫阳辉的陪同下，龙宣浩巡视着府衙门口设立的粥棚和临时休憩点。

“看样子，莫大人将这辽东郡治理得不错。”龙宣浩看到灾民井然有序地领取食物，言辞之中颇多赞赏。

“皇上谬赞了。”莫阳辉无比谦恭地低下头，“只不过微臣平时特别注重郡守府内的粮食储备量而已。平时不仅要保证仓粮的品质，更要随时补给粮仓，毕竟辽东距离汴京路途遥遥，一旦发生灾祸，单单等待援救的话，可是远水难解近渴。正所谓盛时俭省以对，难时才能及时自救。”

“不错。”听了莫阳辉的话，龙宣浩轻轻笑道。

“皇上过奖了。”面对龙宣浩的夸奖，莫阳辉一脸的平静。

“皇上，您看。”苏云熙轻声说道。

“嗯？”龙宣浩微微皱眉，看向苏云熙指的方向。只见领取食物的灾民队伍尾端，几名灾民正在拼命往前挤，而原本排在前面的灾民当然是不愿意，所以整支队伍微微有点儿小小的骚乱。

“穷山恶水出刁民嘛，难免会有一些刺头。微臣这就着人前去处理。”莫阳辉急急唤过手下前去处理。

“好。”龙宣浩点头，转回眼光继续巡视，“咱们到队伍旁边看看去吧？”

“这……”莫阳辉现出为难的神色，“毕竟是灾民，万一出了什么乱子，伤了皇上可就了不得了。”

“天下间还有什么伤得了朕吗？”龙宣浩淡淡一笑，似是无意地扫了莫阳辉一眼，然后拉了苏云熙率先步出府衙，向粥棚队伍而去。难道真的是有什么事情经不起如此试探，所以他才这样担心的吗？

他们刚到了队伍附近，便听到队伍尾端骚动声越来越大，似有难以控制之势。

龙宣浩扫了莫阳辉一眼，向前看去。

“主子，前面灾民暴乱，小心啊。”林子可来到龙宣浩身边，将自己刚才在前面看到的情形禀报给龙宣浩知道。

“微臣已经着人前去处理了，应该没有大碍，请皇上放心。”站在龙宣浩身边的莫阳辉也听到了林子可的话，额头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

“恐怕莫大人已经难以控制了吧！”龙宣浩冷冷出声。

只听哗啦一声，粥锅被灾民挤翻，同时有灾民开始高声叫骂着冲向莫阳辉。

“保护主子！”原本跟在龙宣浩和苏云熙身边的侍卫几乎同时出声，之后便在龙宣浩身边迅速散开，将其二人围在中间。

侍卫们小心地护卫着龙宣浩和苏云熙，而莫阳辉——那位辽东郡的父母官大人，已经在灾民们的层层包围中被打得鼻青脸肿。即使有官兵试图进入保护，却仍是无济于事。

“真的这么糟糕吗？” 龙宣浩拉着苏云熙避开一只飞过来的破碗，低低说道。

苏云熙在龙宣浩怀中默不作声，思绪却飞回到了刚进辽东郡的时候。

马车刚进辽东郡，车外的司徒彻便勒了马匹，低声来报，“主子，前面果然有灾民聚集。”

“放慢速度，接近他们。”龙宣浩低低地吩咐着，眸中的神采已经黯淡下来。他决定走小道只是因为他一贯的缜密，但内心深处最不希望看到灾民聚集的事情发生，可事情仍是发生了。

苏云熙感觉到握在自己肩头的那只手正在无意识地用力。她明白龙宣浩此刻的心情，一进辽东郡，他便吩咐尽量避开官道，她就知道他是为了体察民情。如今果然被他料中了！

龙宣浩带着苏云熙步下马车，将自己随身带着的一些干粮分给灾民，自然能够很好地拉近和灾民的关系，自然也就不难从他们口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辽东起祸2

原来辽东郡守莫阳辉自上任以来，贪赃枉法，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胆大包天地将郡守府的官粮和朝廷划拨的赈灾粮私放给粮商获取暴利。最近更是任意妄为，急功近利地对一些家有余粮的百姓强征课税，说是什么暂时充盈郡守粮仓，待来年丰收之时再加倍偿还。要知道现在这个荒年，百姓们都在指望朝廷能够拨粮来救，现在不仅没有了朝廷的外援，更失去了仅剩的一点余粮，哪里还能等到来年呢？于是便只有流离失所，迁移他乡。

想起灾民们满眼的悲苦和所说的话，龙宣浩不由一阵失神。

想必，那强征的粮食是为了暂时将粮仓填满，好让他们这群硕鼠安排今日的假相，来应付他们这一行微服出巡的人吧？那位莫阳辉大人一定没有想到，他蓄意安排假灾民按序领取食物，反而引起了真灾民的愤怒。

“主子小心！”司徒彻大叫着飞身而来，挡住了灾民们手中早已失去理智的棍棒。

龙宣浩回过神来，看着面前义愤填膺的灾民们正愤怒无比地如潮水般涌过来。他强忍了心中悲痛，低声吩咐司徒彻，“让大家静下来，朕有话说。”

“是！”司徒彻一边挥舞着刀剑格开灾民的攻击，一边振臂高呼，“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们是朝廷的特使！”

司徒彻的声音虽然响亮，然而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灾民们却没有缓和的迹象。只见一根棍棒朝着龙宣浩的方向飞去，苏云熙高叫着背转了身子，要用她自己的身体去保护他。

“云熙！”龙宣浩拉过苏云熙，硬生生挡住了那棍。

龙宣浩低低闷哼一声，转过身来，正对上那名面带饥色、满眼怒火的灾民。他抬起胳膊阻止了侍卫，将那灾民轻轻推开，带着苏云熙飞身来到一处高地，高声呼道：“想吃饱饭的，就听我说！”

吃饱饭？！能吃饱饭？！有人说能吃饱饭？！

骚乱的灾民中，有人已经开始安静下来。

苏云熙扫视着慢慢平静下来的人群，目光转往龙宣浩脸上。他一语道破了大家骚乱的症结所在！

龙宣浩扬起一块令牌，高声道："我乃大齐隆昌皇帝特派御史，有此龙纹令牌为证！此次前来体察民情，如今莫阳辉贪赃枉法，罪证确凿，就地处决！"

"好！"龙宣浩一语既出，人群马上鼎沸，俱是叫好声，灾民全都安静了下来。

群愤既平，林子可便轻松地将莫阳辉自人群中拎了出来，扔在龙宣浩的脚下。因为莫阳辉已经被点了哑穴，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他会泄露龙宣浩的真正身份。

龙宣浩冷冷地扫了莫阳辉一眼，高声宣布道："按我大齐律，私放粮仓者，斩！如今辽东郡守莫阳辉无视国法，数罪并罚，判斩立决！"

百姓们还没有反应过来，龙宣浩身边的林子可早已一剑刺向匍匐在地的莫阳辉。

鲜血溅了四处，惹来一片惊呼。

苏云熙微微偏头，不愿看到那血腥的场面。

苏云熙定定地看着龙宣浩冷峻的侧脸，不禁微微发怔。在她的面前，他或是温柔，或是焦急，或是得意，或是愠怒。今日，她才知道，皇帝，还有这样的一面。只是在她的面前，他从来不曾如此。

苏云熙淡淡笑着，紧紧地盯住眼前的龙宣浩。心，在不知不觉中又柔软一分。

等人群微微平静了一些，龙宣浩才继续道："如今正是朝廷用人之际，辽东郡守莫阳辉为祸一方已被正法，其罪不连诛！其他一干胁犯念在罪行轻微，只要今后痛改前非，统统不予追究！"

苏云熙在龙宣浩身边轻轻点头。祸首已除，如果对胁犯追着不放，恐怕又是一场恶战吧。他如此恩威并施，既获了民心，又警告了

莫阳辉的胁从，相信这次的事情不会再掀任何波澜了。她的夫，是真正的人中龙凤！

龙宣浩将粮食发放给了真正的灾民，并承诺会在回京后的第一时间内安排赈灾粮尽快到达，在百姓的欢呼声中，一场骚乱就此平息。

“宣浩，肩膀还疼吗？”回到房间后，苏云熙问道。

龙宣浩见林子可和司徒彻都是一副惊讶的模样，不由觉得好笑。这是苏云熙第一次在他们二人面前直呼龙宣浩的名字，想必他们两人是被吓到了。

“不妨事。”龙宣浩转身冲着苏云熙淡淡一笑，“你先去休息，我还有些事情要向林子可、司徒彻交待。”

“好。”苏云熙点头，转身将门带上。

她刚走出几步，忽然想起忙乱中龙宣浩让自己保管的那块龙纹令牌还在身上，应该交还给他吧？毕竟是他从不离身之物。苏云熙马上转身返回，走到门口时却被三人的对话声止住了脚步。

“子可？”

“呃？臣在！”听到龙宣浩的声音，林子可和司徒彻才回过神来。

“快来看看朕的肩膀。”龙宣浩一脸痛楚地冲着林子可道，“朕在灾民面前忍了半天了，如今这痛可真是丝毫未减啊，这块淤伤定不会小。”

“哦。”林子可快步上前，掀开了龙宣浩的衣服，将随身携带的祛?药膏揉抹上去。

“主子刚才不是说不妨事吗？”一旁的司徒彻看到龙宣浩痛楚的模样，一时忍不住，等到他发觉自己的语气不善时，话已经冲口而出。

“彻！”龙宣浩低低一笑，“难道你要朕在自己的女人面前承认不中用吗？”

“呵呵。”龙宣浩的玩笑，惹得林子可和司徒彻齐声笑了起来。林子可笑得爽朗，司徒彻笑得响亮。

司徒彻的笑声中微微掩盖了一些许情绪，那情绪中，似乎有一丝的心疼。

这个女人，这个刚刚被敕封了乐昭仪的苏云熙，她在皇上的眼中，果然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他的妹妹烟儿……

苏云熙毫无遗漏地听到屋内三人的对话，淡淡一笑，握紧了手上的令牌，返身而去。

他，待她果然是用了心的。只是，她是否能够相信，他这样的执著可以持续下去?

秋狩之险1

听到龙宣浩的大喝，苏云熙倏地转回身来，眼前是夹带了劲风呼啸而来的箭矢，目标就是她自己！天啊，难道她竟又要受伤了吗？苏云熙惊得忘记了避开，只是定定地看着眼前飞过来的银芒。

龙宣浩留下林子可镇守辽东郡，便先行回京调集灾粮。太后听说龙宣浩回宫，急忙与皇后一起赶到养心殿。

“见过母后，母后身体可好？”龙宣浩步下龙椅，笑容满面地迎了上去。

“那个苏云熙到底什么地方让皇上如此着迷？又不是身怀有孕，居然一天之内连晋三级？会不会太过分了？”太后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来意，“而且居然急到不经皇后同意，皇上就直接册封了她？”

龙宣浩冷冷地扫了皇后一眼，又笑着回道：“这倒是朕大意了，只是当时情况紧急，朕才没有知会皇后，皇后不会以为朕无视你吧？”

见龙宣浩看向自己，皇后眼神一暗，回道：“是，臣妾不敢。”

“在你面前，皇后永远都只会委屈自己，哪里还敢多言其他？”太后见皇后委屈求全，不由暗暗感叹着自己的儿子委屈了自己身边的这个女子。

“母后……”皇后心里暗暗地哀叹，太后一向疼惜自己，所以借着她的力量让皇上多关注一下自己总是好的。

“你是看不得皇上不顺意的，哀家知道。”太后怜爱地望着皇后，安抚地拍着她的手臂，转向龙宣浩，“罢了，你只要对皇后多上些心，想必你要册封什么人，她也不会阻挠。”

“母后教训得是。”龙宣浩微笑应了，一丝冷芒却缓缓扫向皇后。

“皇后，你最知道哀家的口味轻重，去端杯茶过来吧。”太后转头吩咐皇后一声，将她支开。

“母后可是有什么话想对朕说？”见皇后的身影消失在门外，龙宣浩望向太后。

“皇上应该对她好一点，她毕竟是皇后。”太后沉声道，“而且……”

“而且她还是曲相国的女儿，朕一直记得。”龙宣浩淡淡出声，打断了太后尚未说完的话，“所以从太子妃到皇后娘娘，她一路走得平坦异常。”

“只是曲相国的女儿吗？十年了，难道皇上对她的感情仅限于此吗？”太后听了龙宣浩的话，不由浑身一震，上前一步握住了龙宣浩的手，定定地望着他。

“母后，您不能要求朕付出太多。”龙宣浩轻轻地从太后手中抽回自己的手掌。

“哀家这么做都是为了皇上啊。”太后的声音中透出些许惊讶。她难以相信一向孝顺自己的龙宣浩居然会如此淡漠。

“不论母后当初如何承诺曲相国，如今他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女儿更是母仪天下，所有的投资都已经得到了回报，不是吗？”龙宣浩微微笑着。

听到龙宣浩话中的寒凉，太后感到双腿一软，只得用手撑住了桌面，无言以对。

“母后，孩儿找到了一个想要真心对待的人，想要珍惜她。这样的心情，您能明白吗？”龙宣浩执起她的手，轻轻靠着她坐下。他当然明白母亲心中的不得已，但是他不希望用自己的感情来平衡。

“她毕竟是你的妻啊。”太后心头一软，低低叹息一声。想要珍惜心爱的人，想要把最好的都给自己心爱的人，这样的心情她如何会不明白？

“母后放心，朕知道应该如何自处。”龙宣浩重重点头。

“嗯。”太后又是一声叹息。浩儿的想法如此确定，那她便只有希望皇后能够凭自己的能力感动浩儿了。

钟萃宫里，皇后气恼地坐在锦榻上生着闷气。不知何故，太后离开养心殿后，居然向自己表示打算潜心礼佛，再不理后宫诸事。如果

她也撒手不管，那自己不就少了一个后盾吗？太后一向对自己宠爱有加，不知道这次皇上是如何说服了太后的。那个苏云熙，到底有什么本事，居然让皇上如此迷恋？不就是一支舞蹈吗？如果她有心练习的话，难道还无法超越苏云熙吗？

“娘娘，不要动气，保重身子才要紧呢。”景儿端着一盏补品走到皇后身边。

“不吃不吃，”皇后气呼呼地拂开景儿，一脸的郁闷，“那个贱人都快骑到本宫的头上来了，哪里还有心情进补？”

“不过是一个狐媚子罢了，娘娘何必如此动怒。”景儿将补品轻轻放入皇后手中，凑近她的耳旁低低几句。

秋狩之险2

“连日批了好几个折子，总算是能歇上几日了。”龙宣浩笑着拉了苏云熙坐在自己的膝头，“云熙，明日可就是考验你骑术的日子了。”

“秋狩？”苏云熙微微扬眉，轻声问道，“明日便去吗？”

“是，城郊的围场之内。”龙宣浩轻轻握了她手，慢慢解释道，“你别担心，说是秋狩，不过就是些獐子、兔子、麋鹿之类温顺的动物，没有大个儿的猛兽。”

“如果皇上硬要看云熙上马，那云熙也只有出丑了。不过这狩猎，云熙却不会啊。”苏云熙笑望着龙宣浩。

“不会狩猎不打紧，明日朕教你拉弓。”龙宣浩神采飞扬，“将你教会为止。”

“如此，云熙便谢过皇上了。”苏云熙盈盈笑着点了点头。

“云熙，”龙宣浩忽然凑近苏云熙，低声道，“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的名字。”

“皇上。”苏云熙微微一惊，躲开龙宣浩温热的嘴唇，笑道，“那是上次出去说着玩的，做不得真的。”

“不管。”不顾她的避让，龙宣浩双臂一环，将她重新拉进自己怀中，抵了她额头道，“咱们两人独处的时候，你就叫我的名字。”

“行吗？”见龙宣浩重重点头，苏云熙微笑着，试探地轻轻叫道，“好，宣浩。”

“嗯。”龙宣浩偎近了苏云熙，闭上双眼，低低应着，“我喜欢听你叫我的名字，安心。”

“嗯。”似是被他的热情感染了，苏云熙半眯了眼睛，一副慵懒的模样，缓缓地靠上他的脖颈，轻轻唤道，“宣浩。”

只有他们两人在外巡游的时候，她才可以把他当做她的夫，她一个人的夫；可是现在已经回来了，她还可以吗？

她不知道。

历年秋狩之时，只有少数宫妃伴驾，今年也不例外。伴随圣驾秋狩的，除了皇后、宁莹然，便只有苏云熙。

一大红、一淡紫、一天蓝，三女各着娇艳的骑马装端坐在马背之上，随着大队人马在树林之中缓缓前行。

入秋之后，天空蔚蓝而且深远，金黄色的阳光穿透葱茏的树木射入林间，洒下星星点点的光影，煞是好看。

苏云熙一手拉了缰绳，一手轻轻抚摸着腰间的箭袋，眼睛盯着最前方那个明黄色的挺拔身姿。

只听一阵嘶鸣，前面的随行官员微微有些骚动。

苏云熙望了过去，只见龙宣浩正拉开弓弩，对准林间奔跑着的一只麋鹿。箭，嗖的一声迅疾射出，正中麋鹿颈间。那麋鹿圆瞪了眼睛，不大会儿工夫便摔倒在地上，腿犹自蹦弹了几下，便不再动了。

“皇上，好俊的箭法！”

“是啊是啊，居然一箭毙命呢！”

“可不是，皇上英姿神武，岂是我等凡夫俗子可比的呢？”

一片叫好声交迭响起。

见随行官员个个谄媚吹捧，苏云熙只觉得一阵好笑，忙低了头，轻笑了起来。

身旁的皇后似是听到苏云熙发笑，猛地转过头来，冷声道：“仔细你的言行举止，真是个难登大席面的狐媚子！”

“是。”苏云熙轻轻应了，仍是低低地笑着，根本不顾皇后正不耐烦地看着自己，反正她一直看自己不顺眼。

前面忽然传来一片抽气声，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苏云熙抬起头来，顺着声音望了过去。

只见紧跟在龙宣浩身后的宁蔚然利落地扬手，随即一箭飞出，一只火红色的狐狸应声倒下，又是一片响亮的叫好声。

他，在百官面前毫不掩饰地张扬自己的箭法，可知是在为自己招惹祸端？苏云熙轻咬了嘴唇，望了过去，正遇上宁蔚然向她看来的幽

暗眼眸。

苏云熙感受到那道眼神中的炽烈和执著，只得迅速避开。

她望着地上的小花，心中低低叹息。忽然一阵凌乱的马蹄声，苏云熙还没有来得及抬头细看，只听皇后和宁莹然一声轻呼，她整个人已经凌空而起，转眼间坐在了龙宣浩的马背之上。

“啊……”苏云熙低呼一声，紧紧抓住了马鬃。

一团热气猛然凌空罩下，龙宣浩的声音低低响起，“你的眼，只许看着我。”

什么？苏云熙回头一看，只见他的眼中盛满了焦急、怒气、担心，应该还有醋意吧？原来，刚才她看向宁蔚然的时候，他竟然也看到了呢！苏云熙秋波一横，媚笑出声，低声宽慰道：“宣浩。”

“嗯？”龙宣浩仍是余怒未消，望着她明媚的笑脸，心情莫名地好了起来。

“宣浩，我不会拉弓呢。”苏云熙眼角的余光瞟到皇后正恨恨地盯着自己，心中偷偷一乐，索性靠近龙宣浩耳旁，故意把一个娇媚冶艳的狐媚子扮得入木三分，看皇后能奈何她。这般的任性而为并不像她，可是能够看到皇后那张嚣张而美丽的脸扭曲变形，还真是爽快。

“来。”龙宣浩含着笑意，将手上的弓箭递到她手上，教她执住弓和箭，用力拉开弓弦。嗖的一声，箭疾快飞出，一只大雁在天空划出了一个优美的弧度，疾疾落下。

“呀，射中了！”苏云熙低声欢呼。

“是啊，云熙好箭法啊。”望着苏云熙漾开的笑容，龙宣浩也绽开唇角。

龙宣浩的赞声刚落，随行群臣的阿谀赞美之声便接踵而至。

“乐昭仪的箭法可真是精准啊！”

“想不到乐昭仪柔柔弱弱的，居然有此绝技，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皇上！”见龙宣浩在人前如此和苏云熙亲昵，皇后几乎绿了脸色。

“呃，皇后自己小心。”龙宣浩微微抬头，见皇后正定定地望着自己，淡笑着回了她一句，便夹紧马腹，疾速奔出。

“是啊，皇后娘娘可要小心呢。”苏云熙轻柔却暗含挑衅的话语顺着微风悠悠传来，狠狠地刺上皇后的心头。

“啊？”皇后气呼呼地转回视线，逡巡了一圈，最终锁定在身旁的宁莹然身上，怒道，“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贤妃妹妹你说是不是？”

“过分？”宁莹然睨了眼光过来，对上皇后青白的脸色，倏然一拉缰绳，低声道，“有吗？”

“你！”见宁莹然纵马离开，皇后恨恨地吸了一口气，夹紧了马腹，跟了上去。

秋狩之险3

“皇上真乃神箭手啊！”

龙宣浩又得手了，于是随行官员又是一阵赞美之词。

苏云熙看着那只受了箭伤却仍在蹦弹的野兔，心中涌起一股怜悯之情。她转头望向龙宣浩道：“瞧它那副模样真是可怜，若是救活了，就送云熙吧。”

“好。”龙宣浩宠溺地点了点头，将苏云熙抱起，轻轻放在地上。

“小兔子。”苏云熙三步并作两步，走向那只受伤的小兔子。她忽然听到一片抽气之声，紧接着便感觉到身后有莫名的凉意传来。

“云熙！”龙宣浩来不及扑救，眼睁睁地看着那箭向她掠去……

听到龙宣浩的大喝，苏云熙倏地转回身来，眼前是夹带了劲风呼啸而来的箭矢，目标就是她自己！

天啊，难道她竟又要受伤了吗？苏云熙惊得忘记了避开，只是定定地看着眼前飞过来的银芒。

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啪啪两声，忽然打横飞出两只羽箭，竟是硬生生地将那只飞向苏云熙的箭击中、射落在地上。

苏云熙愣愣地看着跌落在自己脚边的箭矢，不由暗暗感叹，好俊的箭法！不仅射落了飞箭，而且将尖锐的箭尖居然也一并削去了。

“云熙！”龙宣浩快步过去，将受了惊的苏云熙紧紧揽在怀中，又拾起跌落在地上的三只羽箭，转回头来。

“曲飞嫣！”仔细看了三只羽箭的箭身上刻印的标记，龙宣浩危险地眯起了眼睛，冷声喝道。

“皇上恕罪。”皇后听到龙宣浩直呼自己的名字，知道他发怒了，赶紧纵身下马，跪倒在龙宣浩面前，一副惶恐的神情道，“臣妾本来是想射那只野兔的，谁知道昭仪妹妹偏生就在那个时候下了马。臣妾的无心之失，惊了皇上和昭仪妹妹，实在是罪过，请皇上重重责罚。”

“皇后好一个无心之失啊！”龙宣浩低低一哼，冷声道，“左右护卫，速速将皇后的弓箭收回！皇后身体不适，御前失仪，着侍卫护送回宫，好生歇着。”

当着随行百官的面，一向高傲的皇后居然如此低声下气地认罚，想必龙宣浩就算是想处罚她，也无从下手了吧？苏云熙轻轻地抚着胸口，默然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龙宣浩的脸色虽然阴沉，但眼眸中却有一抹了然的淡定从容。这次皇后蓄意伤人的意图，他应该早就知道的吧？

“臣妾遵旨。”皇后既然决定对苏云熙放冷箭，便已经料到龙宣浩会发怒。她也无所谓，反正大不了就是呵斥她或是继续冷落她而已。要她看着苏云熙那个贱人在自己面前卖弄风情，她宁愿先行回宫。

“宁蔚然听封！”皇后被随行侍卫押送远去后，龙宣浩高声道，“鸿胪寺少卿宁蔚然年少英才，箭法出众，今日更是及时救护乐昭仪，即日起擢升兵部主事，并赐府邸一座，着工部即日起动工。”

“臣，叩谢皇恩。”宁蔚然的眼光从苏云熙脸上掠过，又对上龙宣浩的视线，最后定定地望着苏云熙，眼里闪过一丝忧色。

随行百官也俱是喝声一片。升任兵部主事，则意味着能够掌握大齐京城之内全部兵力，不光权势不容小觑，帝王的恩宠自然也是滔天，自然引来艳羡不断。

龙宣浩静静地立着，淡淡地看着面前的随行官员。

苏云熙轻轻拍抚着自己刚刚定下来的心跳，不去想刚才宁蔚然眼中的那抹忧色，也不去想龙宣浩眸中的那丝了然。毕竟，她已经安全了，不是吗？

她微微抬起头，眼光停留在龙宣浩紧紧握着的那只从皇后处收来的箭袋上。

看着他紧握的拳头，苏云熙笑了。

她相信，刚才是她看错了。因为他，真的很担心她。

风云又起1

就在大家意犹未尽之时，忽听砰的一声，一扇朱窗被外力撞破，一道寒芒斜刺而来，直直冲向正厅中央的韩双雨、钱亭亭。

“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漫步在满庭光华之中，苏云熙弯腰拾起地上飘落的几瓣桂花，拈在手上，只觉得犹带露水，滋润细腻，望望头上明亮的月亮，不由诗兴大发。

“明日的中秋晚宴，主子可想好了要献什么吗？”含梅看着苏云熙拈着桂花信步起舞，痴痴地问道。

“献唱一曲如何？”苏云熙回眸一笑，低低唱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主子，您是这么完美，几乎像是天上的仙子一样，怪不得皇上会如此喜爱。”含梅痴痴地望着苏云熙，心中如小鹿蠢动，似梦呓般低语着，“真是羡慕主子能得如此宠爱啊。”

“傻丫头，思春了？”苏云熙停下舞步，转回身来，看着含梅一副少女怀春的模样，笑道，“遇到合适的机会，为你指门婚事如何？”

“主子！”听到苏云熙的话，含梅跺了跺脚，羞怯地转了身去，惹得苏云熙笑弯了眼睛。

苏云熙带着笑意，旋转在桂花树下，张开双臂，感受着微风徐徐抚过自己的脸庞。

中秋是一年当中的大日子，皇宫早早便已张灯结彩，只为今晚的宴会了。

一路宫灯高挂在宫道上，苏云熙缓缓走来。她望着自己的席位，不由一阵轻笑，何时起，她已经开始和他的距离如此之近了呢。

苏云熙优雅地坐下，缓缓抬首，眼光在四周逡巡着，对着所有投向自己或疑问，或艳羡，或不齿的目光轻轻点头，微笑，姿态高雅。毕竟她的晋升快得令人吃惊，所以必须要让所有人挑不出瑕疵来。

就在大家先后转移了对她的关注时，她撞上一道坚定的视线。是司徒姐姐，苏云熙心头微微一动，垂下了眼帘。

北巡回来之后，她一直没有去过凌波宫，因为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司徒姐姐。司徒烟是她入宫后唯一真心相交的朋友，也是除了她以外，唯一用心爱着龙宣浩的女人。

如今，自己的连番晋升对司徒姐姐来说，会是伤害吗？

苏云熙轻轻拂了拂了广袖，力持表情淡然，眼中却是难以平复的情绪复杂。苏云熙轻轻呼了一口气，重新抬头看着司徒烟，想要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她的心境。

疑问？不解？苦涩？释然？坚定？没错，盛在司徒姐姐眼中的，是坚定！她对自己的，竟然是无比信任的坚定！苏云熙松了心弦，淡淡地笑着。

见苏云熙读懂了自己的情绪，司徒烟的脸色也和缓起来。她的唇边绽出笑意，遥遥冲着苏云熙轻轻点了点头。

“主子，这下您不用担心了吧？”含梅将这一切都看在眼中，微微前倾了身子，悄声笑道，“司徒主子可不是小气量的人呢。”

是自己多虑了。原来司徒姐姐并不怪她！苏云熙重重地点了点头，盈盈笑着。

等太后、皇上、皇后全都入座之后，宴会正式开始。宴会上，当然少不了歌舞表演和各宫嫔妃的自荐表演。

龙宣浩耐着性子听完了康婕妤的琵琶演奏，随意地赏了一样物事之后，便将眼光转向苏云熙，“乐昭仪一向秀外慧中，上次在七夕宴会上，一曲织女舞艳惊四座，不知这次中秋家宴之上会有何表演？”

苏云熙明白他是想要让自己一鸣惊人，只为平息众人对她连番晋升的不平，以减少平日里大家对她的挤对。可是他如此地重视和关注，又何尝不是重新将她推上风口浪尖呢？

她愿意在他们两人独处之时叫他“宣浩”，已经是她最大的让步了；她也乐于在敌视她的皇后、德妃面前故意对他撒娇发痴，但是并不代表她试图和整个后宫为敌啊。

倘若她这时仍是不识趣地曼舞一曲，企图冠压群芳的话，恐怕明天便会死得很惨吧。

苏云熙将利害、轻重想了个清清楚楚，便淡淡一笑，“云熙身子略有不适，今日便献上一曲为大家助兴吧。”

“好！想必乐昭仪的歌声丝毫不会逊色于舞蹈吧。”苏云熙话音未落，龙宣浩便已大声赞道。

这么不遗余力，难道他不明白他是在帮倒忙吗？

无奈地睨了龙宣浩一眼，苏云熙缓缓出列，来到宴会中心的空地上，手执一柄薄如蝉翼的竹丝扇微微起舞，清唱了一曲《水调歌头》。

不待苏云熙最后一个唱音落下，皇后已经抢在龙宣浩的前头，笑眯眯地拍掌赞道：“好极好极，昭仪妹妹的歌喉果然美妙，今日咱们真是托了皇上的福气呢。”

面对皇后的夸奖，苏云熙微微一怔，笑道：“皇后娘娘实在过奖了。”

“昭仪妹妹的歌声婉转清越，确实出色呢，皇后娘娘真是好耳力啊。”右边坐着的宁莹然看到皇后夸奖苏云熙，先是一愣，随即也是轻轻击掌，一副深有同感的表情。

这个孩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难道是希望以大贤德的包容来感动皇上吗？太后满腹狐疑地望了皇后一眼，没有做声。

“乐昭仪如此美妙的表演，令皇后和贤妃都赞不绝口，看来朕是一定要赏了。”龙宣浩笑呵呵地出声，“赏老窝翡翠首饰两套，四季贡缎

各两匹，金银玉制碗碟各一套，珍珠玛瑙琉璃灯盏两座。”

看着他一副恨不得将所有珍贵的东西都赏给她似的神情，苏云熙无奈地低头苦笑。

虽然他对她好，但这不过是中秋家宴而已，至于这样丰厚的赏赐吗？看来她又要再一次被称为是史无前例了。

风云又起2

苏云熙无奈浅笑，盈盈拜倒，“臣妾谢皇上隆恩。”

竟然如此宠爱这个苏云熙吗？太后不由朝苏云熙多看了几眼。也不过是个相貌较为出众的美人而已，有什么特别的呢？皇上如此厚重的赏赐，只怕下了宴会，皇后又要难过半天了吧？想着想着，太后不由满是怜爱地将眼光转向皇后。

“甚好！昭仪妹妹如此美妙之歌喉，当得起皇上的赏赐。”皇后回望太后，满面笑容，“昭仪妹妹，本宫再赏你苏绣两匹，玉如意两柄。”

“臣妾惶恐。”苏云熙微微一怔，含着浅笑行礼谢恩。想起前几日狩猎时，皇后还企图射杀自己，怎么这会儿就？虽然满头雾水，但是场面上的功夫却还是要做足的。

“难得皇后竟然也对音律如此喜爱，乐昭仪就不必再谦虚了，这礼收下也就是了。”龙宣浩睨了皇后一眼，淡淡一笑，并不去揣度她心里真正的想法。

“都说好事成双，看来今日正要应验呢。”皇后笑眯眯地对上龙宣浩的笑脸，建议道，“前几日里，臣妾偶得一佳人。歌喉清亮，几乎与昭仪妹妹不相上下，更妙的是，她还有一姐妹，擅长舞蹈，两人配合之下，真可谓是天衣无缝。今日正巧也要为皇上献艺呢。”

“哦？”龙宣浩朗眉一挑，望向皇后。

怪不得忽然对她如此友善，原来是为了铺垫后面出场的佳人啊！能让皇后这么隆重推出的，不知是何方神圣呢？苏云熙淡淡一笑，缓缓回座。

皇后站起身来，轻轻击掌。

三声刚落，一名红衣女子手执长笛排众而出，身后跟着一名绿衣女子莲步款款。两人皆是衣衫薄透，影影绰绰，两眉中心画着桃花红

钿，头顶挽着高耸的流苏髻，用一只碧色玉环横穿发间，少了俗气，增了清丽。此双姝刚一从人群中错身而出，便令人惊艳。

“臣妾参见皇上，参见太后娘娘，参见皇后娘娘。”来到宴会中场，双姝一同盈盈跪倒。

“免礼。”龙宣浩示意双姝起身，眼睛却转向身旁的皇后。

“两位妹妹快快起来呀。”知道龙宣浩心中疑惑，皇后却并不急着回答，只是笑眯眯地冲着跪倒在地上的双姝招呼，“皇上还等着看你们的表演呢。”

“是！”双姝缓缓起身。

苏云熙微微眯了眼睛，终于看清粉面桃花之下，原来是是韩双雨和钱亭亭。只是不知她们何时投靠了皇后?

“臣妾姐妹得此良机，愿为吾皇献演一曲《蝶恋花》。”着绿衣的钱亭亭清了清嗓子，对着龙宣浩秋水盈盈。

红衣的韩双雨执了长笛，开始缓缓吹奏。笛音委婉缠绵，清透婉约。钱亭亭和着笛声幽幽开唱，“蝶懒莺慵春过半。花落狂风，小院残红满。午醉未醒红日晚，黄昏帘幕无人卷。云鬓鬅松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系绊，杨花犹有东风管。”

歌声柔绵情切，空灵缥缈，如黄莺出谷，盈盈入耳。当真是把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春少女形象硬生生给唱了出来。这舞蹈比起她的那支“织女舞”来，确实相差甚远，可是歌声就不同了。自己刚才的歌声与此歌相比，也只勉强算得上动听而已，何来美妙出色之说。

真是没有想到，这个钱亭亭居然还有这样的本领。身为她们姐妹的举荐人，皇后应当是知道自己和她们的差距的，却仍然是对自己大加赞赏。苏云熙淡淡笑着望向皇后，只见她脸上满面春风，得意扬扬，正悄悄望向龙宣浩，心中忽然明白刚才的赏赐为何会如此之多了。

只见场上一个红衣弄笛曼舞，一个绿衣歌声清亮，韩双雨和钱亭亭姐妹两人红绿相衬，宛然交错，花色耀眼。

宁莹然静静地看着表演，心中冷冷一哼。七夕自己安排了苏云熙一曲织女舞翾若惊鸿，今日皇后便不甘示弱地弄了这么一出精彩的姐妹双姝同台歌舞。原来皇后娘娘刚才对苏云熙的赏赐只是故意示好，抛砖引玉，正主儿是为了这才出场的两位吧。兜兜转转闹了半天，竟是为了给大家再添个对手，希望她日后不要养虎为患才好。

“妙极妙极，皇上您说呢？”看着韩双雨执笛站稳舞步，钱亭亭缓缓收声，皇后便大笑着击掌出声。

风云又起3

德妃冷冷一眼扫过皇后和宁莹然，笑眯眯地举起了酒杯浅浅啜饮。好一个好事成双，这个皇后娘娘为了今日之事，当真是煞费了苦心呢。那她便静静地欣赏皇后和贤妃如何斗法好了。

“确实余音绕梁，叫人难忘。”龙宣浩轻轻拍着手，似有似无地淡笑着，“看赏！”

“哎……”不等龙宣浩将话说完，皇后已经急急阻道，“皇上，韩美人和钱宝林是和昭仪妹妹一同进的宫，论理说，这位份是不是也该晋上一晋了，如今便趁着这赏赐一起颁了旨意如何？”

“呃？”龙宣浩不料皇后竟有此说，不由一愣。

“皇上，哀家看这对姐妹花确实招人疼爱，不如便晋上一晋？”太后隐约看出皇后的意图，不由心存对她的愧疚，转向龙宣浩道。

“也好。”龙宣浩不忍拂了太后的意思，轻轻点头，朗声道，“韩美人、钱宝林歌舞一绝，甚得朕意，如今便各晋一级罢。”

“臣妾谢皇上恩典，谢太后恩典，谢皇后恩典。”韩双雨和钱亭亭一起迭声谢恩。

景儿此计果然不错，如此一来，皇上对她的恩宠必被分去。她又如何嚣张得起来？今晚，她便会安排这对姐妹花侍寝，杀尽她的锐气。皇后得意扬扬地想着，轻轻扫了苏云熙一眼。

“乐昭仪今日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精神啊，可别是生病了吧？”御花园中的剪花小径之上，皇后笑得耀眼。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怎么到了什么地方都躲不开这群人呢？苏云熙无奈地放下手上抚弄着的蝴蝶兰。

“可不是吗，瞧这一副蜡黄的脸色。不知道昭仪姐姐是不是因为连日里宠冠后宫，昨晚突遇冷落，便身侧衾寒，孤枕难眠呢？”跟在皇后身旁的修容何玉琢笑眯眯地凑了上来，似乎在等着看到苏云熙脸色大变。

原来是想看她难堪啊？可真是不好意思了，恐怕她会令她们失望了。苏云熙看透了皇后等人的心思，轻轻挣脱了含梅的拉扯，淡淡笑着回道：“何修容说得不错，昨晚上我确实休息得不好呢。”

“哦……”何玉琢见苏云熙竟然应承了，故意大大地“哦”了一声，继续道，“原来真是这样啊，那昭仪姐姐今后怕是要慢慢习惯呢。妹妹我听说啊，昨晚上新晋的韩婕妤和钱才人轮番侍寝了整晚，服侍得皇上龙颜大悦呢。”

“哦，原来脸色不好是因为晚上孤枕难眠才造成的啊。”苏云熙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带着淡淡的笑意，上前几步，走近了何玉琢，才轻声道，“怪不得你的脸色一直不佳，原来是由于这个原因啊。”

“你？我，我是不屑于庸脂俗粉之中争宠罢了！”何玉琢听到苏云熙如此一说，嚣张的笑容便僵在脸上，结结巴巴地勉强让自己下了台。

“可不是吗，修容姐姐素来喜好清净，想来皇上是知道的，所以才怕烦扰了姐姐吧。”一人正朝这边走了过来。

是司徒姐姐！苏云熙望向来人，轻轻一笑。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参见各位姐姐。”司徒烟施施然走了过来，向皇后简单行了礼，转向何玉琢，轻轻说道，“瞧姐姐这脸色。修容姐姐可一定要保重身子，皇上这么怜惜姐姐，姐姐您自个儿可更加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才不愧于皇恩啊。”

“你……”一个苏云熙已经让何玉琢难以招架，现在又多了一个司徒烟。何玉琢气急败坏地指着司徒烟，说不出话来。

“都给本宫住口！”皇后冷冷一声低喝，“身为宫妃，不思修身养性，反而在这里搬弄是非，争斗不休，成何体统！”

见皇后动怒，御花园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只剩何玉琢仍在低低地嘟囔着什么。

“行了，甭在这儿现眼了。”皇后广袖一挥，狠狠地扫了何玉琢一眼，便带领众人离开。

“皇后娘娘……”何玉琢白了苏云熙一眼，紧紧地跟了上去。

见皇后等人远去后，司徒烟才轻轻扶着后腰，转向苏云熙道：“我远远地听见那个总是故作冷傲的何修容唧唧喳喳的，便知道是在奚落你，实在是忍不住了。”

“姐姐。”听了司徒烟微微带着不屑的话，苏云熙只觉得心上一暖，笑眯眯地抬起头道，“刚才，多谢司徒姐姐。”

“如今，你的位份高过我呢，别再叫姐姐了。”司徒烟淡淡一笑，满面微红。

“无论到了何时，你永远都是云熙的司徒姐姐。”苏云熙上前一步，紧紧抓住司徒烟的手。

“云熙。”见苏云熙脸上诚恳，司徒烟反手一握，和苏云熙的手紧紧交叠在一起，脸上无比动容。

风云又起4

连续几日的秋雨过后，天气渐渐凉了下来。苏云熙摇晃着手上的请帖，静静坐着。

“主子，要去吗？”含梅立在一旁已经半晌了，见苏云熙自从拿到皇后那里送来的请帖之后，便未说只言片语，忍不住出声问道。

“你说呢？”苏云熙似笑非笑地抬起头，望向含梅。

“这个嘛，”含梅轻轻皱了眉头，想了一阵，才继续道，“依奴婢的意思，主子还是不要去的好。”

“哦？”苏云熙轻轻抚弄着自己鬓角的发丝，轻声问道。

“主子一向不得皇后娘娘喜欢，只怕去了也是自讨没趣。”想起钟萃宫中曾经发生过的险情，含梅就不寒而栗。

“倘若去了，到时候肯定要自讨没趣。”苏云熙将手上的帖子扬在脸庞旁边，淡淡地道，“可是如果不去，恐怕更加没趣。这帖子可是说了，邀请众姐妹共商太后娘娘生辰庆贺之法呢。这个帽子可是够大的，试问哪个宫妃胆敢不到？”

“那，那奴婢一定要寸步不离地跟在您身边。”含梅紧张地说，看着苏云熙。

“怕是又会来场好戏了。”苏云熙轻轻一笑，拉过含梅的手，“总是要辛苦你。”

“不怕。”含梅收起苦色，笑了起来。

钟萃宫内，花灯高悬，处处溢彩，团团和气，扑面而来。

“恭迎乐昭仪，请上座。”景儿在门口迎了苏云熙，笑眯眯地带着她主仆二人进到正厅。

苏云熙缓缓入座，静静欣赏着钟萃宫中一应摆设。

不大一会儿，皇后便款款而至，宴会也正式开始。

知道这次来到钟萃宫中须得小心，所以苏云熙在每吃一道菜点，每饮一杯茶水之时，都是格外仔细地看着其他宫妃进食之后才稍稍进

食，丝毫不敢马虎。

大家有说有笑地商量着太后生辰的庆贺之法。片刻之后，皇后特意安排了钱亭亭和韩双雨这两名皇帝的新宠为大家献舞一曲。

笛音悠扬，歌声绕梁，韩双雨和钱亭亭二人相伴缓缓起舞，确实别有一番趣味。

就在大家意犹未尽之时，忽听砰的一声，一扇朱窗被外力撞破，一道寒芒斜刺而来，直直冲向正厅中央的韩双雨、钱亭亭。

韩双雨和钱亭亭像是傻掉了一样，竟然立在原地不知闪躲，傻傻地看着利刃刺来。

“啊……”一声女人尖叫，却是莲妃急匆匆地冲了过来，用力将韩双雨和钱亭亭两人推开。

随后殿上的宫妃们才反应过来，竟然是有人行刺！当即，彻骨的恐惧蔓延开来，宫妃、内侍、宫女，也分不清谁是谁了，大家都在到处乱窜，但求自保，四处都是尖锐刺耳、声嘶力竭的喊叫声。

苏云熙的位置正在蒙面黑衣人身后。她见蒙面黑衣人正冲着莲妃而去，忙拉了含梅往一旁撤去。

黑衣人见场地中央的目标躲过，剑锋一闪，招数突变，舍弃了撞到自己剑下的莲妃，点点寒芒居然猛地朝向一旁刺来。

苏云熙不疑会生此变，一时竟然无法移开身子，只是慌乱地拉过身旁的小桌试图抵挡，却是无济于事。

剑锋凌厉无情，哧的一声刺入苏云熙左胸之中，一股锥心之痛蓦然而生。苏云熙强咬牙关，定定地望向对面的刺客。一旁的含梅见苏云熙受伤，举着一只果盘大叫着冲了过来，哐的一声砸上那刺客的头。

刺客吃了一惊，手上的剑从苏云熙胸口拔出。鲜血，狂涌不止。

劫后余生1

眼看着那刺客要再度刺向苏云熙时，含梅猛地向前一挺，挡在苏云熙身前。

危急关头，忽听喊声一片，却是宫门已经大开，负责内廷安全的侍卫统领司徒彻带着大内侍卫冲了进来。

刺客见势不妙，赶紧弃了长剑，飞身而逃。

局面终于得到了控制。虽然满室凌乱，一片惊魂，但除了已然昏迷的苏云熙和混乱中动了胎气，下体已有鲜血流出的司徒烟之外，并无太大伤情。

“太医！快宣太医啊！”含梅大声哭泣。

含秀也是哭泣不止地抱着司徒烟，连连大叫。

“速传太医过殿！”司徒彻急急吩咐了侍卫去传太医，又俯身轻唤道，“烟儿，烟儿，是大哥啊。”

原本整齐华丽的桌几散乱一片，雕花的杯盘餐碟也被凌乱地扔在地上，仍有人躲在桌椅之下不敢出来，钟萃宫内一片狼藉。

被急急宣召进殿的太医们手忙脚乱地诊治着倒在地上的两名宫妃。

其他劫后余生的宫妃一个个被吓得面无人色，仍在不断地颤抖着，有胆小的宫妃，在宫女的搀扶下，才能勉强保持着仪态。

听到消息迅速赶来的龙宣浩，看到的就是这样凌乱不堪的场面。其中最令他胆战心惊的，便是地上已然洇染开来的鲜红。光洁的地面上，那红，触目惊心，刺得他的眼睛发痛。

龙宣浩见苏云熙一身浅蓝色的宫装，胸口处已被染成暗绯色，只觉得心上一紧，几至难以呼吸。

“云熙……”龙宣浩痛唤出声，缓缓俯下身来。

一旁的司徒彻赤红的双眼冷冷扫过龙宣浩，眸中凛冽的寒意迅速地一闪而过。眼光，转回到司徒烟身上，哀哀唤道：“烟儿。”

“皇上，这是怎么了？”随后，太后也在内侍、女官的扶持之下急急赶到。她看着钟萃宫中一团凌乱，满目疮痍，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刺客居然直直闯入内廷，殿前的龙庭震怒自然无可避免。

由于此案发生地点涉及皇后的钟萃宫，其责任无可推托。不待龙宣浩出声，太后已经出面表态，罚皇后禁足反思两月。

当值侍卫统领司徒彻救驾来迟，被罚革职，于协助贤妃宁莹然彻查此案后执行。大内侍卫统领林子可调度不力，降级至副职，即日执行。

此时的永寿宫内，也是一团混乱。

太医正忙乱地为苏云熙请脉止血，内侍、宫女则是围在旁边团团乱转，更有胆小的宫女低低地啜泣出声。

屏风之外，龙宣浩坐立不安，焦急地望向室内。

紧张、不安、恐惧，重重情绪团团包围了龙宣浩。她一定不能出事！

永寿宫内的气氛异常沉闷。

“怎样？”终于看到太医陈炳和惴惴不安地走了出来，龙宣浩猛地站起身来，高声问道。

“皇上放心，所幸这一剑刺得并不算深，而且没有伤到要害之处。若是那剑再偏上两分，只怕此时已是无力回天了。乐昭仪此时已无大碍。沈太医正在为昭仪止血包扎，微臣也正要去开药方。”陈炳和恭恭敬敬地对着龙宣浩回道。

“今后乐昭仪的伤就由你和沈太医两人亲自调理，待乐昭仪大好起来，朕重重有赏。”龙宣浩听说苏云熙没有危险，心头一松，终于放下心来。

“微臣遵旨。”见龙宣浩的语气缓和下来，陈炳和额上豆大的汗珠顺着脖颈，缓缓滑落。

“朕要看看乐昭仪。”龙宣浩大步走向床榻，脚步猛然一滞，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回过头来，对着陈炳和高声道，“乐昭仪的一应汤药也不必他人过手，全权由你们二人负责。”

“微臣遵旨。”陈炳和恭敬地回道。

幸好只是外伤，想起钟萃宫中触目惊心的一片血迹，龙宣浩不禁有些后怕。如果刺客的剑再深一些，如果刺客的剑再偏一些，那云熙……

他不能想，也不敢想，只是暗暗低叹着，走向床榻。

榻上，苏云熙双目紧闭，脸色煞白，几乎不见血色。含梅跪在一旁，正协助着太医沈顺田包扎着她的伤口。

恍惚中，苏云熙看见团团的黑暗包围着自己。忽然天边一丝霞光闪现，龙宣浩温柔的笑脸出现在她的眼前，暖暖地对她说：“云熙，你若将心给朕，朕定不负你！”之后她便柔柔地笑着，并不言语。

猛然间，周围景色一变，忽然垂柳依依，红荷满眼，一片说不尽的妩媚风情。她站在西湖堤上，眺望着漫无边际的漫漫荷花，身边立着笑吟吟的龙宣浩。她正被龙宣浩圈在怀中，朝后半仰了头，嫣然笑道：“如果，我直呼宣浩的话，算不算是大逆不道？”

然后他意外地大笑开来，紧紧拥紧了她，回道：“为夫求之不得。”

正是甜蜜万分的时候，龙宣浩忽然不见了。苏云熙伸手去抓，却抓了个空，反而是铅华尽洗的德妃抱着英歌哀哀出现，声声诉尽自己所受的冷落。

就在她无语以对的时候，宁莹然笑着走了过来，对她说：“还记得本宫曾经和妹妹说过的话吗？”

她怔怔地回道：“退避三舍只可隐蔽一时，恐非长久之计。”

之后宁莹然便巧笑倩兮地说：“本宫听说，只要剪下几枝盛开的荷花插于室内，便能安人心神，更好入眠。”

她便又启开唇瓣，轻轻回道：“一枝荷花而已，即使它再娇艳，也难逃日后的残败。本来是不必费心将它移出荷塘的，不过既然贤妃姐姐说荷花能够帮助入眠，云熙便无论如何也要采了下来，送给姐姐。”

然后宁莹然美目流转的笑脸忽然变成了怒目以对的皇后。苏云熙还在怔怔的时候，只见皇后举着一盏热茶猛地向她泼了过来。

“啊……”

劫后余生2

苏云熙一声惊叫，忽然醒转过来。她睁开眼睛，正对上龙宣浩布满了血丝，却炯炯有神的眸子。眸中满载着忧虑和恐惧，正定定地望向自己。

“不怕不怕，我在你身边。”龙宣浩低低俯下身子，心疼地拭去她额头上沁出的细密汗珠。

“我……”苏云熙抬起眼来，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梦魇中的惊慌缓缓褪去。他，可是在担心自己会因此离去吗？苏云熙嘶哑着张口，想要出声安慰他，却发觉竟然说不出声来。

“可是要喝水？”龙宣浩赶紧将一个垫子塞到她的后背，转头冲着含梅道，“快，热汤水。”

“主子，您可是醒过来了。”一旁伏着的含梅见苏云熙醒转，喜得哭出声来。又见龙宣浩要水，赶紧抹了眼泪，转身端起一直煨在小炉火上的热汤。

“朕来。”龙宣浩接过含梅手上的汤水，低低叹息一声。

含梅愣愣地立着。不是她眼花吧？皇上转头的一瞬间，她似乎看见他的眼中水光一闪。那，竟然是泪吗？

在龙宣浩的亲手哺食之下，苏云熙接连喝了几大口汤水，复又躺下。

“谢谢。”龙宣浩放下手中的汤碗，将头埋于她的颈间，闷声低语道，“谢谢，谢谢你醒过来。”

含梅忍不住又是眼眶一红，急急转身出去，立在屏风之后轻抹着眼泪。是啊，主子原本仙子一样的人物，却连连受苦若斯，不过皇上对主子这般的用情，终算是值得了。

微微感觉到颈窝处的湿润，苏云熙心中一颤。他，竟然哭了吗？忆及刚才梦魇中的惊恐，又见龙宣浩如此地动情，她，该何去何从？

龙宣浩再抬起头时，面色已经如常。他微笑着对苏云熙道：“太医已经看过了，只消好生调养，很快便会大好了。”

“嗯。”苏云熙温顺地浅浅一笑。有他陪在她身旁，也许，往日那些绕在心尖子上的话和事，她也可以选择全部忘记。

“你放心，这次的事件若有幕后真凶，朕定不轻饶！”龙宣浩像是在向她保证一般，掷地有声。他知道在苏云熙这样聪慧的人儿面前，半句虚话都揉不得。

“嗯。”苏云熙继续点头，继续微笑，只是刚刚柔软下来的心却又微微一滞。可不是吗，这次的事件来得蹊跷，她怎么反倒忘记了呢？只怕，即使有他在身旁，她也难以选择全部忘记。

只因人无伤虎意，虎有伤人心。而且，他，并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又怎能时时刻刻留在她的身边？

半月后，强撑着尚未痊愈的身子来到凌波宫探望司徒烟的苏云熙，才刚进门，便听到司徒烟的哀痛自语，“孩子没有了，我的孩子没有了。”

“奴婢参见乐昭仪。”含秀放下手上的汤碗，朝苏云熙行礼。

“起吧。”苏云熙对含秀点了点头，问道，“司徒姐姐现在如何了？”

“回乐昭仪，咱们主子命苦啊。小皇子就这么没了，主子又一直缓不过劲儿来，太医也没有法子了。”含秀朝外走了几步，压低了声音回道，又偷瞟了司徒烟一眼，见她只是静静地坐着，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苏云熙的到来。

“嗯。”苏云熙轻轻应了一声，来到司徒烟的跟前，哀声道，“司徒姐姐，云熙来看你了。”

苏云熙知道她对这个未出世的孩子期待有多大，也知道这次的失去对她来说，将会是如何沉重的打击。

司徒烟仍是按住胸口，痴痴地望了她半晌，眼光才在苏云熙受伤的胸口停下，轻道：“为何你我姐妹竟是如此苦命？”

“司徒姐姐，不要难过。”苏云熙眼中含泪，悲声道，“都过去了，会好起来的。”

“我没有貌美如花，也没有聪敏过人，所以一直以来我并不奢望得到皇上的宠爱，也不奢望能加封晋位。我只是想好好照顾我的孩子长大而已。可是，”司徒烟低垂了眉眼，泪，一颗颗滴落在锦被上，慢慢洇开，“如今，他却没有了。”

“司徒姐姐，”苏云熙瞧着司徒烟失魂落魄的样子，忍不住一阵心酸，哽咽着安慰道，“姐姐现在还年轻，只管安心调养身子，日后定能再育皇子，姐姐放心！”

“孩子，不会再有了。”司徒烟定定地对上苏云熙的眼睛，好像失去了灵魂的瓷娃娃，“事后，皇上只在云熙安危已定之后过来看过一眼。”

“司徒姐姐。”苏云熙轻轻唤了一声，却不知该说什么，只得静默。

“那些东西，原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想要我的孩儿罢了。”司徒烟遥遥指向案几上赏赐下来的珍宝古玩，如梦呓一般轻道，“一直都知道，皇上待我，只是因为云熙你。”

“司徒姐姐？”苏云熙猛然一惊，不解地询问道。

司徒烟的眼睛似无焦距一般，望向虚无缥缈之处；泪，却汹涌而出，在她的脸颊上划出两道湿湿的痕迹。司徒烟拉高了锦被，缓缓躺下，从枕下摸出一块玉佩递了过去，再也不肯说话。

“这是？”望着司徒烟泪盈于睫，久久不止，苏云熙低头端详着手上的玉佩。这是她当初仿着自己的祥云璎珞打?的祥云玉佩。她这时候将玉佩交给自己，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

情是何物？只叹造化弄人！想起龙宣浩情绪激动之时，曾将自己那条无意间失落的祥云璎珞取出示爱，苏云熙涩涩一笑，泪眼相看，竟无语凝噎。

司徒烟一直用锦被掩了头脸，久久不肯露出。苏云熙静默半晌，唯有暗自神伤，无奈只得先行离开。

劫后余生3

前几日主子去了凌波宫，瞧着司徒充容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回来之后难过了许久。难得今天主子心情不错，含梅递上一杯参茶，大着胆子旧话重提，“主子，难道您真的没有想过要个孩子吗？如今皇上对主子如此宠爱，不说是为傍身，单是为了日后精神有所寄托，也是好的啊。”

“心既不在，即使有了孩子，又有何用？”苏云熙轻轻啜饮着手上的参茶，淡淡开口。提到孩子，她心上忽然一动，抬头问道，“和鸾宫杨婕妤可有什么不好吗？”

“说到杨婕妤，也奇了。”见苏云熙连续半月都没有什么精神，这会儿总算是有了心劲儿，含梅巴巴地回道，“当日受伤的就只有两人，一个是主子您，一个就是司徒充容。可是事后，和鸾宫传出消息来说，杨婕妤因惊吓过度，小皇子竟也没有保住呢。”

也没有保住？！看来这次行刺的事情，发生得倒还真是个时候。这幕后主事之人算是帮了杨心兰一个大忙，竟是给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台阶了呢。

苏云熙轻轻一笑，“那一定是李伟之李太医给杨婕妤诊的脉象吧？”

含梅惊疑地望向苏云熙，奇道：“主子倒像是事先知道一样的，当时确是李太医诊的脉象呢。”

一事不烦二主，常理而已。苏云熙抚上胸口，继续问道：“在我养病期间，可曾有刺客的消息吗？”

“一下失了两个皇子，太后心惊得不得了，本来已经全心礼佛不理后宫之事的，现在却又命了贤妃娘娘一定彻查此案。”含梅摇了摇头，回道，“想是不好查的，如今司徒大人受命协助贤妃娘娘，直到现在也不曾听说抓到刺客的事情呢。”

“很难吗？”苏云熙轻轻扬眉，唇齿之间笑意满满，“当日那刺客孤身一人，居然直入内廷深宫，如果不是内鬼，那便一定是神仙了。”

“主子，您是说？”听了苏云熙的话，含梅心头一跳，猛然瞪大了眼睛，“这次主子受伤会不会和皇后有关呢？毕竟宴会是她主持的，而且事发之后，太后亲自将她宣了过去，说是要罚她静心思过呢。”

“太后宣了皇后过去？”苏云熙轻轻抿嘴，开口问道，“何时的事了？”

“当时主子受伤昏迷，皇上和太后娘娘闻讯赶来，皇后娘娘首当其冲被太后娘娘先罚了禁足，当晚就被带回了重华宫的千佛堂。如今，大家都在猜测，是不是太后娘娘知道了些什么，所以才会不问青红皂白便责罚了皇后娘娘呢。”见苏云熙问得着急，含梅虽然不解，却也把所有事情一一相告。

苏云熙讥诮地一笑。侍奉在佛堂左右，静思其过？太后竟如此喜爱皇后？静思其过，怕只是表面而已，实际上是为了保护皇后才对吧。毕竟是在钟萃宫中发生如此事端，无论如何，皇后都难逃其责。先于龙宣浩对她进行责罚，并且连夜带走，根本不给龙宣浩任何发难的机会。太后娘娘她……居然是如此地用心良苦啊。

“我再问你，最近一段时间，皇上都是歇在何处？”苏云熙心中细细盘算着，口中已经急急问道。

“贤妃娘娘那里，德妃娘娘那里也去过，不过最多的还是在新晋升的韩婕妤和钱才人那里。”含梅小心翼翼地看着苏云熙的表情，轻声回道。

最多还是在韩婕妤和钱才人那里？这次的事情，难道是一招置之死地而后生？苏云熙微微蹙了眉头，心思微转，思忖间，忽然站了起来，“含梅，帮我换身干净的衣服，咱们到延玺宫去一趟。”

“主子，您身子还没有大好，太医说要尽量多休息的。”含梅看见苏云熙又要出门，而且是到那个不明底细的贤妃娘娘之处，便开始别扭地推诿，“若是什么不打紧的闲事，等您大好之后再去也不迟啊。”

“去问问刺客的事情有无眉目进展，也算是闲事吗？”苏云熙轻轻拍拍含梅的肩膀，淡淡出声。虽然负责协查此案的司徒彻是司徒烟之兄，但毕竟司徒姐姐刚失皇儿，若是这个时候去问司徒彻，只怕他难免有所神伤。

“主子。”见苏云熙坚持，含梅无奈转身。临出门时，含梅仍是一副想要说服苏云熙的样子，见苏云熙丝毫不为所动，只得作罢。

谁的暗剑1

刚才那话，不知是在说给她自己听，还是在说给别人听。门边，杨心兰掀开门帘的手微微一抖，脚步滞了一下，须臾，仍是跨了出去。只是那步子，比起刚才，竟是坚定了许多。

“妹妹这样娇弱的身子，刚刚能够起身，怎么就不好好歇着，偏要跑了过来呢？”听说苏云熙过来，宁莹然急急忙忙地迎了上去，“有什么事情，你遣个丫头过来，也就是了嘛。”

“刺客之事一日不清，云熙一日不得安眠，所以特来询问姐姐。”苏云熙将手搭上宁莹然的胳臂，一脸不堪重负的样子。

“妹妹，快坐。”宁莹然着秋风看了座，扶着苏云熙缓缓坐下。

“上次姐姐到永寿宫中探病，碍于皇上之面，云熙没有出声。如今已过半月，那事进展如何？”苏云熙坐了下来，直奔主题。

“当日事发仓猝，让人始料不及，本宫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摸到了一点儿线索。”宁莹然一脸诚恳地看着苏云熙。

“贤妃姐姐已经有了线索？”苏云熙做出一副喜悦之色，急道，“不知这刺客何时才能伏法？”

“妹妹莫急，”宁莹然轻轻一顿，现出难色，继续道，“如今联合了大内侍卫之力，也不过是刚摸到了线索，这刺客很是难缠啊。”

“皇上将此等要事给贤妃姐姐查办，自然是因为对姐姐信任有加。姐姐一定要小心仔细，莫辜负了皇恩才是。”见宁莹然言辞闪烁，苏云熙也不再紧逼，堆上满脸的凄楚之色，“自遇刺以来，云熙日日噩梦缠身，不得安枕。知道姐姐素来聪慧，所以今日特来叨扰姐姐，还盼姐姐为云熙想一安枕的良策。”

“妹妹因何所困？”宁莹然着急地拉住苏云熙的手，“尽管直言。”

“云熙记得，当日那刺客的目标本是韩婕妤和钱才人，后来才转向了云熙。”苏云熙反手握住宁莹然，继续道，“云熙心里虽然也有一番

计较，却想着姐姐素来善于绸缪，姐姐便帮云熙想想，这刺客当日的目标到底是谁，也好让云熙放心。”

听了苏云熙的话，宁莹然微一沉吟，缓缓说：“依本宫之见，此事怕是妹妹平日里树敌所致。”

“此话怎讲？”苏云熙紧紧盯住宁莹然。毕竟目前只有她的手里才有关于刺客的第一手资料，想知道谁是背后指使，不向她索要答案，又去找谁呢？

“只怕，”宁莹然定定地望着苏云熙，沉声道，“只怕这幕后之人，乃是后宫之中最难撼动之人。”

宁莹然是指皇后？德妃和皇后本来就是苏云熙心中的两个嫌疑，其实她也觉得皇后嫌疑最大，只是仍想听听宁莹然的意见，这才来了延玺宫。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就在大家都以为钟萃宫中发生此事必和宫主无关之时，本宫却认为此人的嫌疑最大。此乃其一。

“刺客当日最先的目标是韩婕妤和钱才人，这两人本就是她所举荐。依着平常的推断，大家都会认为，绝对不会有人故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也不会安排刺客来刺杀自己的人，自然，被怀疑的视线也就不会放在她的身上。可本宫却以为，这偏偏是最大的破绽。如果幕后真是另有其人的话，既然已经借了钟萃宫的地方去行凶，何必还要故弄玄虚地先将目标锁定在韩婕妤和钱才人身上？毕竟那二人在后宫之中根本算不得什么有分量的人物。此乃其二。

“事情才刚刚发生，太后她老人家便得知消息急急赶了过来，将那人带走，不正是为了保其不受皇上迁怒吗？此乃其三。”看出苏云熙的疑惑，宁莹然淡淡一笑，“事情将要水落石出之时，妹妹必会清楚此事原委。其实，本宫本来不应如此一说，只是心疼妹妹有伤在身，却仍要日夜担惊受怕。那难以入眠的感受，本宫曾经身受，如今不忍见妹妹也是如此，才多费了这一番的口舌。”

“姐姐的话，便是云熙的指路明灯。如今云熙已经茅塞顿开，相信回去之后，定能安眠。”望着宁莹然满脸关怀之色，苏云熙眼中隐现泪光，一副感激不尽的神情。

“如此甚好，妹妹可要安心养伤，早日康复。”宁莹然微微抿了嘴唇，轻轻拍拍苏云熙的手。

“谢谢姐姐关爱，愿姐姐早日抓出真凶，得以回报皇上圣恩。”苏云熙略一低头，“如此，云熙便先行告退。”

“妹妹此去之后，须得小心提防。”宁莹然仍然淡淡笑着，扶着苏云熙送到门口，眼中关怀之色久久不去。

谁的暗剑2

“主子，贤妃娘娘的话，您能信上几分？”回到永寿宫，扶着苏云熙坐下，含梅悄声问道。

“当日她对我的试探，应该已经让她全然放心。她若信我，便不会出语骗我。更何况，她的分析确实言之凿凿。”苏云熙微微沉吟道，“所以，我信她十分。”

“那也就是说，您相信当日害您的幕后之人应该是皇后娘娘。”含梅瞪大了眼睛，压低嗓音说道，“她之所以安排那场宴会和设计刺客先冲着韩婕妤和钱才人，也是为了刺杀您而掩人耳目吧。”

“所以，一个小小的刺客想要在偌大的钟萃宫中进出自如，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苏云熙低声得出结论。

“主子，那咱们接下来可要怎么办呢？”含梅一脸紧张地望着苏云熙，“太后那么宠爱皇后娘娘，皇上又是孝子，咱们若要对付她，恐怕绝非易事。”

“若是想要去做，那便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了的。”苏云熙定定地回道。想到司徒烟痛失孩儿的哀苦之色，苏云熙忍不住一阵神伤。

“那，咱们要如何做呢？”靠近了苏云熙，一脸的小心翼翼，含梅低声问道。

“这次，避无可避了。”苏云熙冲着含梅轻轻一笑，莫测高深，“怕是需要劳烦司徒统领帮个小忙了。”

与其整天小心提防，不如主动出击。想起临别时宁莹然对自己说的话，苏云熙微微用力捏紧了手掌。

苏云熙伏在案头，瞪大了眼睛，一笔笔细致小心地描画着。

“主子，您就歇上一会儿吧。”蕴兰端来一杯参汤放在案上，笑着说，“不过是幅画儿罢了，值得主子您天天这么着费神的吗？”

“当然值得。”苏云熙微微抬头，“我的苦心全在这画儿上了呢。”

自从司徒统领送来了这幅画之后，主子就像是得了大宝贝似的，不顾刚刚痊愈的伤势，天天费神地对着那画儿描来绘去的。蕴兰不依不饶地继续缠磨着苏云熙，“可不管如何，主子总要周全了自己的身子吧，伤势没有养得大好，就这么费神费心的，快喝点参汤吧。”

“好，去看看含梅回来了没有。”苏云熙暂时搁下手上的画笔，小口地喝着参汤。

“好。”蕴兰答应着。

“主子，杨婕妤到了。”蕴兰刚掀起门帘，正好撞见含梅领着杨心兰进来。

“哦？”苏云熙随手拾起一方锦缎，将案头上刚刚描画好的画儿轻轻盖上，望了过去，“杨婕妤总算是来了。”

“心兰见过昭仪姐姐。”杨心兰满面笑容地对着苏云熙行礼问安。

“好了，快起吧。”苏云熙走近杨心兰，将她轻轻扶了起来。

“不知昭仪姐姐这么急着宣了兰心来，所为何事？”杨心兰缓缓起身。

苏云熙并不回答杨心兰，只是问她身后的含梅，“交代你的事情可办妥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含梅重重点头。

“嗯。”苏云熙淡淡一笑，示意含梅先下去，才说，“杨婕妤莫急。”

“嗯。”杨心兰点了点头。

“来，坐下来说。”见杨心兰疑惑的样子，苏云熙笑眯眯地为杨心兰看座。

苏云熙拈起一块糕点放进嘴里，轻道：“我生性喜静，平素不喜欢四处走动。一直也少到杨婕妤的和鸾宫去，可虽然如此，我心中一直不曾将杨婕妤看做外人的。”

“是啊是啊，昭仪姐姐为人和善，心兰也是一直想要多亲近姐姐的。可是姐姐向来喜静，心兰总是担心擅自登门会扰了姐姐的清静，

这才偷了懒的。”听到苏云熙和自己套近乎，杨心兰心中一凛，脸上却仍是笑眯眯的。

“如此甚好，咱们姐妹可是想到一起了呢。”苏云熙拿起一块糕点递给杨心兰，继续道，“既是一家人，咱们就不说两家话。如今，我这里有件事情要劳烦杨婕妤费心。”

“呃？”杨心兰微微一怔。就知道苏云熙特意将自己找来不会是什么好事情，可她的位份毕竟高过自己很多，所以心中虽不情愿，脸上却仍是强自笑道，“如若心兰有什么地方是昭仪姐姐用得着的，便只管开口，心兰断然不会推脱。”

“我就喜欢杨婕妤这样的爽快之人！”听到杨心兰满口应承，苏云熙大喜，挨近了杨心兰，轻轻说道，“杨婕妤也不用一副如此害怕的神情，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是有份礼，想托杨婕妤转送过去罢了。”

“呃？”没有想到自己的心思竟然被苏云熙看穿，杨心兰尴尬地笑着，心中却仍然不肯相信苏云熙所托之事竟然如此简单。只是帮忙转送一份礼物吗？礼物当中不会掺有什么害人的东西吧？她可不是当初的苏才人，既有皇上盛宠，又得贤妃护佑。

“仅是一幅画而已。”轻轻一笑，苏云熙霍然起身，来到刚才绘画的案头，将那块锦缎盖巾揭开，拿起一幅画儿来，兀自朝画儿上小心地吹着气，一副小心得不得了的样子。

“画儿？”什么画儿？杨心兰满腹狐疑，跟着起身，来到苏云熙身旁，朝那画儿上瞅去。一片花叶飘零的秋色?景之中，一名白衣少女手持花束巧笑倩兮。

“很美吧？”苏云熙扬着手上的画儿，笑眯眯地微微侧头问道。

“嗯。”杨心兰轻轻应了，但总觉得画上的人十分眼熟。她惊疑不定地望向苏云熙道，“这，这是……”

“入宫前的韩婕妤。”苏云熙慢慢欣赏着画儿，淡淡笑道，“清纯佳人，我见犹怜。杨婕妤，你说呢？”

“嗯，好看得紧呢。”听了苏云熙的话，杨心兰心头释然，也跟着笑了起来。朝向画儿再细细端详，果然是那个清丽纯美的韩双雨。和现在相比，画上的人儿眉眼之间隐约多了一股淡淡的稚气，怪不得刚才看着眼熟，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原来是入宫前的韩双雨。

“方才我说的礼物，就是这幅画儿。”苏云熙将画儿小心地卷了起来，“我要你亲手将它交到钱亭亭钱才人的手上！”

谁的暗剑3

“钱才人？”杨心兰兀地皱眉，不解地望向苏云熙，“画上这人不是韩婕妤吗？”

“交给钱才人的时候，顺便带上几句话去。”苏云熙浅浅地笑着，将卷好的画儿递到杨心兰的手上。

“呃？”杨心兰怔怔地接过画轴，更加糊涂了。

“你就说……”苏云熙微微一笑，来到杨心兰身旁，凑近她的耳朵，低声说了几句话。

杨心兰猛地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望向苏云熙，“她们，她们可是姐妹，怎么会听我这几句？”

“没错，就那么说。”苏云熙轻轻拍上杨心兰的肩头，笑道，“她会听的。”

“哦。”杨心兰握紧画轴，定定地望着苏云熙。

“去吧。”苏云熙微微一笑，冲杨心兰扬了扬手。

“是，心兰告退。”杨心兰仍是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对着苏云熙行了礼后，转身离开。

苏云熙噙着笑意，忽然扬高了声音道：“杨婕妤难道不想知道，为何我偏偏要选你来送这份礼？”

“呃？”杨心兰停了下来，转身疑惑地望向苏云熙。她确实是在奇怪为何苏云熙要选她去送这份礼物。她俩素无来往，难道苏云熙不怕她阳奉阴违吗？

“一，杨婕妤口舌甜滑，能灿莲花。这二嘛，”苏云熙顿了一下，定定地望着杨心兰，轻慢无比却又清晰无比地低语道，“李伟之李太医不仅和杨婕妤交好，和我，那可更是交好呢。”

“呃？”听到苏云熙提及李伟之，杨心兰浑身一凛，双脚微微一软。

“杨婕妤素来聪慧，想是不必要我说得太过清楚吧？”苏云熙挂着炫目耀眼的笑容，直直地望进杨心兰的眼眸深处。

“心兰，心兰知道该如何去做，昭仪姐姐尽管放心。”杨心兰深深吸了口气，望着苏云熙脸上那可恶至极的笑容，声音中隐约透出微微的颤抖。

“如此甚好，那便去吧。”苏云熙转开眼光，不再看杨心兰。

“是，心兰告退。”杨心兰紧紧攥着手心里的画轴，缓缓退下。

“那逝去的孩儿确实可惜，不过也不必太担心。毕竟年纪还轻，只要身子调养好了，不难再育的。” 苏云熙慢悠悠地来到放满了画卷的案几上，一副认真端详画儿图案的神情。

刚才那话，不知是在说给她自己听，还是在说给别人听。

门边，杨心兰掀开门帘的手微微一抖，脚步滞了一下，须臾，仍是跨了出去。只是那步子，比起刚才，竟是坚定了许多。

见杨心兰心事重重地出去了，守在外头的含梅掀帘走了进来。

“主子，在请杨婕妤之前，奴婢故意趁着曹嬷嬷在一边的时候，把您交代的话和蕴兰说了几句，奴婢偷眼去瞧的时候，曹嬷嬷已经悄声离去了。她那个大嘴巴，相信过不了几日，宫里头便会传遍和鸾宫有妃嫔私通宫外的消息了。”走近来，含梅低低说道，“可是，您就那么笃定杨婕妤一定会听您的话吗？”

苏云熙正将一幅陈旧的画儿放进清水之中轻轻涤荡。她一边小心地将画儿自水中起出，再换上新水，一边眼也未抬地轻轻回道：“不由她不听话。”

从宁莹然那里得知皇后想要取自己的性命之后，苏云熙便一直在想，如何才能打击皇后的势力，好让皇后无暇顾及到自己。如今她已经将一应事情安排妥当。如果这事进行得顺利，相信不日就会借德妃之手卸去皇后的一只臂膀，给她一个重击。

如果万一……万一自己和宁莹然都猜错了，万一这次的事情不是皇后幕后主使，那跑不了的便是德妃。如果事情真是那样的话，此计

虽然不能直接给德妃以重击，但是以德妃的性格，相信她也会和力保韩双雨的皇后将脸皮撕破，直接闹翻。到时候，就由她们两人去斗个头破血流吧，也算是为自己出了口气。

那个韩双雨已经投靠了皇后，保不齐日后会在皇后唆使之下对自己做出什么事情。苏云熙强按住心里的不忍，告诉自己，此乃为了自保才不得已而为之。

人若犯我1

事已至此，即使她这次不出手，那幕后之人也不会放过双雨，说不定还会牵连自己。再想起当初入宫时自己定要宠冠后宫的旦旦誓言，鬼使神差地，她答应了。

“杨婕妤素来眼皮子浅，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她便见风转舵。”含梅见苏云熙只是认真地做着手上的活，便担心地说，“主子为何如此笃定她不会背叛咱们呢？”

苏云熙轻轻吁了一语气，将手上的画儿沉入水中，然后拿起手巾将手拭干，才低声说道：“因为李太医。”

“李太医？”含梅眼睛大睁，一脸的疑惑，“和李太医有什么关系呢？”

苏云熙抿了抿嘴唇，并不直接回答，“还记得我爹娘入宫那日，你和蕴兰曾经被西福宫的人给困住的事吗？”

“当然记得，大家都说那日的主子最有当主子的威严。”那日还是苏云熙第一次动手责罚下人，而且挨打的人还是一向欺压主子的西福宫之人，含梅如何会忘？只是想起那日因为自己而耽搁了苏云熙和家人团聚的事情，含梅显得微微有些不快。

“在找到你们之前，我曾经在路上遇到和鸾宫的红线和李太医。他们两人神色慌张，似有可疑，尤其是红线，当时手上抱着一些带血的衣裤。当时我也只是心中存疑，因为要和家人团聚，所以并未多想。”见含梅重重地皱起眉头，认真地听着，苏云熙顿了一顿，继续道，“后来我在避暑行宫之中取了贤妃娘娘的一些香粉需要太医鉴证，我便想起了李太医。”

“是，当时主子是说脚崴伤了，要奴婢去宣太医过来，还指名要李伟之李太医。”想起行宫中的事情，含梅一字一顿地说道。

“这后宫之中水深水浅无人可知，我想要试探贤妃娘娘的根底，当然不能找个自己信不过的太医来。”苏云熙着回忆那天的事情，“结

果，事情就是和我的猜想不差，那李太医在我一番连哄带吓之中将实话说了出来。”

“实话？”听了苏云熙的话，含梅如坠云雾。

苏云熙微抿了嘴唇，睨了含梅一眼，轻轻地说：“杨婕妤早已不慎流产，为了继续博得皇上的宠爱，却串通了李太医隐瞒不报。当日被我撞见红线拿着的那些带血的衣裤便是证据。那日李太医为杨婕妤诊脉过后，杨婕妤便想着趁着午后宫中人少，要李太医将那些衣裤带出宫去扔掉。毕竟各宫妃嫔的衣服各有不同，留在宫中终是祸害，却不曾想会在半路上被我撞见。不过这个李太医也委实胆小，当时我交代他不许将我知道的事情告诉给杨婕妤，他竟然真的就没有说呢，否则杨婕妤今日听到我说起李太医，也不会如此惊慌失措吧？”

“嗯……啊……哦……”听了苏云熙的话，含梅脸上的表情也在随之变化。等苏云熙说话之后，含梅满脸兴奋地压低了声音道，“也就是说李太医和杨婕妤本来就是一伙儿的，所以主子您拿住了李太医的把柄，也就是拿住了杨婕妤的把柄。怪不得上次奴婢一说杨婕妤受惊滑胎的事情，主子便知道是李太医为她诊的脉，因为他们两个一直是狼狈为奸！”

见含梅全都明白了，苏云熙便不再说话，继续侍弄那浸入水中的画儿。

人若犯我2

“那，那主子您说，这事儿会像您计划的那样进行吗？”含梅笑嘻嘻地凑近到苏云熙的身边问道。

苏云熙笑看了含梅一眼，将手上的画儿从清水中捞出，轻轻地将明矾胶液均匀地涂抹上去，低语道：“慢慢着，得小心呢。”

“哦。”含梅撅着嘴应了一声，不知苏云熙是在说画儿，还是在说自己刚才的问题。

“主子，主子！”蕴兰匆匆从外面跑了回来。

“什么事？”苏云熙轻轻抬头。

“主子您可真神了，连着几天您都让奴婢们到和鸾宫附近守着，今天果然有事发生了。”蕴兰急惊风似的走近苏云熙的身边。

“可是德妃娘娘大闹和鸾宫的采玉殿？”不等苏云熙开口，含梅已经急急出声。

“是啊是啊，如今怎么连含梅姐姐也变得未卜先知了啊？”蕴兰一脸惊疑地望了过去。

苏云熙缓缓起身，将一幅刚刚装裱好的画儿扬了起来，对着蕴兰说：“过来看看这画儿如何？”

“嗯？”蕴兰奇怪地眨了眨眼，凑了过来，“挺好看的，是主子您画的吗？”

“是我裱的。”苏云熙将画儿放下，满意地轻笑着。

“傻丫头，这不就是你上次找来的那幅杏林春雨图吗？”含梅好笑地望着蕴兰。

“啊？”蕴兰惊叫一声，将头探了过来，盯着那幅画儿道，“不会吧？奴婢记得那幅画儿都发黄了的，怎么这会儿看上去颜色也变得鲜亮了，就像是刚画的一样？”

“像是刚画的一样？”苏云熙淡淡一笑，将画儿搁下，转向含梅道，“走吧，去和鸾宫看看。”

“是。”含梅点了点头，不理满头雾水的蕴兰，紧紧地跟着苏云熙出去。

昭容刘月英、修容何玉琢、康婕妤和沈婕妤等等，再加上各个宫妃身边的宫女内侍，整个采玉殿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知道将要看到自己不愿意看到的场面，苏云熙脚步微微一滞，才继续往里走。先前的宫妃看见苏云熙过来，纷纷行礼、让路。

采玉殿正中，德妃正满面怒气地坐着。和她相对而坐的是面色微红的皇后。她们的身后，分别站着各自的侍女和平日里亲近的宫妃。

她们的脚边，跪伏在地上的，正是新晋的婕妤韩双雨，韩双雨的身后立着一脸茫然的才人钱亭亭。

“瞧你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不知道的姐妹们见了，还以为是本宫冤枉你呢。身为宫妃，居然做出如此不知廉耻之事，你还有何话说？”德妃怒气冲冲地对着地上的韩双雨，厉声喝着。

“德妃妹妹何必如此生气，不过是件捕风捉影的事情而已。”皇后故作轻松地笑了一下，抬头望向德妃。

“皇后娘娘连续两月未出太后娘娘的佛堂，不了解情况也是正常的。不过，这件事是不是捕风捉影，皇后娘娘且听下去就知道了。”德妃一脸阴沉地讥讽着皇后被禁足的事情，继而转向韩双雨，“皇后娘娘虽然素来体恤六宫，却也是个赏罚分明之人，你这个贱人休想蒙混过关！”

“臣妾冤枉啊，臣妾和那友人早已年余未见了，又怎么会在入宫之后暗通款曲，偷递情意呢？”韩双雨软语柔声，字字带悲，声声泣泪。

“哼！死不悔改！前几日宫里头便风言风语地传说着，和鸾宫中有妃嫔欲和宫外暗自联络，当时本宫还在猜想是哪个大胆子的贱婢在乱嚼舌根呢，可没成想居然是真事。如今人证物证俱全，由不得你强辩抵赖！”德妃满脸厉色，不依不饶。

“参见娘娘。”

“参见娘娘。”

苏云熙转头一看，见是宁莹然到了，赶紧躬身行礼。宁莹然轻轻点头还礼，苏云熙便继续朝殿上看去。

韩双雨伏在地上，已经泣不成声。她听见身后有响动，转头见是宁莹然进来了，便一路爬行到宁莹然的脚边道："贤妃娘娘，您素来心肠柔软，您救救臣妾吧。"

"贤妃妹妹也来了。"德妃微微笑着。她知道宁莹然和皇后素来不睦，所以心中更加笃定皇后这次必然要落在下风。

"真好，连贤妃妹妹也来了呢。如今这采玉殿可真是成香饽饽了，大家都聚到这里来了。"皇后冷冷一哼。

人若犯我3

“延玺宫与和鸾宫距离较远，本宫也是刚刚路过，听到采玉殿上如此喧闹，才进来看看。谁知道皇后娘娘和德妃姐姐也都在呢。”宁莹然看了韩双雨一眼，轻轻笑着，“皇后娘娘和德妃姐姐如此震怒，想是婕妤妹妹无礼冲撞了吧？不如就命婕妤妹妹好好地赔罪一番？”宁莹然笑盈盈的样子，却话中带刺地提醒大家，她已受命代管六宫。

德妃站起身来，假装一副惶恐的神情望向宁莹然，又悄悄看了皇后一眼，见二人都不作声，心中不由得暗暗欢喜，如今正好趁势加剧宁莹然和皇后的不睦，“皇后娘娘在佛堂侍奉，少有工夫。太后她老人家又怜惜本宫刚刚生产，便命贤妃妹妹暂时管理后宫。按理是应该将此事先行告知妹妹的，但是本宫的性子素来直爽，眼中揉不得沙子，所以在知道了这桩丑事之后便直接过来了，贤妃妹妹不会责怪本宫吧？”

“怎么会呢？德妃姐姐多心了。”宁莹然朝皇后轻轻笑着，走近德妃，问道，“只是不知婕妤妹妹做错了什么事情，竟然惹得皇后娘娘和德妃姐姐如此生气？”

“红杏出墙，与宫外狂蜂浪蝶私通一气，使皇家颜面尽失啊。”德妃恨恨地瞪了韩双雨一眼，拾起扔在地上的一幅画儿递给宁莹然道，“如今有此物为证，上面淫词秽语，不堪入目。”

“是或不是尚且两可，德妃妹妹太过武断了吧。” 皇后瞟了宁莹然一眼，冷冷地瞪着德妃。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宁莹然接过那画儿，低低念出声来，忽然心上一动，朝跪在地上已经哭得无声的韩双雨瞟了一眼。

“这贱人亲手所题之词，贤妃妹妹你还念得出口？”德妃一副气急败坏的语气。

“韩婕妤当真做出了如此不守妇道之事吗？”宁莹然迅速地望了德妃一眼，轻轻问韩双雨。

“臣妾冤枉啊。”韩双雨翻来覆去地就是这么一句话。

“不见黄河不死心！”德妃冷冷喝道，“依本宫之见，不动刑，这贱人是不会说实话的。来人哪，廷杖伺候！”

“且慢！德妃妹妹，本宫觉得还是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才好处置。今日本宫和贤妃妹妹都在，我们尚未说话，妹妹便急着动刑，难道是想屈打成招吗？”皇后猛地站起身来，声音微微有些颤抖。俗话说，打狗须得看主人。这个德妃也太嚣张了，仗着自己孕有皇子，便如此不将她放在眼中吗？

“什么屈打成招？”见皇后似乎动了怒气，德妃低低一哼，微一拧眉，毫不退让地扬声道，“如今这证据搁在面前，任她舌灿莲花也难逃其咎！”

“皇后娘娘！”见皇后微现怒色，宁莹然秀眉微蹙，淡淡笑着，阻止道，“德妃姐姐，本宫也觉得还是再行询问才好，也免得有人说此事查得不明不白，反而给咱们落下个独断专行的骂名出来。”

“什么不明不白？什么独断专行？这画儿和事情都是钱才人揭发出来的。钱才人身为她的表姐，难道还会故意冤枉这贱人不成？”德妃微微一惊，不理解宁莹然为何会帮着皇后企图开释韩双雨。德妃冷冷一眼扫了过去，“莫非妹妹存心偏袒？”

“是钱才人揭发的吗？”宁莹然当然知道钱亭亭和韩双雨的关系，听说此事乃是钱亭亭揭发出来的，不由微微一惊。宁莹然看了看地上肝肠寸断的韩双雨，又将眼光转向钱亭亭身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本宫从实招来！”

“是，是。”一旁立着的钱亭亭浑身一颤，不防宁莹然会突然大声喝问，迭声回道，“是，是……”

“姐姐，姐姐，你为何要害我？”未待钱亭亭出声，韩双雨已经爬向钱亭亭，哀切出声。

“我，”低头瞟了韩双雨一眼，钱亭亭似是狠狠下了决心，颤声道，“臣妾近日来发现韩婕妤常常神思恍惚，几经追问之下，才得知她仍然难忘旧情，竟然打算和入宫之前便倾心之人取得联络，并为之绘出一画，亲手题词其上，想要偷送出宫。臣妾阻止不及，心知事关重大，便将此事禀报于德妃娘娘，希望能够阻止韩婕妤做出傻事。”

“亭亭，你是我的姐姐，你是我的姐姐啊……”不等钱亭亭话音落地，韩双雨已经哀哀呼出，其音调凄绝哀怨，在场众人无不动容。

“当真如此？”宁莹然看着钱亭亭，又看看韩双雨，仍有疑虑。

双雨，非是姐姐要害你，只是身不由己，姐姐也是为求自保。钱亭亭微微合眼，忆起那日杨心兰带着画像来到她的房中，直言不讳地要她将这画像拿到德妃处。

陷害自己的表妹，这样的事情她是不愿做的。可是次日她便从宫女的口中听到了正在风传的谣言：和鸾宫采玉殿的韩婕妤私通宫外，而且已有凭证落在了哪位娘娘的手上。

事已至此，她便知道这次即使自己不出手，那幕后之人也不会放过双雨，说不定还会牵连了自己。再想起自己当初入宫时定要宠冠后宫的旦旦誓言，鬼使神差地，她竟答应了。她拿着那幅经人刻意翻新的画像来到了西福宫，说是双雨私通宫外男子，赠画定情的证物……

人若犯我4

钱亭亭大喘着粗气，将自己的思绪理过一遍，睁开眼睛，面对着宁莹然狐疑的眼光，重重地回答：“当真!”

见钱亭亭的回答掷地有声，宁莹然重新看着画像，半晌之后才说：“将韩婕妤暂押其宫内，待此事查明后另行处置。”

“贤妃妹妹！”德妃见宁莹然只是将韩双雨关押起来，不由情急出声。

“德妃姐姐，”宁莹然上前一步，轻轻按住德妃的手，“太后既命本宫暂理后宫之事，本宫自然事无巨细都要小心谨慎。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画师现在何处？联络之人现在何处？这许多的疑点都需详查，所有牵连在内的人都不能放过！皇后娘娘您说是不是呢？”

“贤妃妹妹说得甚是，毕竟事关人命，岂能草草了结？”皇后笑着起身，心中却在微微疑虑。这个宁莹然不知是哪门子心思，竟然会帮着自己说话?

“也罢！”被宁莹然以太后的名义压制住，德妃现出一脸无谓的神色，将手从宁莹然的手中抽出来，“反正罪证确凿，相信贤妃妹妹会秉公处置。”

“本宫一定秉公处置。”宁莹然轻轻一笑。

“处死我吧，处死我吧。”韩双雨微微仰起脸来，眼神涣散，口中兀自呢喃着，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咱们走！”德妃睨了宁莹然一眼，带着莲妃、杨心兰及侍女率先离去。

“如此便有劳贤妃妹妹了，不过刑讯之时，盼着妹妹也知会本宫一声，以示公允。”皇后轻声说道。

“是。”宁莹然笑着应了，目送皇后离去。

见韩双雨被人带下，皇后和德妃纷纷离去，其他宫妃也都一一行礼告退。

“乐昭仪，请留步。”见苏云熙也准备离开，宁莹然连忙叫住。

“贤妃姐姐？”苏云熙慢慢走近。

“今日之事，妹妹如何看待？” 宁莹然轻轻搭了苏云熙的手，一边走一边问。

“恕云熙直言，”苏云熙望着宁莹然，定定地回道，“韩婕妤性子向来纯善，想是不会做出此类有违妇道之事的。虽然有皇后娘娘力挽狂澜，可是德妃娘娘如此气势汹汹，再加上钱才人蓄意作证，恐怕这次事件，韩婕妤难逃此劫。”

“本宫也是如此想法。”宁莹然看了苏云熙一眼，似是无意地问道，“不知为何，德妃娘娘竟能让钱才人和韩婕妤姐妹反目？”

“姐姐话中之意是……认为此事幕后之人乃德妃娘娘？”苏云熙轻轻问道。

“妹妹以为呢？”宁莹然看向苏云熙。

“哦，既然钱才人将此事向德妃娘娘禀告，看情形，云熙也以为是德妃娘娘安排好了的。”想起当日宁莹然因“白昙娇”香粉一事，对自己有所隐瞒，苏云熙便将实话掩下，故意做出一副疑惑的样子，轻轻问道，“奇怪的是……德妃娘娘为何如此和韩婕妤过不去呢？”

“韩婕妤和钱才人乃皇后娘娘向皇上举荐之人，如今倒下一个，想必另外一个也将受到牵连而失宠，相信德妃娘娘此举，正是为了打击皇后娘娘。”宁莹然睨了苏云熙一眼，蹙眉道，“妹妹素来聪慧，怎么会连这样浅显的道理都没有想到呢？”

“云熙还在想着韩婕妤，心里实在是难受，所以才没有想那么多。” 苏云熙轻轻一笑，借以掩饰自己的心慌。这个贤妃远比自己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在她面前万万大意不得。

“嗯。”宁莹然狐疑地看了苏云熙一眼，不再说话。

柳暗花明1

钱亭亭心中已经是后悔不迭，却又不能说出实情。谁都不怪，就怪自己耳根子松软，听了杨心兰的几句话便被唬住，转而陷害自己的表妹，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是夜，宁莹然和皇后带着秋风、景儿来到采玉殿，打开紧锁的大门，便听到黑暗中传来韩双雨低低的哭声。

“处死我吧，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妄图争宠，不该啊。如今连姐姐也不要我了，这都是老天对我的惩罚，惩罚啊！”

“韩婕妤，皇后娘娘和贤妃娘娘看你来了。”秋风掌了灯，走在宁莹然的前面。

“贤妃娘娘，您处死我吧。”宫灯亮起，韩双雨一张小脸涕泪纵横。

“到底怎么回事，你就直说！今日本宫在这儿，什么都不用怕！”皇后来到韩双雨面前，不待宁莹然这个主审出声，便先行开口。

“是啊，如果你真的做出如此不守妇道之事，皇后娘娘和本宫必定会依照宫规处罚与你。可若是你被冤枉，也不妨明说，皇后娘娘和本宫定会为你做主！”宁莹然一脸凝重地站在韩双雨面前。

“姐姐她既然如此对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韩双雨望了望宁莹然，又转向皇后，呆了半晌，忽然哭了起来。

“不管别人如何对你，只要你是冤枉的，你便说出来。”宁莹然躬下身子，捧起韩双雨的脸，“就算你一心求死，难道你甘心背负骂名去死吗？更何况这样的罪状乃是重罪，你的家人都会被牵连其中，你忍心吗？”

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都和自己反目成仇，皇后娘娘和贤妃娘娘会帮着自己吗？韩双雨停止了哭泣。

宁莹然看出韩双雨的疑惑，继续道：“只要你没有做过，就一定会有办法洗刷冤屈。”

“是啊，贤妃妹妹说得是呢！”听到宁莹然如此坚定地对韩双雨说话，皇后很是吃了一惊。

韩双雨紧紧地盯住宁莹然，见她重重地对着自己点头，终于低低开口，“那幅画儿确是我送给心上之人的，但那是入宫之前的事情了。真的！而且我都几乎忘掉曾经送过画像给他了。这次也不知道姐姐是从何处将这画儿找了出来，竟然事先将画儿藏在我的房中，然后又带着德妃娘娘前来搜宫，如今人证物证两全，我，我百口莫辩。”

“居然真有此事？”皇后听韩双雨承认，不由心上一紧，又急又恨地怒声道，“当初本宫怎么会选中你这么个不中用的货色！”

“娘娘，那是从前的事情了。”见皇后怒目以对，韩双雨微微一愣，哭着转向宁莹然道，“娘娘，真的是入宫前的事情了。”

“当真是你入宫之前的事情？”宁莹然上前一步，紧紧拉住韩双雨的胳膊，追问道。

“我，我发誓！入宫之后，我安分守己，再也没有想过其他不该想的事情。而且以我一己之力，想要和宫外取得联系，恐怕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吧。”见宁莹然一副认真的神情，韩双雨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重重点头。

“也是个可怜之人。” 宁莹然松开韩双雨的胳膊，低低叹息着。

“娘娘救我。”韩双雨仰起头脸，眸中发出些微光彩。

“这画像确实是你当初绘制出来送人的吗？你确定送出去了吗？”宁莹然就着秋风高高举起的灯光，将画像展开，细细看着。如果这画儿是在一年前送出去的，怎么这画像看上去仍是崭新，画上景物的颜色竟也颇是鲜艳？

“是！”韩双雨重重点了点头，轻轻说道，“之后他还曾回赠我诗词一首。”

见韩双雨说得如此肯定，宁莹然不由皱起了眉头。如果能够肯定这幅画像在一年之前确实送出，那么它此刻重现皇宫，就一定是有人

存心陷害了。将一张旧画仔细装裱复新，然后安插了这么一个要命的罪名，不知会是哪位高人呢？

“完了，本宫的心血全白费了！”听到宁莹然和韩双雨的对话，皇后面色泛白，握着景儿的手坐了下来，低声喃喃着，“在这宫里，无风尚要起浪，更何况你居然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如今被人拿住这话柄，谁又能救得了你？平白牵连了本宫啊。”

柳暗花明2

“既是入宫前的画像，这么些日子过去了，总会有些什么地方是和现在不同的吧。你也快过来看看，咱们仔细找找。”宁莹然知道，倘若这次自己放手不管，韩双雨的“红杏出墙”必然会拉得皇后跟着失势。本来是件对自己百利无一害的事情，她却无法坐视不理。宁莹然瞟了皇后一眼，示意韩双雨来到自己身边。

“没人救得了我？”韩双雨似乎是被皇后的话吓到了。她缓缓起身，来到宁莹然身旁。

“这画儿为何看上去仍是崭新，画上的景物竟也颇是鲜艳？”韩双雨望着画像喃喃出声，不等宁莹然回答，自己便又低低接道，“许是他精心保管之下，画儿才没有损坏吧。”

看到韩双雨脸上现出微微喜色，梦呓一般低低呢喃着，宁莹然知道，这个韩双雨也是一个痴情之人。宁莹然低低叹息了一声，没有搭话。

“这是在我家的后花园中。天气刚刚入冬，风乍起，吹落了一树梅花，我就那么坐在园中，让画师把最美好的我描绘下来，好送给他。”韩双雨伸出手指，轻轻划过画像。

韩双雨满脸喜色，仿佛陷入回忆之中。宁莹然轻轻地叹息着，忽然心中想到了什么似的，猛地一跳。

宁莹然一把抓住了韩双雨的胳膊问：“你说当时梅花满天？”

“嗯。”韩双雨回过神来，转头望向宁莹然。

“娘娘可是想到了什么？”秋风看到宁莹然的神情，知道一定是主子抓住了什么思绪，赶紧出声。

“那，那你身后这些飘飘扬扬的，就应该全都是梅花了？”宁莹然眸中闪出喜色。

“是啊，当时刚刚入冬，我家后园中的梅树全都开了花。”韩双雨眨着眼睛回道。

“那，那你手上这枝花应该也是梅花了？”宁莹然急切地指向画像中韩双雨怀中抱着的花枝。

“手上？”韩双雨低头去看，果然看到画像上，自己的怀中抱着一簇花枝。

当时自己怀中可有梅花吗？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记不得了。韩双雨拉低了秋风手上的宫灯，细细看去，半晌才道：“是梅花。”

“可不是吗？”宁莹然扬高了画像，喜道，“你身后的梅花星星点点，已经看不真切，可怀中这簇梅花却能看得清楚花蕊、花瓣啊。”

“是梅花又如何呢？”韩双雨皱了眉头，望向宁莹然。

“傻丫头！”宁莹然笑着指向画像道，“现如今是什么月份？”

被宁莹然问得一愣，半晌，韩双雨才缓缓回道：“今日，今日是九月初十。”

“对啊，九月初十！”宁莹然笑着将画像重新卷了起来，转头望了望身后颓然坐着的皇后，朗声道，“现下这个月份，咱们宫里头哪里来的梅花满天，让你画到画儿上呢？”

“啊？”韩双雨双眼圆睁，忽然醒悟过来。她含着满眼的泪水，猛地跪了下去，连连叩首，“多谢娘娘，多谢娘娘！”

“什么什么？”听到韩双雨兴奋的声音，皇后回过神来，事情居然又有了转机？

“起来吧。”宁莹然淡淡笑着，挽起仍在地上不断叩头的韩双雨道，“本宫说过，一定会秉公处置。”

“贤妃娘娘……”韩双雨满脸泪水，哽咽着道，“娘娘，您是双雨的救命恩人啊。”

“罢了，这些以后再说。”宁莹然轻轻挽了韩双雨起身。

“是啊是啊，这些以后再说，等着明日本宫和贤妃妹妹为你开释！”皇后取过那幅画儿，仔细地看着，恨声道，“德妃那个贱人，本宫明日倒要看看她如何伶牙俐齿！”

“贤妃娘娘，娘娘……”韩双雨激动得无言以对，只是紧紧抓住宁莹然的衣袖，低低地叫着。

“好了，本宫要回去了，你好好歇着吧。” 宁莹然轻轻抽出衣袖，淡淡笑着。

“嗯。”韩双雨收回双手，定定地望向宁莹然，就像是看着一尊神佛。

“皇后娘娘，这画……”宁莹然转身问皇后。

“哦，妹妹拿好，这画儿可是证物，贤妃妹妹可要存好呢。”皇后笑眯眯地将画像还给宁莹然，转身而去。

柳暗花明3

秋风挑着宫灯，瞧见宁莹然的脸色尚好，便大着胆子问：“韩婕妤是皇后的人，娘娘何必如此费心帮她？”

“经过此事，就不一定了。”宁莹然望了秋风一眼，淡淡回道。

“可是，奴婢瞧那韩婕妤也是个不成器的货，即便是带在身边，也未必帮得上娘娘您，何不趁着这次机会，杀杀皇后娘娘的气势呢？”秋风靠近了宁莹然，低声说道。

“本宫知道你想说什么。”宁莹然微微一愣，静默了一会儿。

“娘娘。”秋风小心地望着宁莹然，轻轻出声，“其实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只要您愿意，您一定能放下的。”

“是吗？”宁莹然停下了脚步，微微转头望着秋风，满眼茫然地淡淡说道，“有一些东西，你越想遏制，越想逃避，它便越是难以控制。很多时候，就算我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去想，却也仿佛能够闻到他身上那清淡的气息。”

“娘娘。”秋风低低叹息一声。

“秋风，知道本宫为何一直喜欢用昙花香粉吗？”意识到自己稍稍有些失态，宁莹然微微一笑，如春花绽开。

“奴婢知道，是因为爱屋及乌。”秋风低垂了头，轻轻回道。

“你只说对了一半。”宁莹然望向秋风，微微笑着，“本宫喜爱昙花不只因为它是子言哥哥的心头最爱，还因为昙花的品性最让本宫佩服。”

“品性？”秋风转过头来，面向宁莹然道，“怎么花也有品性的吗？”

“本宫说个故事给你听吧。”宁莹然对着秋风，笑道，“传说昙花是一个花神，她每天都开花，四季都很灿烂。她爱上了一个每天为她锄草的小伙子，后来玉帝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大发雷霆，要拆散这对鸳鸯。玉帝把昙花花神贬为一生只能盛开一瞬间的花，不让她再和情郎

相见，还把那个小伙子送去灵枢山出家，赐名韦驮，让他忘记前尘，忘记花神。可是花神却忘不了那个小伙子，她知道每年暮春时分，韦驼尊者都会上山采春露为佛祖煎茶，于是昙花花神就选在那个时候开花！为的就是希望能见韦驮尊者一面，就一次，一次就够了！”

“娘娘！”听宁莹然说得伤感，再想起平日里宁莹然总是暗暗地神伤，秋风便不由得微蹙了双眉。

“昙花一现只为韦驮。它积蓄了一生的勇气与力量，只为一瞬，只为刹那。”宁莹然定定地望着秋风，不再说话。虽然昙花花神每年只能见到韦陀尊者一次，虽然韦陀尊者已经不再认识花神，可他们毕竟是见到了。而自己呢？也许穷其一生，终将再难相见。

望着宁莹然痴痴的模样，知道自己的主子仍然放不下，再想想上次出宫时自己打听到的消息，秋风动了动唇，却仍是什么也没有说。

娘娘她上次救苏云熙是因此，这次救韩双雨也是因此。娘娘如此情根深种，那个消息，叫她如何说得出口？

养心殿。

“到底什么事情？德妃一定要大家都到场才肯罢休？”龙宣浩被德妃满脸带笑地强按进龙椅，不解地问道。

“实在是担心此事闹大不好收拾，所以臣妾才央了皇上过来主持大局。”德妃将脸儿一转，看着一旁的宁莹然，“不知贤妃妹妹审问得如何了呢？”

“到底什么事情啊？”感觉到养心殿上暗涌连连，龙宣浩微微皱了眉头，望向宁莹然。

“还是臣妾来讲吧。”德妃抢在宁莹然之前，急急出声，“和鸾宫采玉殿的韩婕妤不守妇道，一直和宫外有联络。这次更加大胆，居然绘制了画像，并题上淫词，计划着送出宫外给旧情人，几乎就要闹出宫闱丑事。幸亏钱才人大义灭亲，向臣妾陈明一切，才阻止了这事情的发生。昨日贤妃妹妹将韩婕妤关押了起来，说是要详细审查，可是臣妾思来想去，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越早解决越好。毕竟这也不是什

么光彩的事情，所以臣妾今日请到殿上来的，都是二品以上的宫妃和与此事有关的妃嫔。不如今日就将此事说个清楚，省得宫中那些个闲话继续风传。皇上您说呢？”

柳暗花明4

“哦？竟有此事？”龙宣浩挑了眉毛，眼光望向静静立着的苏云熙，又转向宁莹然。

“回禀皇上，”宁莹然笑了一下，走上前去，“德妃姐姐说得不错，是有这样的事情。韩婕妤其人，如今还被臣妾关着呢。这案情嘛，臣妾也都已经清楚了呢。”

“事情查得如何？”见宁莹然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龙宣浩出声问道。

“臣妾本打算今日向皇上详细禀告这事，谁知道德妃姐姐已经早早请到了皇上，还有这许多的姐妹，真是有劳德妃姐姐了呢。”宁莹然笑眯眯地对龙宣浩说着，不着痕迹地睨了德妃一眼，继续道，“不过这件事情，中间怕是有些误会呢。”

“误会？”德妃缓缓踱到宁莹然的旁边，轻声道，“怎么每次交办贤妃妹妹的事情，几乎都是误会呢？本宫记得这件事情可是罪证确凿的。”

听出德妃话中有话，知道她在暗示自己上次帮助苏云熙的事情，宁莹然也不恼怒，仍是淡淡笑着。她走到钱亭亭身旁，轻轻问道：“昨日里，钱才人的证词言之凿凿，想必今日是不会轻言更改的，对吗？”

“臣妾当日句句实话，不敢隐瞒。”钱亭亭轻垂了头。

“昨晚贤妃妹妹审讯韩婕妤，本宫一直都在其侧，不如本宫来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皇后急急地抢着说。

龙宣浩望了一眼静默的宁莹然，见她表示默许，这才转向皇后道：“说吧。”

“都说那画像是韩婕妤入宫之后仍然妄想和宫外男子私通才绘制的，对吗？”皇后缓缓转身，来到德妃面前，将一直握在手上的画儿徐徐展开，“秀女入宫是在今年的正月十七，当时韩婕妤也在其中，今日也才是九月十一……”

“皇后娘娘怎么又说到那秀女入宫的事情上去了呢？”德妃冷冷一笑，不屑地将皇后的话打断，“莫非皇后娘娘忘记了咱们正在讨论的事情是什么吗？”

“怎敢忘记？”皇后粲然一笑，将画像转向德妃道，“德妃妹妹看仔细了，这画像上韩婕妤身后满天飘舞着的可不是梅花的花瓣吗？试想这刚进了九月的天气，宫中什么地方会开梅花呢？”

“梅花？！”德妃猛然一惊，急忙抬头细看，听到养心殿上一片抽气之声，不由急忙出声道，“不过是些星星点点罢了，如何能看得出来是梅花？皇后娘娘可真会说笑！”

“说笑？”皇后带着满脸的笑容，清晰地说道，“这星星点点的梅花确实看得不太真切。但那画像上，韩婕妤手中这枝清晰可见花蕊和花瓣的花儿，德妃妹妹可看得清楚？”

“啊？”听了皇后的话，德妃猛然一愣，细细端详着画像，发现画像之上果然如皇后所说，韩双雨怀抱中那束花确实清晰可见其脉络，确是梅花没错。

“所以说，臣妾认为此案是个误会。因为这画像根本就是韩婕妤在入宫前所绘制的。”皇后得意地扬了扬眉毛，眼光扫过全场，最后转向龙宣浩，“皇上您以为呢？”

“皇后说得有理！”听了皇后的话，再看德妃的神情，龙宣浩也大约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沉声回道，“只怕这是误会罢了。”

“误会吗？”从皇后手上将画像接过，德妃低低沉吟，片刻之后，忽然出声道，“若是入宫之前绘制，为何那画像之上竟是色彩鲜艳，丝毫不像是去年的陈画呢？”

“不过是取了陈画之后的精心装裱而已。这，就恐怕是一些有心之人的有心之举了。”皇后望了一眼宁莹然，眼光扫过德妃，然后扫向殿上其他人身上，最后落在钱亭亭的身上，“不知钱才人对此事有何看法呢？”

“臣妾，臣妾，臣妾也不知道啊。”钱亭亭早已脸色青白，这会儿又见皇后将话锋转向自己，不由扑通一声跪下，急急辩解着。心中却苦不堪言，这下好了，罪名反是落到自己身上来了。看来自己无论是诬陷也好，被人指使也好，恐怕最后落到自己身上的结果都不会轻松。

钱亭亭心中已经是后悔不迭，却又不能说出实情。谁都不怪，就怪自己耳根子松软，听了杨心兰的几句话便被唬住，转而陷害自己的表妹，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是这样吗？”龙宣浩扬眉望向宁莹然。

“皇后娘娘所言不差，皆是事实。”宁莹然恭恭敬敬地上前一步，沉声回道。

“啊？”

大殿之上顿时嘘声一片。

翻手为云1

宁莹然重重地吁了一口气，告诉自己上当了。不过，这样心思机巧的连环计谋，绝不是德妃能够想得出来的。不知这竟是谁的高招，连她都着了道！

看着杨心兰一脸惶急地望向自己，苏云熙心中不由轻轻一笑。果然让自己料对了，竟然真的有人看到了这一步呢，应该是宁莹然吧？幸亏自己当初留了后手。如今看出来了也好，要不然自己苦苦临摹那么久的功力不就没得展示了吗？只不过宁莹然却为何要帮着皇后呢？真是让人费解。

苏云熙带着疑惑朝左右看看，见大家似乎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钱亭亭和皇后身上，便冲着杨心兰使了个眼色。可杨心兰却微微有些担心，似是疑虑重重。

苏云熙轻轻一笑，重重点了点头，然后冲着莲妃的方向努了努嘴，示意杨心兰向号称才女的莲妃求救。不是“才女”吗？给她一个表现的机会啊。

见含梅不安的样子，苏云熙知道她是在为自己担心，便轻轻地捏了一下含梅的胳膊，示意她安心。

苏云熙当初设下这局，是想要打击皇后，或者让皇后和德妃争斗的。如今德妃确实是按照自己当初的计划在走，可是却不曾想，宁莹然居然会帮着韩双雨，企图翻案。也罢，既然事已至此，她便将计就计，正好可以用这计策来试探莲妃和宁莹然关系的深浅。

杨心兰轻咬银牙，又看了苏云熙一眼，终于下定决心，靠近身边的莲妃，俯在她的耳边，低低说了句什么。

莲妃听了杨心兰的话后，愣了一下，似乎正在考虑什么。须臾之后，她走上前去，将德妃手中的画像取了过来，端详半晌之后，便抬起头来，看看宁莹然，又看看德妃，最后将目光锁在龙宣浩的身上，终于开口。

“启禀皇上，这画像上的印鉴似乎有些不对！”

莲妃终于还是说了。刚才看到莲妃一脸为难的神情，苏云熙差点以为莲妃会选择隐忍不说呢。不过即使莲妃不说，她也会想办法再借其他人之口说出这画像的关键所在。

面对她的敌人，这是她的第一战，她不允许自己失败。

“怎么不对？”龙宣浩的目光转向莲妃，皇后、宁莹然和殿上所有人等也全都将目光击中在了莲妃的身上。

迎着宁莹然的目光，莲妃轻轻咽了咽口水，将眼睛错开，低声道：“这画像上落款处的印鉴，正好和韩婕妤怀抱中的梅花相重合。可是细细看上去的话，好像和平常的画像落款处不大一样。似乎，似乎……”

“哦？”听了莲妃的话，德妃的眸中闪闪发亮，不等她说完，就快步走了过来，仔细地端详着画像。

“芙妹妹的意思是？”德妃细看之后，终于大笑出声。她用着古怪的目光定定地望向宁莹然和皇后，半晌才高声道，“大家说，奇怪不奇怪？这画像之上居然是画师先落的印鉴，然后才画的梅花呢。怪不得这梅花脉络清晰可见。想必也是某些人的有心之举了，皇后娘娘您说是不是呢？”

“什么？”皇后吃惊地望了宁莹然一眼。

“哦？”宁莹然微微一愣，快步来到德妃的面前，将画像拿在手中，和皇后一起仔细地端详着。

只见画像之上，韩双雨怀抱中的梅花花瓣清晰鲜艳，和印鉴接合处也是紧密相连。可是仔细辨认之后，仍是能够看出印鉴在下，梅花在印鉴之上的痕迹来。而且一经仔细端看，这簇清晰的梅花，颜色确实和韩双雨身后满天飘零着的梅花花瓣的颜色微有不同。

宁莹然重重地吁了一口气，告诉自己上当了。不过，这样心思机巧的连环计谋，绝不是德妃能够想得出来的。不知这竟是谁的高招，连她都着了道！

宁莹然沉了脸色，不再说话，只是将眼光在殿上的人群当中来回逡巡着。

看出宁莹然非要找出和她作对之人的决绝神情，苏云熙轻轻垂下了头，尽量令自己的眼光不与她直接触碰。

“啊？”

翻手为云2

事情居然会这样地峰回路转？因为不知竟会突然生出如此变故，殿上众人全都是一副惊呆了的神情，不知事情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这画像被搜出来之后，好像一直是由贤妃妹妹保管的吧？对于这印鉴在下，梅花在上的事情，不知贤妃妹妹可否能够为皇上和咱们姐妹解释一番呢？”看着龙宣浩的脸色微现愠色，德妃更是死死咬住宁莹然，要拉她下水。谁让她偏要帮着皇后和自己作对！

“昨晚本宫去过韩婕妤的宫室，仔细问过案情，难道是那个时候……”宁莹然做出一副沉思的神情。即使她对韩双雨心存怜惜，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弃卒保帅了。

“贤妃妹妹的意思是说……”见宁莹然打算将责任推到韩双雨的头上，德妃轻轻一哼，不依不饶地上前一步。

“一塌糊涂！”龙宣浩豁然起身，挥了挥袍袖，冲着德妃怒声道，“要朕前来就是观看这场闹剧的吗？”

“皇上息怒。”见龙宣浩猛然发怒，德妃急忙跪倒在地，一脸的诚惶诚恐。

“哼！”龙宣浩转开脸去，冷冷一哼。

“皇上息怒。”

见龙宣浩脸色难看，存有怒气，殿上众女纷纷跪倒。

“那个韩婕妤，除去诰封，贬为庶人，长居和鸾宫，没有朕的命令，不准出门半步！”龙宣浩僵着一张面孔，沉声命令道，“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剩下的事情，朕会交由宗正寺负责。如果余下还有什么人牵连在其中，自然要严办，如若没有，也就罢了。你们全都本分一些，不要再惹出什么事端让朕烦心。”

“是……”皇后和宁莹然正在发愁事情应该如何转圜，正巧遇到龙宣浩似无意继续追查下去，二人赶紧答应了。

贬为庶人总要好过其他责罚吧？听了龙宣浩的旨意，苏云熙不禁轻轻一叹，还好这次的事情如此收场，总算没有害人性命。刚想及此处，苏云熙又忍不住低低笑起自己来。如今她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却还要为别人担心。她暗暗地告诫自己，既然已经做了，便只能如此，任它结果如何，也和自己无关。只是，他可是政事上遇到什么难题了吗？看到龙宣浩浓眉轻蹙，脸色不善，苏云熙仍是忍不住暗暗猜想着。

“臣妾遵旨。”听到龙宣浩说话，殿上众女纷纷先后行礼。

“罢了，朕还有要事，各位爱妃这就各自散了吧。”眼光在众人身上缓缓扫过，龙宣浩转过身去，朝殿上的龙椅走去。

“含梅，装上一些点心，随我到养心殿去。” 苏云熙一路上都记着龙宣浩不善的脸色，回到永寿宫后仍旧是放心不下，便吩咐了含梅准备糕点，准备去一趟养心殿。

“主子，依您看，皇上为何会将此案交给宗正寺处理啊？”跟在苏云熙身后，含梅轻声问着。

“你说呢？”知道含梅有话想说，苏云熙轻轻睨了她一眼，不置可否。

“那奴婢就说说奴婢的愚见。” 含梅小心翼翼地望了苏云熙一眼，见她面上淡淡的，便大着胆子开口道，“奴婢觉得皇上将此案交给宗正寺来查，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不打算查下去了。”

“哦？”苏云熙猛地一惊，转过眼去。居然连含梅都看出了龙宣浩的心思？

“主子您想啊，皇上如今是直接将韩婕妤贬为庶人了，这便说明皇上他心里已经是认定了这件事情的，至于是否还有其他人牵连在其中，皇上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况且这事涉及到后宫内廷，而宗正寺男人那么多，查起来难免束手束脚的，又能查出个什么结果出来。”见苏云熙望向自己，含梅更是有些得意地继续说道。

“嗯。”苏云熙含糊地应了一声，不再说话。龙宣浩之所以会在并未彻查之前便直接降罪，应该是另有顾虑吧？虽然德妃的身家不若皇后和宁莹然那般庞大，但是也代表了朝堂之上一方势力。如今，她们三人鼎足而立，身后则是各自代表的不容小觑的势力。事情一旦牵连到这三人，龙宣浩总会有所忌讳。

翻手为云3

“奴才见过乐昭仪。”侍奉在养心殿外的王立福瞧见苏云熙过来，远远地便迎了上去，“乐昭仪是来觐见皇上的？”

“可不是吗？”免了王立福的礼，苏云熙淡淡笑着回道。

“这可不巧了呢，皇上这会儿正在和宁主事议事，怕是不方便。”王立福满脸是笑地看着苏云熙。

“哦？”苏云熙止住了脚步，笑道，“这样的话，我便先不进去，就在这附近等着。见宁大人出来了再进，如何？”

“这样不好，哪能委屈昭仪您就这么等着呢？”王立福笑容可掬地半躬着身子道。

“不妨事，我在四周随便走走就行了。” 苏云熙冲着王立福点了点头，从养心殿的门口绕开。

“也好也好。”王立福又是一揖，频频地点头。

“含梅你听……”正在养心殿外绕弯子的苏云熙猛然止住了脚步，微微侧耳道。养心殿中似乎有人提到她的名字。

“在说主子您呢。”含梅靠近了窗口，凝神过后，才低低回道。

“嗯。”苏云熙低低应了一声，将手指竖于樱唇之上，示意含梅噤声。

“微臣参见皇上。”宁蔚然奉召，匆匆走上养心殿，急道，“刚刚接获前方来报，说敌方战士骁勇异常，我军如今已经是连番败退，退至关内了。”

“一切都还在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吗？”龙宣浩微微抬了头，望向宁蔚然。

“前方的苏将军虽然已知皇上此战深意，却仍是来报敌方作战之骁勇。所以臣想，也许应该探探敌方虚实，毕竟兵不厌诈。而且近日来，来自扎答兰的书信也日益稀疏了起来，不由令人生疑。”宁蔚然紧

紧地盯着龙宣浩，等待着他的回答。虽然蒙多格已经和大齐达成联盟，但在战局未定之前，却仍是不得不防。

“宁主事所言甚是。”龙宣浩微微蹙眉道，“不如派遣使节前往，再次确认对方合作意向，宁主事以为如何？”

“大齐之内，只有微臣对蒙多格略有熟识，不如就让微臣前往吧？”宁蔚然和龙宣浩的想法不谋而合。

“好！”龙宣浩走下座位，来到宁蔚然身边，定定道，“带上朕赐给你的龙纹令牌，汴京之内所有兵将任你调遣。”

“微臣领旨，臣告退。”宁蔚然恭敬地行礼，转身退下。

“蔚然！”望着宁蔚然昂扬的背影，龙宣浩忽然出口唤道。

“皇上，可还有其他旨意？”宁蔚然回过身来，不解地望向龙宣浩。

蔚然可是因为云熙？他们之间竟然已经只剩下君臣之礼了吗？

“朕，想和蔚然说说话，不知蔚然意下如何？”望着宁蔚然一脸恭敬地的样子，龙宣浩心上微微一动，从龙椅上起身，走向宁蔚然。

“皇上请说，微臣洗耳恭听。”听了龙宣浩的话，宁蔚然袍袖之下的双拳猛地一紧，脸上仍是一片恭谨之色。

“朕是说，龙宣浩想和蔚然说说话。”龙宣浩挨近了宁蔚然，搭上他的肩膀，语气中有着浓浓的友情。

站在龙宣浩的掌握之下，宁蔚然深呼吸了一下，抬起眼帘，对上龙宣浩道：“是龙宣浩和宁蔚然，不是皇上和宁主事？”

“对，是龙宣浩和宁蔚然。”龙宣浩直直地望着宁蔚然。

“好。”宁蔚然淡淡一笑，将龙宣浩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拿下，“说吧。”

“蔚然可是仍然在为上次我失信于你的事情生气？”龙宣浩不置可否地拿开自己的手，在宁蔚然身边的椅上坐下。

“是因为苏云熙。”宁蔚然转过头来，望向龙宣浩，直言不讳。

“你……”见宁蔚然如此直接，龙宣浩眉头一皱，止住了声音。

“皇上可还要继续吗？”宁蔚然浅浅扯动了嘴角。
“是！要继续。”龙宣浩抬头望向宁蔚然。

真心释然1

看中了目标，便勇敢出击，不管不顾地为她扫平一切。和龙宣浩相比，他的爱，似乎苍白许多。也许他对苏云熙，只是因为对欧夏蓝的亏欠，而寻找的一种寄托。

“你和欧夏蓝之间，我很遗憾。”静默半晌之后，龙宣浩终于开口。

“那次，”听龙宣浩提起欧夏蓝，宁蔚然心上猛地一滞，连连呼吸之后，才稳住了情绪，“和你没有关系。”

“假如我知道你和欧夏蓝早就情愫暗生，我是绝对不会同意欧老将军送女儿进宫的。”龙宣浩满脸诚恳地看着宁蔚然。

“不要再说了。”宁蔚然挥舞着双手，用力地闭上眼睛，仿佛那样便能将所有痛苦的回忆挡在心门之外。

“蔚然！”龙宣浩起身，抓住宁蔚然的手，继续道，“如果我知道你俩有情，即使在入宫后，我也会将她送还给你的，可是我不知道。”

“不！”宁蔚然猛地张开眼睛，望向龙宣浩道，“是我，当初是我辜负了蓝儿，和你，没有关系。”

“蔚然，”明白宁蔚然此时心情激动，龙宣浩握紧了他的手，轻轻说道，“苏云熙和欧夏蓝不一样，她和宫中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我，爱她，是真的爱她。所以，我只能失信于你。”

“屡次让她置身险境，也是爱她的一种方式吗？”盯着龙宣浩的眼睛，宁蔚然低声道，“你明知道她不会故意伤害任何人，可你却怀疑她毒害杨婕妤，将她收押。

“你明知道皇后因为你而对她恨之入骨，可你却故意在狩猎时当着皇后的面和她表演亲热，害她几乎丧命在皇后箭下。你明知道她一心向往恬淡的生活，却偏偏将她推入旋涡中心，使她几乎命丧钟萃宫。”

见龙宣浩静默不语，宁蔚然低低一笑，“你，就是这么爱她的吗？”

“我以为你都明白。因为从小到大，你一直都是全天下最了解我的人。”龙宣浩定定地望着宁蔚然，艰涩地回答，“我是君王，自然有君王的不得已。”

“可我不是！我可以给她想要的幸福，为何你却不给我这样的机会？你明明答应过的！”宁蔚然的语气中难掩伤痛，“她们俩同样喜欢蓝色，同样向往恬淡平静。望着别人的时候，她们连眼神都是一样的干净澄澈。她明明就是她的化身，她明明就是老天赐给我的蓝儿！蔚然曾经失去过，知道那种痛，所以，不想再次失去！”

“你在质疑我对她的爱？”龙宣浩毫不回避地对上宁蔚然质问的眼光，眸中隐隐升起怒气，“你对云熙，是爱吗？如果你要说是爱，也无妨！因为由始至终，我对她的爱，丝毫不会逊色于你！

“她的想法，她的委屈，她的冲动，我和你一样，全部看在眼里。当日云香居外，你以为只有你在注意云熙？混战中我为她受的伤不会比你更轻。

“她离开之后，对那乞丐夫妻的同情，对自由的向往，她为了顾全大局选择和你回来，那些事情我统统明白！我不说，只是因为我当时还给不了她想要的。但是现在，我决定给她想要的，我要给她！所以我在努力！

翻手为云2

真心释然

“她那么善良，我当然知道她不会毒害别人。所以元寸香事件发生之后，我相信她，我压下一切来拖延时间，只为了给你和宁莹然充分的时间去寻找证据。你不会认为你连日独入深宫，我竟会丝毫不察吧？”他甚至在她说不想孕育他的孩子之后，仍然不能放弃她。身为帝王，他却对她如此地包容。他对她这样深沉的感情，宁蔚然居然质疑他对她的爱？

宁蔚然浑身一颤，不敢相信地望向龙宣浩。他以为自己的感情隐藏得很深，却不知道龙宣浩竟然一直冷眼旁观着这一切的发生。

龙宣浩毫不意外地看到宁蔚然满眼的惊讶，继续说：“皇后恨她，处处为难她，我当然知道。可是身为手握重权的曲相国之女，身为两朝忠臣之女，对于她，我又能如何？我只能在她面前故意表现对云熙的喜爱来激怒她，迫她做出过激的行为，好作为日后废后的理由之一。”

宁蔚然当时就觉得以龙宣浩的处理方式，必会引起皇后日后对苏云熙更大的嫉恨。当时他就忧心忡忡，当时他就担心得不得了。本以为龙宣浩不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可是他现在居然说他是故意在皇后面前和苏云熙亲热，以刺激皇后做出过激行为好作为废后的理由！他竟然是这样的爱苏云熙吗？

想起那日狩猎的惊心场景，宁蔚然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他激动万分地低吼出声，“为此，你竟然要牺牲云熙？假如我没有及时射落那箭，云熙就会有性命之危！”

“蔚然，你以为我会牺牲云熙？”龙宣浩不可置信地望着他，低叹了一声，半晌才重新开口道，“如果当时你够细心的话，你会发现皇后的那只箭袋中，所有箭尖都是已经削平了的钝面，根本不可能射中任何人。”

“什么？”难道，真的是自己怪错了他？宁蔚然瞪大了双眼。

记忆中，狩猎当日，皇后被龙宣浩喝斥后，她的箭袋就一直被龙宣浩拿在手中。自己还以为他是为了掌握皇后行凶的器具，却原来他竟有此一招。

龙宣浩上前一步，走近了宁蔚然，再次握上他的肩膀，低声道：“找到这么一个护驾的由头，我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擢升你为兵部主事，将曲相国暗中控制的汴京兵力转交到你的手上。既能圆了你光耀门楣的心愿，又能助我卸去心头大患。废后，也将减少阻力，指日可待。”

“这，这一切都是你早已安排好的，为了云熙？”宁蔚然抬起头来，轻声说道。看中了目标，便勇敢出击，不管不顾地为她扫平一切。和龙宣浩相比，他的爱，似乎苍白许多。也许他对苏云熙，只是因为对欧夏蓝的亏欠，而寻找的一种寄托。

“是。”龙宣浩重重点头，脸上浮出一丝愠色，“只除了那次钟萃宫的行刺事件！本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以为我将会为云熙扫清一切污秽。那次……幸好云熙只是皮外伤。”说话间，龙宣浩的神色已变得有些凛冽，“总之，这个皇后，我一定会废掉！”

“你认为是皇后在钟萃宫安排了那次的行刺？”想起那日的事情，宁蔚然也隐隐后怕。

“天下人都会认为她最清白，所以利用这个机会不是最聪明的所为吗？”龙宣浩眯起眼睛，冷冷一哼。

“怪不得，太后会及时出现，并在第一时间将皇后带走，应该是怕你对她不利吧？”宁蔚然托着下巴思考着。

“如此明目张胆地伤害云熙，无论她是谁，我都不会轻饶！”龙宣浩看了宁蔚然一眼，咽下了对宁莹然的怀疑，毕竟蔚然和她血浓于水，“所以，我将司徒彻放在宁莹然身边，相信不久便能水落石出。”

“你降了司徒彻的职务，将他放在莹然身边，是明为协助，暗是监视吧？”尽管龙宣浩不说，但宁蔚然仍是听出了其中端倪，并一口道出。

“宁莹然……虽然是你的妹妹，可是她在深宫浸淫已久。我，看不透她。而且这次事关重大，我不希望她有任何闪失。”龙宣浩顿了一顿，想起宁莹然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眼眸深处却蓄满了冰意，令人望而却步。

“蔚然明白。”宁蔚然涩涩地回答。其实莹然她，也不过是放不下心中的人而已。她的外热内冷，只是因为眼前之人不是她心中所爱而已。那件事，如果……如果让她知道真相的话，真不知道她会如何。

“蔚然，我的心，你明白了吗？”龙宣浩握住他的双手。

翻手为云3

“你对她，”宁蔚然想起自己心中的那个蓝色精灵，眼中一抹哀痛飞快闪过。再抬头，已是平静无波，“皇上对乐昭仪深情一片，臣感动万分！”

“蔚然，谢谢你！”听到宁蔚然如此慎重地回答，龙宣浩知道他的这个儿时好友已经打开了心结。

“不！是蔚然要谢谢皇上您！”若不是真的将自己当做朋友，龙宣浩何苦对自己如此坦陈？如此剖白？

龙宣浩说得不错，他对苏云熙的爱不会比自己差了分毫。龙宣浩他……会是个出色的丈夫！宁蔚然看着龙宣浩，毅然道：“是皇上的话点醒了蔚然，让蔚然不再痴迷执著。蔚然谢皇上！”

“你我之间，何必客气。”龙宣浩轻轻一笑，感到无限轻松。

“只是，乐昭仪她……想要的似乎并不是权位。”宁蔚然微微蹙眉，抬头望向龙宣浩。

“我知道，可我是帝王。既然身为帝王，我就有自己的责任和觉悟，也有帝王的身不由己。”龙宣浩坚定地笑着，“终有一天，我要让她有足够的资格立于我的身侧。我相信，那一天迟早都会到来。”

望着龙宣浩眼中的坚定，宁蔚然眼中有着动容。因为自己深知，为了他说的“那一天”的到来，龙宣浩将要面对如何的艰难。只是，他给的，是苏云熙想要的吗？足够立于他身侧的资格，还是两人携手相伴一生的永恒？

“皇上，事不宜迟，蔚然还要赶路，这便告辞了。”宁蔚然恭敬地行礼告退。

“好！朕等蔚然的好消息！”龙宣浩重重点头。

“是！”宁蔚然的眼中浮起坚毅的神色，转身退下。

“蔚然！”望着他的背影，龙宣浩大声唤着。等他回过身来，才沉声道，“万事小心。”

“蔚然知道。”宁蔚然重重点头，决然而去。

原来竟是如此！

原来在他的心里，一直都在为她的执著而努力，只是他从来不肯轻易说出口，不肯让她早早知道他已经是这样的努力。他说过他会努力，当时她却只当做是笑谈。

这个她无法交付真心的男人，一直默默地为了他曾经对她的承诺而努力着。虽然他想给她的权位并不是她真正想要的，但是，这样的情，这样的心，她如何能够不去领会？

原来，他对她，竟然苦心若此！

苏云熙定定地站在养心殿的窗外，泪……不知不觉地从脸庞滑落。

“主子，主子，您快别这样了。”含梅掏出了手帕递过去，“这说话间，宁大人就要退出来了呢。”

“嗯嗯。”苏云熙接过手帕，慌乱地擦拭着。她拉了含梅急急向后退去，想要绕回到正门口。

“皇上对主子您真的是用心备至了啊。”含梅动容地跟在苏云熙身后，低声说。

“宁主事！”苏云熙看见宁蔚然从养心殿走了出来，便点头招呼。毕竟上次狩猎时的救命之恩还没有谢过。

“微臣见过乐昭仪。”宁蔚然恭恭敬敬地行礼，眼睛却悄悄地瞥向他处。

“宁主事太客气了，云熙还没有当面谢过上次狩猎时的救命之恩呢。”苏云熙轻轻吸了一口气，不动声色地笑着。为了她，眼前的这个男人同样也是不遗余力。那样的真心付出，虽然只是因为另外一个人，但是受惠的人确是她无疑。只是不知，那个蓝儿是个什么的女子？

“不不！那是微臣职责所在，而且皇上已经赏赐过了。”宁蔚然见苏云熙走上前，接连退了几大步，半晌才抬起头来，定定地望着苏云

熙，颤声道，“相信那日即使微臣不出箭，乐昭仪也不会有危险。因为，皇上他，他不会让您出事的。”

翻手为云4

“嗯？”是啊，那个男人已经为了她，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怎么会舍得看她受伤？听了宁蔚然的话，苏云熙有一瞬的愣神，在含梅轻轻扯了她衣袖之后，才轻轻笑着回道，“宁主事真是谦逊。”

“微臣尚有皇命在身，先行告退。”宁蔚然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自己真的是把她当做蓝儿的替身吗？可为何在望向她的时候，任他如何努力，也看不到蓝儿的影子？

“主子，宁大人的眼神挺奇怪的。”含梅微微撅嘴，望着宁蔚然匆忙远去的身影。怪不得宁大人一直对主子大有不同，原来是将主子看成曾经心爱的人。

“嗯。”苏云熙轻轻点头，没有说话。临别时他看自己的那一眼，缥缈，虚无，却又满是不舍、为难、放心、苦涩……那眼神，包含了太多的情绪。

那样的眼神，无论是为了她或是那个蓝儿，她都情愿自己读不懂。

“皇上。”等王立福通报过后，苏云熙缓缓上殿，一如既往地淡淡微笑。

“云熙来了？”龙宣浩转过身来，笑着。

“云熙带了一些糕点过来。”苏云熙来到龙宣浩身边，将食盒中的糕点拿出来摆好。

“何必这么费心，自然会有奴才准备的。”龙宣浩瞟了一眼糕点，握住苏云熙的手，轻轻说道。

“早上在养心殿看到皇上的脸色不大好，所以过来看看，这些糕点也就顺便带来了。”苏云熙垂下眼帘，低低地说道。

“来，朕尝尝看。”龙宣浩眉开眼笑地拉了苏云熙的手一起坐下。看到他的脸色不好便特意过来看看，她这样说，他是不是可以认为她开始关心他了呢？忽然之间，他的心情变得大好。

“刚才在养心殿的门口，应该碰到了宁主事吧？”龙宣浩轻轻拈起一块糕点，望向苏云熙。

“嗯。”听他提到宁蔚然，苏云熙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只是低低地应了。

“有些事情，你也应该知道。”龙宣浩放下手中的糕点，握住了苏云熙的手。

“什么？”他要告诉她了吗？苏云熙轻轻地仰起头来。

龙宣浩淡淡一笑，“天运元年四月，朕初登大宝，没有循例选秀，只是纳了几名朝中重臣之女入宫伴驾。其中，包括欧展暮老将军的小女儿欧夏蓝。欧展暮和宁还祖两位老将军是世交，蔚然和欧夏蓝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璧人，可是朕……朕并不知道这些事情。”说话间，龙宣浩低低叹息了一声，顿了片刻，才继续说道，“欧夏蓝进宫不久，便顽症缠身，而且这病，似乎很重，入宫不过大半年的时间，她便在天运二年正月十七辞世。在此之前，朕还没有正式召见过她。”

“啊？”饶是她刚才在窗外已经隐约知道，但是此时听到龙宣浩亲口说出欧夏蓝的死讯，苏云熙仍是轻声低呼。

龙宣浩对着苏云熙淡淡一笑，继续说：“后来，一向不喜政事的宁蔚然忽然转性，他和朕说，他要入仕。

“朕当然很高兴，毕竟他是朕身边最信得过的人。当时就给了他几件差事，办得很是不错，之后便一路升至鸿胪寺少卿。后来一次狩猎时，他试探性地问朕，如果他看上了后宫的一个女人，朕会如何处置他。

“当时朕淡淡一笑，对他说，‘别人向朕来讨，朕也许不会允。但是蔚然你不同，你不光是朕政事上的好帮手，一直以来更是朕的好友。如果是蔚然你要，朕一定会允了你的。不过是个女人而已，如果能够使蔚然和朕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刻，何乐而不为？’因为在朕的心里，无论是哪个女人，作为一份如此重要的礼物，她的作用也算是发挥到了极致吧。”

翻手为云5

说到这里，龙宣浩停了一下，抬起手来轻轻抚弄着苏云熙鬓旁的发丝，轻轻地说：“随后宁蔚然便告诉了朕，他和欧夏蓝的那段憾事。朕一直到了那个时候才知道，一向看似多情的宁少卿竟然是个痴情种。也是那个时侯，朕才知道，他对政事如此上心，乃是因为当初拒绝了欧夏蓝却痛失心爱之人的后悔之举。

“他是想告诉宁大将军，告诉全天下的人，他宁蔚然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光耀门楣，而不必靠某一个女人。蔚然他……他一直对自己当初的行为耿耿于怀，所以这次在遇到你之后，他便倔强地不愿放手。他执意要将你当做是老天赐给他的蓝儿，他执意要让朕兑现当初那个承诺。朕当初答应他的时候，是那么的信誓旦旦，可是如今，朕却只能失信于他。”

陷入回忆的龙宣浩，眼神中带着丝丝恍惚，仿佛宁蔚然就站在他的面前一样。临了，他的音调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却不难听出其中淡淡的愧疚。

“嗯。”苏云熙沉浸在宁蔚然这个让人伤感的故事中，不禁有些动容，半晌才缓缓抬头，对上龙宣浩温柔无比的目光，低低应了一声。

欧夏蓝她，入宫之后便顽症缠身吗？连宫中太医都束手无策的病症，想必只能是心病了吧?

龙宣浩紧紧握着苏云熙的手，两人静静地互相对视着，并不说话。

苏云熙轻轻嘘了一口气：“他一直都将云熙当做是蓝儿？”

龙宣浩淡淡一笑，起身靠近了苏云熙，将她揽进怀中，轻轻地说：“也许因为你和欧夏蓝一样都喜欢蓝色，也许是因为你和欧夏蓝一样，都有着这么干净的眼神。”

“嗯。”苏云熙不禁暗问自己。她是喜欢蓝色，因为向往自由，所以她喜欢蓝天、大海那般深远、宽广的蓝色。至于眼神，干净的眼

神？她的眼神现在还称得上干净吗？在陷害韩双雨之后？

龙宣浩轻轻抵着苏云熙的头顶，低声说：“真是遗憾，朕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子。欧夏蓝，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居然让蔚然如此念念不忘。”

“是很遗憾。”因为心中有爱，竟然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命运抗争，那么一个柔弱却又坚强的矛盾结合体。苏云熙倚在龙宣浩怀中，轻轻呢喃着，“因为欧夏蓝，她，一定是个非常美好的女子。”

“她的美好是对于蔚然。”听出苏云熙语气中的悠然向往，龙宣浩淡淡一笑，转过苏云熙的身子，让她面向自己。他捧起了她的脸，无比认真，“对于我，你就是整个世界上最美好的！”

她是整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不知怎的，苏云熙忽然觉得鼻头一酸，泪水，充盈了整个眼眶。因为他说……对于他，她是整个世界上最美好的！

无论是宁蔚然，还是是欧夏蓝，抑或是司徒姐姐，他们都曾经经历了那么痛苦的失去。可是她，却仍然能如此幸福地拥有。她不知道，这样的幸福在失去之前，她还能以什么样的理由去拒绝。

忘掉自己当初的执著吧，她认了。因为这份爱，弥足珍贵。

幸好，她还没有失去，这爱仍在。这次，她想要好好收着。

“怎么了？怎么了？”看到苏云熙落泪，龙宣浩一时慌了手脚，忙乱地用袖子为她擦拭着。

“宣浩可曾听说过，有一种泪，”苏云熙挂着泪花，双手揽上龙宣浩的脖子，扬起了头，笑盈盈地说道，“叫做喜极而泣？”

“云熙？”龙宣浩又惊又喜。因为这次，她没有任何掩饰；因为这次，他能直直地望进她的眼眸深处；因为这次，她眸中浓郁的深情无处藏身。

“今后，我会好好守护我的美好。”苏云熙嫣然笑着，主动踮起脚尖，“为了宣浩。”

“拿下你的面具，把心里所有的委屈都告诉我。因为，我是你的夫君，你一个人的夫君。”龙宣浩轻轻抚摸着苏云熙的脸庞，眼中情意深重。见她终于肯真心地在他面前展颜，他就忍不住想要索取更多。因为，他爱她，他真的爱她！

“可以吗？”如梦呓一般，苏云熙低低出声。从今以后，他就是她的倚靠！全然的倚靠！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龙宣浩定定地望着苏云熙的眼睛。他要拂去她对他的所有疑惑，无论是在眼中，还是心中。终有一天，他一定可以！

“宣浩？”他明白她，他竟然明白她？！苏云熙不敢置信地望向龙宣浩。

“我，答应你。”龙宣浩紧紧拥住苏云熙，轻吻一朵朵落下。

原来，只要她愿意，幸福便一直都在。

疑窦丛生1

永寿宫。

送龙宣浩去上早朝后，时间尚早，但苏云熙却已睡不着。她翻身下床，想要涂鸦两笔。可拿起笔站在案前，却怎么也落不下去，脑海中尽是当日韩双雨泣不成声的脸。

虽然当日可以确定行刺之人的幕后主使乃是皇后，但苏云熙仍是找来司徒彻进一步证实了这个事实。就在那时候，司徒彻被苏云熙和司徒烟的姐妹情深所打动，当即答应帮她打听皇后的旧事，好让她来借题发挥。可皇后幼时便为太子妃，怎么会有什么旧事可挖？于是，司徒彻便将目光转向皇后身边的韩双雨和钱亭亭身上。

他弄到了一张韩双雨旧时送给心上人的画像和那么一段往事来，于是就有了她为了打击皇后而做的一番精心布置：悉心学习图画的装裱，将那幅韩双雨入宫前亲笔题字的画像翻新，再仔细地模仿着画像之人的笔法，在韩双雨的怀抱中添了一束梅花，却刻意地将梅花绘在印鉴之上，就是希望细心之人能看出这其中的端倪时给予重重一击，以求一击必中，不能翻身。

为了打击皇后，她不得不牺牲韩双雨，虽然无奈，却必须为之。

如果，她能早一天想通，放弃当初的执著，如果她能早一点信任陪伴在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许所有的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幸好只是贬为庶人，幸好事情没有闹大。这件事，她一定要找个机会告诉龙宣浩，她一定会的，她一定会全部告诉他。

只是不知道，韩双雨她现在采玉殿中过得如何？

苏云熙一整天都心烦意乱的，静不下心来，眼看着日头西斜，一天又要过去了。

“主子，再喝点粥吗？晚膳时您就没怎么吃东西。”含梅从餐桌那边端来一碗粥，放在苏云熙作画的案头之上。

啪的一声，将含梅唬了一跳，转眼看过去，却见是苏云熙将手上的画笔重重摔在了案上。

“主子？”含梅一脸小心地询问。

“将这些东西都给我收拾起来。”苏云熙哗啦一声将案上用来给画像装裱、除尘的一应工具全部推倒。

“是。”看出苏云熙似乎心情不佳，含梅皱了眉头，收拾着案上的工具。

“带上些银子和果点，跟我去趟采玉殿。”苏云熙拿起粥，浅浅地啜了一口，终究还是忍不住想要去探视韩双雨。

“采玉殿？可是这会儿已经这么晚了呢，而且宗正寺还在调查，恐怕是进不去的。”含梅嘟起小嘴说。一抬头看到苏云熙正定定地望过来，知道她心情不好，于是马上住了嘴，低低应了一声，“是。”

进了和鸾宫，刚到采玉殿的门口，苏云熙便被侍卫拦住。

“这位大哥，通融一下，就让咱们昭仪娘娘进去看看吧。”含梅机灵地拿出一锭银子递了过去，又搬出了苏云熙的封号。

“实在对不住昭仪娘娘了，微臣等人实在是皇命在身，除了负责彻查此案的宗正寺卿大人，其他人等，如果没有皇上的手谕，一律不得入内！”见含梅拿了银子硬是要塞过来，那领头的侍卫一脸紧张地拱手作揖。

“真是不通情理，连咱们昭仪娘娘的面子都不给吗？”含梅皱着一张小脸，怒气冲冲的样子。

“昭仪娘娘，您就别为难咱们了，咱们实在是不敢放您进去的。”那侍卫见含梅发怒，仍旧苦着脸解释着。

“罢了，含梅，咱们走吧。”苏云熙低低叹息一声，不想再难为这些侍卫，转身便走。

“是。”含梅狠狠地瞪了守卫一眼，跟着苏云熙离去。

“真是不通情理，害得咱们白来一趟，还跟他磨蹭了半天。”含梅跟在苏云熙身后，嘟嘟囔囔地抠着手上的宫灯。

“再想其他的法子就是了嘛，算了。”见含梅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情，苏云熙不由觉得好笑。

“主子，您听。”含梅瞪着眼睛，忽然像是听到什么声音，一脸狐疑地转向苏云熙。

“好像是有声音。”隐约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苏云熙也是满脸疑色。

“好像是从那边传出来的。”含梅紧缩了肩膀，挨近苏云熙，指向前面的花丛。

“好像是。”苏云熙凝神细听了一会儿，便朝那花丛走去。

“主子。”含梅低低叫了一声，紧跟了上去，“咱们回去吧，这么晚了，怪吓人的。”

“能有什么？”苏云熙回头睨了含梅一眼，拿过她手上的宫灯，呼的一下将烛火吹熄。

“主子！”含梅吓了一跳，压低了嗓音惊叫着。

“嘘……”苏云熙一手扯着含梅的胳膊，一手放在唇上示意她噤声。当两人适应了黑暗之后，才蹑手蹑脚地朝那高大的木芙蓉花丛走去。两人走得近了，刚才隐约听到的那奇怪的声音也清楚了起来。

“嗷……唔……”

苏云熙诧异地回过头来，见含梅也是一副惊疑的神色。

疑窦丛生2

前头的嗷，是棉花团的叫声；后头的唔，是棉花团被什么东西掩住嘴巴的沉闷之声。

苏云熙知道宁莹然已经让秋风把棉花团偷偷放回了西福宫，但此时棉花团出现在和鸾宫附近的花丛中，可也当真叫人奇怪。已经这么晚了，难道英歌也在？

苏云熙朝含梅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便拉着她轻轻靠近了花丛，忽然听到一阵拨拉花草的声音——有人要出来了。

苏云熙赶紧拉着含梅，就势蹲在一株枝叶繁茂的木芙蓉下，躲了起来。

透过枝叶的缝隙，看到先出来的是个小小的人影，怀中似乎还抱着什么东西。这个小小的人影在钻出花丛的时候，似乎不小心扭了一下，微微地打了个趔趄。

这是英歌，她怀抱中的是仍在动弹的棉花团。

看到英歌，苏云熙不由一阵心疼。毕竟，英歌是她曾经真心喜爱过的。如今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苏云熙看到英歌几乎摔倒的时候，仍是不由自主地为她担心。她毕竟只有四岁，当初她所做的那些事情，真的是出自她的内心吗？

苏云熙按住自己跳得厉害的心脏，瞪大了眼睛望向花丛，等着刚才和英歌说话的另一人出现。

英歌已经走了很远了，花丛中仍是静静的，像是没有人似的。含梅有点儿忍不住，稍微挪动了一下腿脚。刚想打个哈欠，便被苏云熙轻轻掩了口鼻。

忽然，一阵轻微的响动，是那人要出来了吗？

苏云熙不由一阵紧张，和含梅一起瞪大了眼睛望过去。

淡淡的月光下，一双淡粉红色的绣花鞋轻轻自花丛之中跳了出来，然后是一条墨绿色的裙子。眼光随着那条裙子往上移，是浅绿色

的衣裳，再慢慢地往上移，苏云熙几乎将心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苏云熙的视线落在那人脸上之时，一块和衣裳同样颜色的头巾猛地映入眼帘。

她们和那绿衣人隔得如此之近，好像是面对面似的，可是这绿衣人居然用头巾将头脸包裹得结结实实！害得她什么都看不到！苏云熙着急之间，忽然一阵吃痛，低头望去，却见含梅正在使劲捏着自己的胳膊。

苏云熙忍着疼痛，看着那绿色身影轻快地消失在夜色中，才低声道："我的胳膊想必一定肿了。"

"啊？"含梅赶忙撒手，"一时情急，抓痛了主子，奴婢真是该死！"

"不过是没有看到头脸罢了，至于吗？"苏云熙从木芙蓉下钻了出来，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胳膊，望着含梅一脸愤恨不平的样子，实在忍不住想笑。

"不光是因为她蒙住了头脸，"见苏云熙含笑望着自己，含梅有点儿不好意思，嗫嚅着说，"她居然还穿了一双粉红色的绣花鞋！"

"你不也有吗？"苏云熙无奈地白了含梅一眼，轻轻说道，"走吧。"

大齐后宫等级森严，明文规定宫女一律着绿色，内侍太监一律着暗红色。但是宫女们都是如花一般的年龄，有谁不喜欢漂亮粉嫩的颜色？脂粉不好乱涂，花饰不可多戴，衣服也是统一配发的，宫女们便都把心思动到鞋子上。毕竟一双漂亮的绣花鞋掩在长裙之下并不明显，所以无论哪个宫女都会有上一两双颜色鲜艳的绣花鞋。

"可是，可是奴婢出门的时候会记得换下来的。"见苏云熙率先打头而去，含梅兀自在后面嘟囔着。和其他爱美的宫女一样，她也有一双粉红色的绣花鞋，但她只是在永寿宫中的时候，才偶尔把那双心爱的粉红色绣花鞋拿出来穿上一会儿，哪儿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平日穿着啊。

疑窦丛生3

“主子，您说那个身影会是谁呢？”回到永寿宫，含梅伺候着苏云熙换了衣服，毫无睡意地半伏在床边，瞪大了眼睛望过去，“夜会元公主？她一定不会是西福宫中的人。”

“嗯。”苏云熙睨了含梅一眼，轻笑出声，“如果是西福宫之人，她们还需要故意在夜晚跑到宫外去见面吗？”

“会不会是和鸾宫的什么人？”含梅凑近了苏云熙，一脸的狐疑，“毕竟那里距离和鸾宫最近。”

“哦？”听了含梅的话，苏云熙望了过去。如果以距离论的话，那花丛的附近不光有和鸾宫，还有合欢宫、西福宫、钟萃宫、延玺宫。

“主子，您说那会是个什么人呢？”含梅仍是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和那个小人精在一起，能说什么好事？不会又是在计划着要害什么人吧？”

“以后再说吧，我累了。”苏云熙闭了眼睛，缩进床榻。

“哦。”含梅点了点头，轻轻为苏云熙盖好被子，一边嘟囔，一边退了出去，“一定不会是什么好人，也一定不是说什么好事。”

听到房门关上的声音，苏云熙才睁开了眼睛。

刚才在花丛中和英歌说话的那个宫女会是谁呢？虽然那双粉红色的绣花鞋是条线索，但是平白无故地，她又怎么可能把宫中所有宫女的裙子都掀起来，去查看人家鞋子的颜色呢？到底英歌的身上有着什么样的故事？那木芙蓉花丛的附近，有西福宫、钟萃宫，还有延玺宫。到底？

唉，想得头都疼了，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不知不觉间，苏云熙沉入梦乡。

恍惚中，苏云熙似乎看到娘亲微微笑着冲自己招手。

忽然一阵狂风刮过，正笑语盈盈的苏云熙被迷了眼睛，再睁开时娘亲已经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含梅那张笑眯眯的脸。

“天亮了是吗？”苏云熙揉揉眼睛，坐起身来。

“何止是天亮了，如今都已经日上三竿了呢。”含梅笑着扶起苏云熙。

“怎么不叫醒我？”苏云熙搭着含梅的胳膊靠坐在床上。

“看主子您难得睡得这么好，不忍心叫醒了。要不是早上贤妃娘娘差人来说，请您中午过去，奴婢才不叫您呢。”含梅一边动手整理着床褥，一边解释着。

“贤妃娘娘？”想起自己曾经答应过帮助宁莹然的事情，苏云熙一阵头皮发麻，“可说了什么事情？”

“说是上次刺客行刺的事情，好像有了什么眉目。”见苏云熙一副紧张的模样，含梅有些奇怪。

“哦。”苏云熙低低应了一声，放下心来。

“主子，您这会儿就去吗？”含梅为苏云熙挽着发髻，询问着。

“不是说让我中午过去吗？现在何时了？”苏云熙心不在焉地把玩着什么东西。

“马上就该午时了。”含梅笑眯眯地为苏云熙在发尾处插上一支金钗，小心地将上面的流苏抚顺。

“好，那我换了衣服就过去。”苏云熙放下手上的小首饰，望向镜中的自己。如果只是告诉她刺客之事的话，那也不妨听听，毕竟害人之心不再有，防人之心却不可无。

延玺宫。

“云熙见过贤妃姐姐。”迎着宁莹然走过去，苏云熙笑得自然。

“快坐。”宁莹然拉着苏云熙的手，依旧温婉地笑着。

“姐姐可是要告诉妹妹那刺客的事情？”苏云熙落座后，轻轻开口，“想必是拿住了？”

“嗯。”宁莹然望着苏云熙的眼神微微有些变化，似乎隐隐有些担忧。

“主使的，可是上次咱们说的那人？”望着宁莹然的眼睛，苏云熙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刺客异常狡猾，本宫和司徒彻费了好大的周折才设计将他抓住，如今他已经全部招供了。”宁莹然轻轻拍了拍苏云熙的手，站起身来，思索片刻之后，“妹妹到底是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呢？她居然要如此狠下毒手！”

“贤妃姐姐，”见宁莹然并不正面回答，苏云熙轻轻一笑，“有什么得罪不得罪的，她向来是看云熙不顺眼的。”

疑窦丛生4

“妹妹说得倒是轻巧。”见苏云熙只是淡淡地笑着，宁莹然一时之间摸不透她的心思，也不好继续追问下去，只得缓缓坐下，“既已知晓此事，妹妹今后如何打算？”

“还能如何打算？”苏云熙一副恳切的表情，握住了宁莹然的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

“就这样？”宁莹然微微蹙眉，像是不敢相信。

“云熙不过是个昭仪，那人却是……”说到名字的时候，苏云熙顿了一顿。抬头见宁莹然冲着自己点头，才继续道，“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更何况，前日里，皇上才因为韩庶人的事情大发雷霆，云熙又怎敢再生事端？”

“妹妹倒是大度。不过也是，因为这次的事情牵连甚大，如今皇上连本宫的折子都压着不发，就是担心会惊了曲相国。如今妹妹能够这样想开也好，省得夜夜难眠嘛。”听了苏云熙的话，宁莹然眸中一丝亮光一闪而过，之后便是轻轻地笑，“这次的事情妹妹暂且忍下，今后凡事小心一些，待朝上局势稳定了，咱们再去讨还公道。”

“云熙谢过姐姐提点。”苏云熙抿唇而笑，仍是一副平和淡泊的神情。

“什么谢不谢的？妹妹只要明白本宫一心为了妹妹，也就是了。”宁莹然轻轻一笑，握住了苏云熙的手。

“云熙自然明白。”苏云熙淡淡笑着点头。宁莹然慷慨凛然地说了这么多，她又怎能不说明白呢？

“如此甚好。”宁莹然满意地笑道，“那妹妹今日便留在延玺宫用膳可好？”

“不了不了，云熙身上有伤，口味多变，此番还是不打扰姐姐了。”苏云熙眸中含着歉意，诚恳无比地说，“云熙这便回去了。”

“也好，本宫送你。”宁莹然跟着起身。

“回去吧。”宁莹然站在门口看着苏云熙远去了，才转身说道。

“娘娘，乐昭仪今日古里古怪的。”跟在宁莹然身后的秋风低声说。

“她以为她只要置身度外，便能够安然无事吗？”宁莹然睨了秋风一眼，低低叹息一声，“真是天真。”

人在局中1

这个宁莹然城府之深，远远超乎她的想象。这，是否也代表了宁莹然的危险性也远远超乎她的想象呢？

“主子，您听说了吗？”看到苏云熙和含梅刚走到永寿宫的门口，蕴兰便急急迎了上来。

“怎么，出什么事了吗？”苏云熙轻轻抬头。

“囚禁在采玉殿上的韩庶人昨晚自尽了！”见苏云熙一副懵懂不知的神情，蕴兰凑近了苏云熙，低低回道。

“什么？”不等苏云熙出声，身后的含梅已经叫了出来。

“自尽了？”苏云熙更是一惊，不由抓住蕴兰的手，“怎么回事？”

“刚听和鸾宫的公公说，他们今天早上去送饭的时候，就发现韩庶人已经自尽在采玉殿上了，摸着尸身都已经凉透了呢，估计是昨儿个晚上的事儿了。”蕴兰将手从苏云熙掌中拽出来，小声地说着她听来的消息，“主子，您怎么了？”

“还好还好，还好昨晚咱们没能进去，要不然咱们可就说不清楚了。”含梅拍着自己的胸脯道，一幅幸运无比的表情。

“听说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苏云熙柳眉微蹙，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蕴兰。韩双雨已经被贬为庶人，那件事情虽还在彻查当中，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事情基本上算是了结了。这个时候她何必非要自尽呢？这事情实在蹊跷。

“奴婢也是听别人说的，说韩庶人本来还是好好的，见了宗正寺的大人还连连喊冤呢。”蕴兰见苏云熙问得急切，便凑上前去，压低了声音回道，“昨晚上钱才人曾经去探望过韩庶人，之后大家都没有在意，侍卫也都是照旧守在外头。谁知道今天竟然就发生了这档子事情。”

“咱们昨天缠了半天也没有进去呢，她一个小小的才人怎么就会有皇上的手谕了呢？”听蕴兰说钱亭亭昨晚去过采玉殿，含梅不由微微吃惊。

“还听说其他的了吗？”苏云熙望了含梅一眼，示意她噤声。

“奴婢听说，好像，好像是钱才人拿了太后娘娘的什么令牌才进了采玉殿的。”见苏云熙问得认真，蕴兰靠近了苏云熙，轻声问道，“主子，您说这事会不会和太后娘娘有什么关联啊？毕竟韩庶人是在钱才人去了之后才自尽的啊。”

“走吧。”见蕴兰已经没有其他消息，苏云熙顾不上回答，急忙转身而去。钱亭亭居然拿到了太后的令牌？

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才人，她如何能够拿到的呢？皇后向来最得太后欢心，难道是皇后给她的令牌吗？皇后为何要将令牌给钱亭亭？韩双雨到底是因何而死的呢？她的死和钱亭亭的探望有关系吗？难道因为钱亭亭当初拿了那画儿却献给德妃，所以皇后怀疑钱亭亭对她的忠心？难道真的是中了自己的离间计？

苏云熙的心中有太多的问题盘旋不去，最后归结成都怪她当初太过冲动。如果不生出这样的事头，后面哪会伤及到人命？

“去采玉殿吗？”含梅还在一边感谢着昨晚那位不为金钱所动的守卫大哥，突然看见苏云熙已经走开，忙赶紧跟上。

“主子，等等！”蕴兰赶紧追了几步，“如今宗正寺已经获了皇上的旨意彻查此案，和鸾宫这会儿几乎被大内侍卫给围了个水泄不通呢，主子赶过去怕是也进不去的。”

“哦？”苏云熙紧皱眉头，轻轻叹息着。

“主子，您午膳还没用呢，好歹得吃口饭不是？”看看皱巴着小脸的蕴兰，再看看眉头紧锁的苏云熙，含梅低声建议道，“就让蕴兰跟着小平子上和鸾宫那儿守着去，无论什么消息都给您带回来，还不成吗？”

“也好。”听说采玉殿进不去，苏云熙也只得作罢，心中虽然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一时之间却也想不起来。

人在局中2

苏云熙思忖着，先是安排刺客在钟萃宫中刺杀她，然后又因为钱亭亭将揭发韩双雨的主动权交到了德妃手中，而怀疑钱亭亭姐妹背叛自己便暗生杀机？

皇后居然会一怒之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不惧嫌疑地接连作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皇后也太笨了吧？

是的，皇后不会这么笨的。但是如果不是皇后的话，宁莹然又为何要说那日行刺之人的幕后主使是皇后呢？就算宁莹然是在骗她，以她和司徒烟的关系，协同宁莹然查案的司徒彻也不应该骗她啊。

“主子，皇上来了。”正在苏云熙思忖间，蕴兰走进内室奏报。

“哦。”苏云熙回过神来，起身接驾。

“怎么竟连午膳都还没用？”看到桌上摆放着的饭菜，龙宣浩轻轻皱起眉毛。

“胃口不太好。”苏云熙轻轻笑着，迎了龙宣浩坐下。还是等等吧，等到她将心中所有疑惑都解决的时候，再全部告诉他。

“那就快吃啊，凉的吃太多对身体不好。”见苏云熙定定地望着自己，龙宣浩微笑着将玉箸塞进苏云熙的手中。

“嗯，皇上一起用点儿吧。” 苏云熙轻轻捏着玉箸，浅笑盈盈。

“不了，朕用过了。”宠溺地望着苏云熙，龙宣浩夹起一筷菜品，放进苏云熙面前的小碟中。

“让皇上看着云熙进膳，可真是罪过啊。”苏云熙玩笑着拾起玉箸。

“云熙。”龙宣浩忽然低低唤了一声，却欲言又止。

“皇上？”苏云熙奇怪地抬头望去。

“快吃啊。”见苏云熙抬头，龙宣浩咧开嘴笑了，示意她继续。

“皇上。”虽然他面向自己的时候满脸笑容，可她似乎能够看出他隐藏在眉宇之间的隐隐烦愁。他是在担心什么事情吗？苏云熙微微一

愣，忽而轻轻笑道，“可是遇上了和云熙有关的事情让你为难了？”

“云熙？”龙宣浩双眉一挑，诧异地望向苏云熙。

“除了云熙，还有谁能够让你如此烦忧？”苏云熙伸手探上龙宣浩的额头，浅浅笑着道，“在云熙面前，宣浩也不必戴着面具。”

采玉殿韩双雨自尽一事，宗正寺还正在调查，结果不会这么快出来。而且她也相信那件事情绝对不会牵连到她的身上。除此之外，能够让龙宣浩在面对她的时候表现隐隐愁绪的，想必就是当日钟萃宫中刺客行刺一事了吧？他定是在为如何处置那幕后之人而为难吧。

“云熙。”她怎么是个如此慧黠的人儿，竟然看透了他心里的一切？龙宣浩低低叹息一声，将苏云熙揽进怀中，“如今边关隐有忧患，而朝内众臣又都是各扫门前之雪，那日云熙在钟萃宫时……”

“皇上，云熙全都明白。”苏云熙伸手掩上龙宣浩的嘴，情意切切地看着他。

“云熙……”龙宣浩轻轻地吻着苏云熙的掌心，呢喃道，“无论如何，你要相信，朕一定会保护你就是了。”

“云熙当然相信，你是云熙一个人的夫君啊。”苏云熙仰脸望向他的眼睛，低低应着。在他的角度来看，曲相国大权在握，在朝堂上根基深稳，想要处置皇后，终究是件难事。

“嗯！”望着苏云熙的眼睛，龙宣浩眸中似有一丝亮光闪过。他将她揽进怀抱，低声道，“你一定要记得，无论何时，什么事情，我都是会护着云熙的！”

“嗯。”听到龙宣浩自称“我”，苏云熙轻轻一笑，乖巧地点着头，“不过这会儿，云熙想让皇上答应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怡然地望着苏云熙，龙宣浩轻轻问道。

苏云熙唇角含笑，轻轻靠了过去，悄声低语着。

“主子，那事情已经了结了。”等龙宣浩出了永寿宫，蕴兰才敢进来，将自己昨天探来的消息告诉给苏云熙。

“这么快？宗正寺可查清楚了？”苏云熙一惊，放下手上的梳子，抬头看向蕴兰。

“太后娘娘将宗正寺的人全遣了回去，说是此事涉及内闱，应该交由她亲自查办。”蕴兰眨巴着眼睛，绘声绘色地将打听来的消息告诉给苏云熙，“都是前天晚上的事情了。当晚太后娘娘到了采玉殿，将钱才人提到了重华宫，皇后娘娘、德妃娘娘和贤妃娘娘也都一并去了，之后钱才人便被囚在了佛堂。外头都传说着那令牌是太后娘娘想着钱才人和韩庶人姐妹一场，不忍心看钱才人日日垂泪便交给了钱才人，让她去和韩庶人见上一面的。可是谁曾想，钱才人竟那么的狠心，因为担心自己会被韩庶人连累，便带了毒酒进去，想让韩庶人自尽。那个韩庶人也怪可怜的，许是想着死了干净吧，便饮了那毒酒，倒省得继续受那刑讯之罪了。至于钱才人嘛，她既然犯下了这样的事情，估计是少不得要被打入冷宫了。这件事情啊，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人在局中3

“就这样吗？”苏云熙微蹙了双眉。这件事情了结得也未免太快了一点。不过一天多的工夫，居然就真相大明，并且尘埃落定了？

私通宫外，畏罪自杀。听起来似乎也算是说得过去了。可是这件“丑事”的真相，别人不知道，她却是知道的。如今事情就这样草草了结，只怕中间必有古怪。韩双雨临死之前，和钱亭亭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谁能想到这对姐妹前一日还相伴起舞，后一日竟然反目为仇。”蕴兰望着苏云熙，开始长吁短叹。

“表面上看是这样。”见苏云熙对蕴兰的回答不置可否，站在蕴兰身旁的小平子稍稍上前一步，小声道，“可是奴才却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哦？”苏云熙见素来仔细的小平子一副迟疑的神情。

“主子您想，那钱才人是何样的身份？她能够见得到太后娘娘吗？就算见得到，太后娘娘又怎么可能因为一个不入阶的宫妃如此大费周章？说是因为瞧着钱才人可怜才给了她令牌，这样的话，不过是拿来搪塞人的罢了。”

“你们先下去吧，我要好好想想。”听了小平子的话，苏云熙心中一动，面上却是淡淡的，“重华宫那里，还有钱才人，你们都上着些心，有什么消息，一定速来报我。”

“是。”小平子和蕴兰对视一眼，缓缓退下。

天牢。

“说吧，当日幕后主使之人是谁？” 苏云熙褪去风帽，站在牢房门外，轻问出声。

“又来一遍？”牢房内上了重枷的犯人踢踢踏踏地来到门边，懒声道，“不是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吗！又何必再问！”

“大胆！竟然敢对乐昭仪不敬！”见那犯人一副痞子语气，司徒彻高声喝道。

“乐昭仪？”那犯人听了司徒彻报过名号，声音似乎变得认真起来，“好个命大的女人，居然还敢到这里来！不怕我杀了你吗？”

“这么恨我吗？”苏云熙上前一步，细声细气地说。

“魅惑君上，搅乱宫廷，你这个女人应该杀！”犯人抓紧了牢房的栅条，恶声道。

“魅惑君上，搅乱宫廷？你的主子就是这么告诉你的吗？”面对那犯人，苏云熙竟然毫不担心，仍然继续上前，直到和那犯人只一栏之隔。

“你这个贱人！”犯人伸出手去，想要抓住苏云熙。

“混账！”不等苏云熙有所反应，司徒彻已经一脚飞踢，将那犯人伸出来的胳膊踢歪了去。

“司徒大人，我想把这酒菜给他送进牢中？”苏云熙被司徒彻拉着退后了几步，刚刚站稳，便转身冲着司徒彻举起了手上的食盒。

“乐昭仪，让臣来吧。”见那犯人情绪激动，司徒彻担心苏云熙的安危，直接伸出手去，想要将那食盒接到手中。

“不。”苏云熙轻轻一躲，让开了司徒彻的手，“无论如何，此人是因我将要送命，我亲手送上一顿饭菜也是应该的。”

“贱人！老子既然落在你们的手上，要杀要刮悉听尊便，何必装模作样地假惺惺？”牢房内的犯人仍旧是恶声恶气的。

“给你送顿饭菜来，你以为是可怜你吗？对于我来说，此举不过是为了在你死后，图个心安罢了。可对于你来说，既是死，总也好过做个饿死鬼吧。”苏云熙将那食盒递到囚牢的栅条口处，“过来。”

“哼！”那犯人冷哼一声，缓缓起身。

“乐昭仪？”司徒彻担心地上前一步，立在牢房旁边，保护着苏云熙。

“给你。”苏云熙淡淡笑着，伸直了手臂，将那食盒递进牢房。

“就算是你下了毒的，老子照样敢吃！”那犯人慢吞吞地走了过来，傲慢地伸出手来。

“真是条好汉！”听了那犯人的话，苏云熙轻轻一笑，赞道。

“哼。”那犯人又是一哼，手已经搭上食盒的另外一边。

“拿去。”苏云熙又往里递了一递，胳膊便随着那长方形的食盒一起伸进牢房之内。

“贱人！”那犯人见苏云熙并不撒手，却将胳膊又向前伸了过来，以为有机可趁，便伸手向苏云熙抓来。

“哎哟！”苏云熙的手腕一痛，却是已经被那犯人拿住。手上的食盒也摔落在地上，她真的猜对了。

“找死！”一切发生得突然，司徒彻根本无法预料。见苏云熙的身子被那犯人大力拉向牢房，他一边上前托住苏云熙的身子，一边猛地一脚踢了过去，将那犯人直直地踢翻在牢房之内，将苏云熙稳在怀中。

“乐昭仪，不妨事吧？”见苏云熙偎在自己怀中愣愣的，司徒彻猛地一惊，拉起苏云熙的手臂便要查看。

人在局中4

人在局中

“司徒大人！”苏云熙大叫着抽回自己的手。她突然出声，将司徒彻吓了一跳。

“臣下一时情急，冒犯了乐昭仪，还望乐昭仪恕罪。”司徒彻微微一愣，便急忙躬身。

“不不，司徒大人多礼了。”苏云熙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看起来显得平静一点。

“哈哈哈哈……”牢房内那犯人见苏云熙和司徒彻被自己吓得愣怔的样子，忍着摔倒的痛楚，咧嘴大笑着。

“饿你个三天，看你还笑得出来？”司徒彻狠狠地一眼望过去。

“咱们走吧。” 苏云熙无意识地朝牢内望了一眼，便急急地转身出去。

“乐昭仪当心。”见苏云熙匆忙离去，司徒彻忙交代了狱卒仔细看守犯人，便低低叫着赶了上去。

苏云熙从天牢出来，一路静默不语。司徒彻见苏云熙只是低头走路，只当她是刚才被犯人吓到了，所以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跟随着。

是的，去天牢探望当日在钟萃宫中想要置她于死地的刺客，便是昨日苏云熙向龙宣浩提出的要求。此刻得以兑现，她也证实了心中的那个疑惑，也因此更加自责。

因为，皇后是无辜的，至少在钟萃宫行刺的事情上，皇后是无辜的。

宁莹然骗了她，连她真心信任的司徒彻，竟然也和宁莹然一起骗了她！原来，在宁莹然的棋局之中，她苏云熙也不过只是一颗棋子而已。这个宁莹然城府之深，远远超乎她的想象。这，是否也代表了宁莹然的危险性也远远超乎她的想象呢？

苏云熙紧紧咬着嘴唇，想到那个已经香消玉殒的韩双雨，不由一阵悲恸。

刚才和那被当做刺客的犯人近距离接触是苏云熙故意而为之的，那是她的计策。没想到一试之下，竟让她猜对了。此刺客真的非彼刺客也。

当日刺伤她的刺客虽然以黑巾蒙面，一双眼睛却是黑白分明，奕奕有神。可今日牢房中的犯人一双眼睛黑少白多，全无神采。

更重要的是，刚才被那犯人一握之下，苏云熙明显能够感觉得到，他的掌心，厚实柔软。

试想，一个惯用长剑的刺客，他的掌心怎么可能没有手茧呢?

大战在即1

面对着这样一个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要保护她的男人，面对着这样一份只为了她而汹涌的爱，今生今世，有夫若斯，又复何求？

宁蔚然在汴京皇城守卫军——瑞龙军中挑出四名精锐，日夜兼程，终于在半月后成功越过边境，安全到达扎答兰部。表明身份之后，宁蔚然被蒙多格请入大帐。

“几月不见，宁大人似乎清减不少。”蒙多格笑眯眯地迎了上来。

宁蔚然淡淡回道：“谢王爷挂心。”

“不知宁大人此番前来，所为何事？”蒙多格示意侍从为宁蔚然看了座，自己也坐了下来。

“呃。”宁蔚然望了望四周，清了清嗓子。

“不必多虑，”蒙多格微微一笑，“宁大人放心，这帐内的皆是我蒙多格的手足，无论什么事情，宁大人皆可直言不讳。”

帐内的扎答兰兵士见蒙多格如此介绍他们，皆是满脸喜色。

宁蔚然低低一笑，开始说话。

一番游说之后，宁蔚然被请入客帐休息，与他一同前来的四名瑞龙军士早已在帐内等候了。

等扎答兰的侍从陆续退出后，宁蔚然心中已经开始思量。白日在大帐内，他向蒙多格重申大齐与扎答兰的合作意义，却从蒙多格的脸上和话中感觉到搪塞之意。说什么父汗病重，说什么内乱重重，一时分心才导致了大齐和扎答兰的书信稀疏，希望大齐不要误会扎答兰合作的诚意等等。

这些个理由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难道情况有变？

瑞龙军中的陈翔见宁蔚然心事重重地回来，便出声询问：“大人？”

宁蔚然回过神来，看着瑞龙军中的兄弟，压低嗓音说：“今晚，我们夜探大帐。”

是夜，弯月高悬，繁星点点，预示着明日的好天气。

宁蔚然等人伪装好各自的床铺，穿着夜行衣，小心地躲过扎答兰巡夜的兵士，悄悄来到蒙多格的大帐外。

只见帐内一灯如豆，昏黄黯淡。宁蔚然冲着陈翔打了个手势，两人各找了个藏身之处，凝神细辩。

“咱们泰赤乌部当初为何要和西突厥联手？只是为求自保的权宜之计而已。如若咱们六部暗中联手，无论西突厥还是大齐，咱们都是一支奇兵，定能出奇制胜。既然六部联合能够减少咱们的损伤，小王爷你又何必执著于单枪匹马地和西突厥对战取胜后再统草原呢？如今就有着这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小王爷难道竟要错过吗？”一个粗重的嗓音正在刻意压低，听起来微微有些费力。

“是啊，如今咱们乞颜部和泰赤乌部都愿意撤回与西突厥合作的兵马，毕竟咱们草原六部才是一家嘛，咱们何必要将强大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异族身上呢？”另一个微微有些尖细的嗓音响起。

“而且这次咱们泰赤乌部是带着万分的诚意前来，”先前那个粗重的嗓音再次响起，“事成之后，泰赤乌汗王愿意奉扎答兰王为王。”

“只是……”声音清亮熟悉，应该是蒙多格。

“小王爷还犹豫什么？如今扎答兰汗王病重，汗位已是小王爷的。而且小王爷您早已经是扎答兰的灵魂！您的决定就是扎答兰的命令！”又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语气中微微有些狂傲，却又隐隐流露出无比的诱惑，“咱们塔塔尔部的汗王也已经被乞颜部和泰赤乌部说服要联合了呢。如今咱们都信服在扎答兰的实力和智慧下，咱们相信王爷必将带领咱们草原六部先后击败西突厥和大齐。取得胜利之后，咱们六部愿意共奉扎答兰为王。”

“草原五部汗王之意，本王已经尽明，只是仍有一些疑惑之处，需要考虑再三。请容本王明日答复各位。”蒙多格仍在坚持。

帐内静默半晌，才听见那个狂傲的声音说：“小王爷仔细考虑是应该的，那么咱们就先退下，只盼王爷明日的答复能令我等满意才好。”

宁蔚然听到此处，知道帐内将有人退出，便冲着陈翔做了个手势。两人小心地急速退开，往客帐方向而去。

宁蔚然换回衣服，躺在兽皮之上，反复思量着刚才听到的一切。

看样子，草原六部中，原先归附于西突厥共同侵扰大齐的乞颜部和泰赤乌部，似乎是因为某种原因和西突厥闹翻，如今正在游说蒙多格加入草原六部的队伍中，再与西突厥、大齐为敌，企图扩大疆域。

以蒙多格的野心来判断，这次的联合他定然不会放过，毕竟当初他和大齐联盟，也就是为了让大齐助其顺利统一草原，如今可以不费一兵一卒直接统一草原六部，他怎会不动心？

最近扎答兰与大齐之间的书信往来之所以会变得稀疏，想必也是这个原故吧？幸亏这次来得及时，否则联盟方军心已变，己方却仍然不知，大齐岂不险哉？宁蔚然倒抽了一口冷气，明日返京，定然重新调整战事策略。

大战在即2

第二日一早，宁蔚然一行在扎答兰侍从的引领下，来到蒙多格的大帐内告别。

“既然王爷合作之心未生变化，本官前来的目的便已经达到。只盼老汗王的身体能够快快康复，你我共建大业。本官就此告辞。” 宁蔚然恭敬地冲着蒙多格行了一礼，沉声道。

“几位大人不多留几日，赏赏我大漠风光吗？”蒙多格走上前一步，客气地挽留着。

“来日方长，何必急在一时？”宁蔚然微笑着拒绝。

“好！”蒙多格止住脚步，“本想略尽地主之谊，宁大人却不给小王这个机会，小王也就不再勉强了。”

“感谢昨日的款待，本官就此别过。”宁蔚然一行转身而去。

蒙多格立在原地，笑眯眯地望着宁蔚然的身影，似乎有些出神。

宁蔚然到马厩处牵了马匹，飞身上马，准备前行时，却被右边一阵喧闹声吸引了注意力。

只见一个中年男子挥舞着一条马鞭正在追赶一名少年。他一边追着，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小兔崽子，居然敢偷工减料！这可是小王爷的马匹！”可能是因为追赶那少年疲累了，声音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嘶哑。

那少年却并不答话，只是一味地抱头逃窜。

宁蔚然轻笑着摇了摇头，收回视线，扬起马鞭，一行人已绝尘而去。

汴京。

宁蔚然换了朝服，随着王立福踏进养心殿。

“蔚然此番辛苦了。”龙宣浩迎上前去。

“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宁蔚然一整袍服，俯身行礼。

“蔚然，免了吧。”龙宣浩扶起宁蔚然。

“微臣此行收获颇丰呢。” 宁蔚然轻轻一笑。

“哦？”龙宣浩轻轻挑起双眉，望向宁蔚然。

宁蔚然将自己在扎答兰蒙多格大帐内的所见所闻一一禀报给龙宣浩，只见龙宣浩的双眉随着宁蔚然的话而越来越紧。

“真的如此？”龙宣浩听完宁蔚然的叙述和推断，思索着说，“难道草原六部竟有不战而合之意？这可真是奇了！”草原六部历来自立为王，互不想让。六部统一也一直是以战取合，再以战而分，这样的周而复始。

“确实如此。”宁蔚然一脸凝重的表情，继续说道，“不过微臣另有一发现。”

“什么发现？”听到宁蔚然还有话说，龙宣浩问道。

“临别时，”宁蔚然想起自己心中的疑惑，犹豫着说，“不知是否微臣多心。临别时，臣曾经在扎答兰遇见一喂马少年被追打，追打那少年之人的声音似乎有些熟悉。当时臣急着离开，并未多想。后来在回京的路上，臣想起那声音就是前一晚大帐内以泰赤乌部族人自称的男子。本来臣还在奇怪泰赤乌部的人为何会追赶扎答兰的这个喂马少年，可是刚才就在殿外，臣忽然想到了一些事情，应该很有意思。”

“哦？”龙宣浩抿唇思索。

“也许？”宁蔚然双眸一亮，似乎有话要说。

“说来听听。”龙宣浩赞赏地看着宁蔚然。

“也许，那男子本来就是扎答兰一部之人？”宁蔚然大着胆子猜测道。

“有可能！”龙宣浩重重击掌，笑道，“朕也刚刚这样想到。这个蒙多格可真是诡计多端啊。”

“是啊。”宁蔚然也已将整个事情想明白了，“大帐内的联盟邀约应该是他故意安排出来给臣等看的。”

“目的只有一个，”龙宣浩呵呵笑着，肯定地说，“让我大齐生出惧意，从而开出更多、更优越的条件来与他虚构而出的六部抢夺拉拢扎

答兰部！”

“微臣心中也是如此推断。”宁蔚然同样呵呵笑着，望向龙宣浩。

“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偏偏给他来个反其道而行之！”龙宣浩轻轻说着，眉眼之间已经尽是笑意。

“皇上是说？”宁蔚然猜出龙宣浩的心思后，淡淡笑着，“那……皇上的意思是说……该是打上一场漂亮仗的时候了？”

“知朕者，莫过于宁蔚然是也！”龙宣浩大笑开来，脸色也变得柔和起来。

大齐主帅欧展暮老将军接到朝廷传来的“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的旨意后，焦急万分。因为齐军之前在皇上的授意之下连番佯败，许多兵士并不知情，导致了齐军士气低迷，而西突厥军队则愈战愈勇。此消彼长之下，如今却难以在短时间之内扭转败势。想到此处，欧老将军将此事奏报朝廷，要求暂缓时日，待士气恢复后再做打算。

接获前线奏报，龙颜震怒。这欧展暮平日里是如何带的兵士？一怒之下，龙宣浩决定临阵换帅。只是在举荐主帅的人选上，朝中群臣各抒己见，互不相让，理由又都十分充足，实在让人头疼。

永寿宫。

“云熙，朕要再为你加封。”龙宣浩替苏云熙的柳眉轻轻描上最后一笔青黛后，轻描淡写地说着自己的决定。

“嗯？”苏云熙满意地审视着镜中的自己，笑道，“好啊。只不过云熙已经是连番晋升，现在贵为九嫔之首了，即使皇上不怕云熙会集怨于一身，仍要为云熙再晋位份，也要等等吧？毕竟?下无功也无孕的，恐怕是要费些时日的。”

“可是现在，朕已经等不得那些时日了。”龙宣浩微微皱眉，思忖着自己心里的打算。

大战在即3

“好啊，那云熙便看看皇上找些什么样的由头来为云熙加封吧。”苏云熙轻轻笑着，用一把通翠碧绿的梳子，梳理着额前的秀发。

“朕这便去找。”龙宣浩见苏云熙眼中露出俏皮的神色，知道她是在等着看他的笑话。她以为区区一个加封的名头就能让他发愁？他大笑着点上苏云熙的鼻端。

“云熙拭目以待。”苏云熙握着龙宣浩的手，做出一副正襟危坐的严肃神情，但是眼中那促狭、顽皮的笑意却难以掩盖。

龙宣浩轻轻一笑，将自己的手抽回，转身来到窗前，大力一推。一阵清凉的晨风，带着丝丝花香顺势飘进屋中，很是清新。

“皇上？”见龙宣浩打开窗户，苏云熙站起身来，不解地望了过去。

“来人啊！有刺客！”龙宣浩猛地后撤一步，将窗前摆着的桌椅推翻，又大声高喊起来。随着他的高叫声，房外响起一阵慌乱的跑动声，想是随行的侍卫已经四处寻找起刺客的行踪了。

“啊？”听到龙宣浩大喊，苏云熙浑身一凛，想起了上次自己受伤的事情。她赶紧慌慌张张地跑到龙宣浩身边，顺着窗户向外看去。

“云熙。”龙宣浩大手一揽，将苏云熙抱入怀中。

哐啷一声，房门被撞开，林子可一脸紧张地闯了进来，跪倒在地，“臣等护驾来迟，请皇上责罚。”

“不迟，来得正好呢。”龙宣浩轻轻揽着苏云熙，示意林子可起身，“林统领身先士卒，名副其实，即日起复任原职。司徒彻协助贤妃彻查刺客之案，功劳卓越，即日起复任原职。”

“臣叩谢皇恩。”林子可听了龙宣浩的话，面色慢慢缓了下来，连连叩首。

“不必谢了。方才朕瞧着那刺客已经顺着房梁一路逃去，林统领还是率领侍卫速速追查要紧。”龙宣浩冲着林子可挥了挥手，沉声吩咐

道。

“是！”林子可站起身来，安排了几名精干的侍卫守在房外，自己则按着佩剑，顺着龙宣浩指引的方向追去。

“皇上？”苏云熙微蹙了眉头，听出他话中隐隐的笑意，抬头望去，却被龙宣浩故意沉着脸盯了一眼。

苏云熙看着侍卫们急匆匆地领命而去，房中洞开的窗户被重新关好，推翻的桌椅也被一一扶起放好，她忽然明白了龙宣浩的意图。他，他还真像是个孩子，居然，居然想出这样的办法来。

龙宣浩揽在苏云熙腰上的大掌轻轻捏了一下，仍旧满脸严肃地冲着立在一旁的王立福勾了勾手指。

“皇上？”王立福机灵地上前一步，凑过了耳朵。

室内俱是静寂一片，大家相互对视，不知龙宣浩要做什么。

听了龙宣浩的话后，王立福站直了身子，缓缓上前，站在屋子当中高声唱道：“乐昭仪听封！”

“臣妾听封。”苏云熙缓缓跪下。

“皇上万岁。”室内的内侍、宫女也是纷纷下跪。

“奉大齐隆昌皇帝口谕，乐昭仪苏氏勇而无畏，舍身护驾有功，今敕封为正一品淑妃。赏孔雀翎冠一顶，珍珠玛瑙首饰各十件，四季宫装各十套，贡缎锦帛各十匹。着礼部择日行加封礼，钦此……”

“臣妾谢皇上隆恩。”苏云熙轻轻应道。

“苏淑妃护驾有功，就不要跪着了。其他人也都起吧。”龙宣浩上前一步扶起苏云熙。

“大早上的就撞上这么一档子事儿，真是晦气。”龙宣浩挽了苏云熙的手，脸上微微现出一丝愠色，“你们全都下去吧！”

宫女、内侍们见龙宣浩脸色不佳，早就有点儿担心，这会儿听了龙宣浩的话，一个个像是得了大赦一般，急急忙忙地退了下去。

“这便是皇上为云熙加封所想出的由头吗？”苏云熙见四下无人，便仰头看着龙宣浩，“居然如此儿戏，不怕流传出去，有人会说皇上烽

火戏诸侯？”

“知道你对封号并不看重，”龙宣浩笑眯眯地举起苏云熙的手，不理会她的取笑，沉声回道，“可是朕却不放心将乐昭仪留在宫中。”

“宣浩？”苏云熙微微皱眉，不明白他话中之意。

“我喜欢看着你笑。” 龙宣浩轻轻将她皱起的眉峰抚平，笑道，“这淑妃的封号位列四妃之一，在朕不在宫中的这段日子里，应该能暂时保得你的平安。”

“不在宫中？”苏云熙再次蹙起眉头。

“朕说过喜欢看你笑的。”龙宣浩再次抚平苏云熙的眉峰，“朕要亲征。所以这封号，你就当是朕给你的护身符。”

“皇上您要亲征？！”苏云熙惊讶地大叫出声。

“如今各方都是为了自己一系能在战后掌握实力，各自推荐了主帅，又互不相让，如今唯有朕亲征方能彰显公正了。” 龙宣浩握住苏云熙的手，轻描淡写地说着，“不过是打场小仗罢了。朕在做太子时，也是常常跟随先帝征战四方，还从未败过，云熙不必担心。”

“皇上！”苏云熙担心的叫道。她知道打仗绝对不像龙宣浩所说的这么轻松。看来，她本打算告诉他的那些事情只能暂且搁下了。

大战在即4

“此役怕是不会太快结束。我想要云熙送我一样信物。”龙宣浩目光炯炯地看着她，脸上是微微的笑容。

“宣浩已经有了云熙身边最重要的信物了。”怪不得龙宣浩要用这样的法子为她加封。原来是担心他不在宫中的日子里，她会受人欺负。苏云熙心上一暖，扬起了头，“那串祥云璎珞项链是云熙从小便带在身上之物，如今已经在宣浩的身边了。”

“云熙不许生气。”龙宣浩笑着将她拥入怀中。

“怎么？”苏云熙不解龙宣浩突然而至的热情，轻声笑道。

“上次狩猎时，云熙的那串璎珞项链，被我弄丢了。” 龙宣浩缓缓放开苏云熙，一脸的赧然，“不慎丢的。”

“哦。”苏云熙微微有些失落。毕竟那是自小便戴在身上之物，竟然就这么丢了？罢了，只是件身外之物而已。笑容重新攀上苏云熙的唇角。她伸手探向他龙袍内的腰间，在龙宣浩诧异的目光中，摸出一件东西，高高扬起，“宣浩不是还有这个吗？”

“云熙！”龙宣浩大睁了眼睛，望向苏云熙，眼中是满满的惊奇。

“云熙不爱睡懒觉。”苏云熙睨了龙宣浩一眼，轻轻打开托在手上的荷包，亮出里面装着的发辫。

“我还一直以为这事情做得是神鬼不知呢。”龙宣浩轻笑起来。原来他那天偷偷取了她的发和自己的发编织成结的时候，她全部都看在眼中了。

苏云熙敛起笑意，小心地将发辫重新放进荷包里，郑重地交到龙宣浩的手上，“这发，就像宣浩和云熙的心一样，永远在一起。”

“嗯！”龙宣浩一手紧握荷包，一手握住苏云熙，重重点头。

“宣浩，你定要得胜归来！”苏云熙灿烂一笑，似朝阳一般炫目耀眼。既然他的决定不会改变，那么她能够做的便是给他绝对的祝福和信心，“云熙等你得胜归来！”

“我答应你，一定带着好消息凯旋归来！”龙宣浩定定地望着苏云熙，是保证，也是承诺。

“嗯。”苏云熙重重点头，脸上的笑容让人舍不得移开眼睛。

“你在这里，一定为我好好保重，无论什么事情都千万忍让，一切等我凯旋归来，自会为你做主。”龙宣浩仔细地交代着，忽然想起一向不喜苏云熙的太后，继续道，“我已经安排了蔚然留下来照顾你，有任何事情他都会为你解决。”

“宣浩。”苏云熙低低唤了一声，轻轻抿住了嘴唇，努力保持着唇边的笑容，要他记住她的美丽。

他将她的位份晋升为妃，又留下宁蔚然照顾她。这么的小心翼翼，都是为了保护她的安全。面对着这样一个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要保护她的男人，面对着这样一份只为了她而汹涌的爱，今生今世，有夫若斯，又复何求？

又见绣鞋1

含梅猛然瞪大了眼睛，松开苏云熙的手，快步过去，将那只落在她们面前的粉红色绣花鞋子拾了起来。想不到这只绣花鞋居然会出现在钟萃宫中，那谁会是鞋子的主人呢?

目送着龙宣浩气宇轩昂地跨上战马，浩浩荡荡地率军离开后，苏云熙黯然回首，心中默默祈祷他旗开得胜，凯旋归来。

“皇上英姿焕然，此前从未输过，此役亦然！” 宁蔚然站着一旁，定定地望着已经远去的军队。

“嗯，本宫相信。”苏云熙亦是信心满满。

“臣送淑妃娘娘回宫。” 宁蔚然回过身来，望着面前一身男装打扮的苏云熙。

“好。”苏云熙轻轻点头。

行至御花园时，宁蔚然止住脚步，轻道：“前去便是内宫，臣不便再行，淑妃娘娘请。”

“无论胜负，希望宁大人能在第一时间将前线的战报及时告知，本宫将感激不尽。”苏云熙停住脚步，认真地看着宁蔚然。

宁蔚然重重点头，回道：“淑妃娘娘放心。”

“谢宁大人，本宫告辞。”苏云熙深深地看了宁蔚然一眼，转身而去。

“皇上定会凯旋而归！”宁蔚然忽然高声喝道，中气十足。他像是在对苏云熙说，也像是在对自己说。

苏云熙静静地站住了，却没有回头，然后坚定地继续前行。是的，宣浩一定会凯旋而归！毋庸置疑!

宁蔚然望着苏云熙的背影，没有返身。自龙宣浩率军离开以后，他不知为何，竟然一直无法安定心绪，总觉得有什么事情没有理清，却又抓不住任何头绪。也许，这一声高喝能够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吧。

回到宁府后，宁蔚然亲手放飞信鸽。他要让前线战报能在第一时间传递回来。

天子亲征，祸福难测。后宫诸人自然是全身心地希冀着龙宣浩能够得胜凯旋。所以皇后在龙宣浩大军开拔后的次日，便精心安排了一场祈福盛宴。众妃皆知，此宴乃是鸿门宴，但是顶了为大军祈福的名号，又有谁敢拒绝赴宴呢？

“如今后宫之中，娘娘您的位份仅次于皇后与德妃呢，可别再打扮得素雅清淡了，免得叫人笑话了去。”含梅一边灵巧地为苏云熙编结着发髻，一边乐呵呵地啰唆着，“依奴婢之见，皇后娘娘今日安排的这番盛宴，恐怕是要趁着皇上不在，扬威给各宫妃嫔看的吧？即使是场鸿门宴，皇后娘娘也不能把您怎样。毕竟您现在已经是淑妃娘娘了呢。”

“好好好，随便你。”听着含梅在身后唠唠叨叨的，苏云熙不由轻轻一笑。

由着含梅和蕴兰忙活了半天，终于看着她们两个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在含梅满意的目光注视下，苏云熙缓缓起身。

只见铜镜中的那个自己，粉蓝色的贡缎小衫上挂着吉祥如意玛瑙项圈，宝石蓝色的月华长裙上满缀了米粒大小的珍珠宝石，外头再罩上一件薄纱长衣；梳了富贵的贵妃髻，发上环绕了翡翠珠链，两鬓插着孔雀吐珠的金步摇，那两只孔雀口中吊着的金丝流苏正微微颤动着；一张粉晶晶的脸上目似秋水传情，唇如樱桃含笑。

“这才有点儿淑妃娘娘的派头嘛。”含梅笑嘻嘻地望着苏云熙道。

“是啊是啊，娘娘今天可真是漂亮！”望着苏云熙亭亭立在眼前，蕴兰也是一脸的惊艳。

“打扮得这样复杂，就是漂亮了吗？”苏云熙左右打量着自己，总觉得太过富丽。

“是啊是啊。”蕴兰拍着巴掌回道，“如今您是淑妃娘娘了，总该比其他宫妃富丽一些才是的啊。”

“就这样吧。”苏云熙轻轻点了点头，带着含梅、蕴兰前往钟萃宫赴宴。她虽然不大喜欢，可此番毕竟是她第一次以淑妃的封号在众妃面前亮相，这样的打扮应该也不算隆重。

这日钟萃宫的宴会，皇后早早地便候着了。

皇后笑盈盈地冲着每一位进殿的宫妃点头示意，一副和和气气的表情。

“淑妃妹妹来了呢。” 皇后看见苏云熙进来，竟然纡尊降贵地走了过来，笑眯眯地招呼着。

“云熙见过皇后娘娘。” 苏云熙暗示含梅和蕴兰将面部表情放轻松后，便迎了上去，恭敬地行礼。

“妹妹快快请起。”皇后轻轻挽住苏云熙的胳臂，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妹妹深得圣上之心，更是勇而无畏地救驾，居然能够如此谦逊，不居功自傲，本宫可真是喜欢啊。”

“皇后娘娘过誉了。”听到皇后的赞美之词，苏云熙淡淡一笑。上次狩猎时，皇后一副恨不得将她大卸八块的样子，今日却又如此亲昵异常。她不明白皇后的态度怎么一下子转变如此之大。

“妹妹快坐。”皇后斥退了宫女，亲自将苏云熙引入席位。然后自己也坐在了苏云熙身边，开始一反常态地闲话家常。

又见绣鞋2

“启禀娘娘，如今各宫娘娘均已到齐，单差了德妃娘娘和司徒充容。”就在皇后和苏云熙说笑间，景儿走了上来，冲着苏云熙行了礼后，转身向皇后禀报。

“本宫知道司徒充容是在病中，可是那个德妃怎么回事？”听了景儿的话，皇后柳眉一竖，望了过去。

“西福宫方才遣了个宫女来禀报，说大皇子身子不爽，德妃娘娘走不开。” 景儿轻轻瞟了苏云熙一眼，似是有些忌讳她在场。

“好一个大皇子身子不爽！”皇后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冲着苏云熙道，“这个德妃向来骄纵，今日居然连本宫主持的祈福宴都敢推辞。在她的眼中是否还有皇上！还有本宫！”

“皇后娘娘且息怒，大皇子毕竟还小。他若是病了，德妃娘娘放心不下而不能前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苏云熙微微有些奇怪，面上却仍是力持镇定地笑着劝慰。皇后和德妃虽然素来不和，可皇后却也不至于在她的面前如此数落德妃啊。

“哼！谁知道是真病假病！”皇后冷冷哼了一声，冲着景儿吩咐道，“将席位撤下吧。”

“是。”景儿恭敬地退了下去。

人没到，席位空着就好，可为何一定要在祈福开始前，先将准备好的席位撤掉呢？看着景儿安排了宫女，将位于自己身侧的德妃席位上的酒水点心一一撤下，苏云熙不禁微微觉得有些奇怪。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皇后便领着众妃，在祭祀女官的引导下，一一完成各项流程，之后便仍旧是歌舞升平。

钟萃宫的整个正殿之上，花团锦簇，暖意洋洋，众妃相互行酒作乐，表面上一团祥和。

苏云熙心中装了太多的疑问，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欣赏表演。她看了看眉目含笑的皇后，再看了看谦和平易的宁莹然，心里似乎有

点儿透不过气来。苏云熙强忍着不舒服的感觉，缓缓起身。她猜想着皇后不会公然在宴席上下毒，但仍是将蕴兰留下来以防万一，自己带着含梅悄悄地闪了出去。

“娘娘您是想出来透透气吧？”含梅跟在苏云熙的身后，信步在钟萃宫的后园之中。

“可不是吗？”苏云熙伸手拂过一枝探向自己头脸的桂枝，缓缓回道。

“棉花团！”含梅突然指着前头，大叫出声。

“咦？”苏云熙疑惑地左右巡视。前头的桂花树下，果然是英歌时常抱在怀中的棉花团。棉花团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英歌也在附近？

“它还真是好命呢，就在这儿大吃大喝起来了。”含梅见英歌不在附近，才放下心来，但也是就那么远远地看着棉花团，并不肯再上前去。

“棉花团它是在吃什么呢？”苏云熙站在含梅身后问道。

“好像……好像……”含梅仔细辨认了半晌，才迟疑地回道，“好像是刚才从德妃娘娘席位上撤下来的东西。”

“什么？”苏云熙见含梅因为担心碰到英歌而一副缩头缩脑的样子，实在忍不住想要发笑，已然绽开的笑容却在听了含梅的话之后，僵在脸上。

那食物是从德妃席上撤下来的？干吗要倒掉？赏给下人难道不好吗？还是说皇后对德妃的恨意竟是如此之深，连德妃席面上的食物都要倒掉才能泄恨？

此刻凌乱散落在树下被棉花团狼吞虎咽的，不正是刚才皇后吩咐景儿从宴会上撤下来的酒水点心吗？那只歪倒在地上的雕花酒壶，正是自己刚才在皇后为德妃布置好的席位上见到过的。

就在苏云熙愣怔的时候，身后的阁楼上扑通一声，有什么东西摔落了下来。

“呀！”含梅正呆呆地望着棉花团，被那响声给吓了一跳。

“什么东西？”苏云熙转过身去，望向声音的来源。

“奴婢该死，奴婢该死！”阁楼上隐隐传来宫女慌乱的请罪之声，想是什么人在楼上不小心将东西碰落了下来。

“含梅！”苏云熙望着地上的东西，只觉得嗓子发紧。她反手握住了含梅，低道，“那是，那是……”

“是那只绣花鞋！”含梅猛然瞪大了眼睛。她快步走过去，将那只落在她们面前的粉红色绣花鞋子拾了起来。

想不到这只绣花鞋居然会出现在钟萃宫中，那谁会是鞋子的主人呢？苏云熙紧张地望向含梅，深深吸了口气，才低声问道：“是那只鞋子吗？”

“娘娘。”含梅仔细地端详了那只鞋子，抬起头轻轻地说，“不是。”

“看清楚了？”苏云熙将鞋子拿在手上，淡粉红色的贡缎做鞋面，一朵盛开的牡丹绽放其上，周围簇拥着的，是小一些的牡丹。苏云熙仔细地看着，拼命地回忆着当日晚上淡淡月光下那只鞋子上的花样。

“娘娘，当时奴婢看得清清楚楚呢，那只绣花鞋上绣的就是一朵盛开的牡丹，没有周围这许多小牡丹簇拥着的。”含梅望着苏云熙定定地回答。是啊，她不会记错的。当时她看到那绿衣人穿了一双那么漂亮的绣花鞋，确实看了好半天的工夫，绝对不可能看错。

“这样啊。”见含梅说得这么肯定，苏云熙低低叹息一声，将?子重新递给含梅。是啊，当时那绿衣人又不知道她们在旁边，怎么可能在回来之后，大费周章地在一朵牡丹旁边，重新绣上那许多的小牡丹呢？若是担心被人发现，大可以将鞋子扔掉便是了，何苦这么麻烦？看来真的是自己太敏感了，稍稍有一点儿风吹草动，便疑神疑鬼的。

又见绣鞋3

“奴婢秀灵参见淑妃娘娘，给淑妃娘娘请安。”一个小宫女急匆匆地从阁楼上奔下来，面红耳赤地跪倒在苏云熙的面前。

“奴才小柱参见淑妃娘娘，给淑妃娘娘请安。”跟在秀灵身后急匆匆跪倒的，是个看上去细皮嫩肉的小太监。

“刚才，可是你们在这楼上？”苏云熙垂下眼帘，轻轻问道。

“回禀淑妃娘娘，是奴才和秀灵在这楼上。那鞋子，是奴才不小心碰落下来的。”小柱胆战心惊地望了望含梅手上的绣花鞋，迭声告罪，“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娘娘。”含梅望着跪倒在地上的两人，轻轻一笑，凑近了苏云熙，低低说道，“这两人，怕是结了对食的。刚才许是见四下无人，便在楼上亲热得忘形了，才将鞋子碰翻了下来。”

“哦？”扭头看到含梅冲着自己挤眉弄眼的，苏云熙却只是心上一酸。好好的人家，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宫来做太监，想必是实在过不下去才为之的吧。转头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两人仍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苏云熙轻轻一笑，吩咐道，“罢了罢了，以后小心一些也就是了。”

“谢淑妃娘娘。” 秀灵见苏云熙待人并不凶恶，脸上浮出了笑容。

“喏，鞋子还你。”见秀灵正定定地望着自己手上的绣花鞋，含梅嘻嘻一笑，将鞋子递了过去，“还好，没有弄脏。”

“多谢姐姐。”秀灵伸出双手，恭恭敬敬地接过鞋子。她只是个小宫女，平日里很少有机会到外头走动，今日见到苏云熙贵为淑妃却毫无厉色，对她和小柱冲撞一事并无怪罪，不由生出了亲近之意。

“那边的酒水怎么就倒掉了？”含梅笑眯眯地望着秀灵，随便问着。

“那是景儿姐姐吩咐了让倒到外面去的啊，奴才想着歇一下，便放在了树下。怎么……”小柱一边回着含梅的话，一边朝树下看过去，见

棉花团竟然将自己放在树下的托盘撞翻并大吃起来，不由得一惊。

“你快去收拾吧。”见小柱着急的样子，含梅便打发了他过去。

“是，奴才告退。”小柱见苏云熙并无异议，行了礼后便径直朝棉花团跑了过去。这食物是从宴上撤下来的，多么稀奇罕见的吃食啊。他本来是想找机会私藏起来，和秀灵一起吃的，不成想却被这畜生占了先了。都怪自己急着和秀灵相会，却忘了这畜生常常来后园溜达。

小柱心中实在是气恼，便大声地呵斥着棉花团，“去去去，都让你给糟蹋了。”

见小柱懊恼地赶着棉花团，含梅收回眼光，却看见秀灵正小心地检视着手上的绣花鞋。见她那么宝贝那双鞋子，含梅不由得低笑几声，“你这鞋子确实绣得漂亮，怪不得这么喜欢。”

“不不不，这是景儿姐姐的鞋子。”秀灵一边摇头，一边回道，“这样上等的贡缎，咱们钟萃宫中只有景儿姐姐才会那么奢侈地拿来做鞋面。”

“这是贡缎做的鞋面啊？”含梅一听，便来了劲头。她抬头望了望苏云熙，见主子只是淡淡笑着在桂树下闲走，便放下心走了过去，轻轻抚过鞋面道，“果然光滑无比，真是好看。”

“嗯。”秀灵重重地点头。她见含梅对鞋子感兴趣，便多说了几句，“这贡缎好是好，就是娇贵得不得了，稍微沾染上一些尘土，便极难打理。这不，前些时候景儿姐姐不知道怎么不小心，踩上了一些红色的木芙蓉，结果那鲜艳的花汁便溅了上去，弄得这鞋面上星星点点的红色，怎么洗也洗不掉。可景儿姐姐偏又喜爱这双鞋子，不舍得扔掉。奴婢便献了一计。”说到此处，秀灵微微顿了一下，见含梅和苏云熙都是一瞬不瞬地望着自己，才用满是自豪的语气继续道，“奴婢连夜赶工，趁着木芙蓉染在鞋面上的红色，补绣了一群的小牡丹，刚刚才补好的呢。这么一来，任谁也看不出鞋面上曾经弄上过花汁，而且那鞋面的花样，反倒比从前更加好看了呢。”

又见绣鞋4

“咦？”含梅低低叫了一声。

“姐姐？”感觉到自己的手正被含梅紧紧地握住，秀灵觉得吃痛，轻轻叫出声来。

“娘娘！”含梅却似是毫无觉察一般，仍旧紧紧地抓着秀灵的手，眼睛定定地望着苏云熙。而苏云熙也是一脸惊异地望向含梅。

“娘娘，可是奴婢说错什么了？”秀灵见苏云熙主仆的神情如此奇怪，不由害怕起来，扑通一声，重新跪倒下来。

“不，你没有说错什么。”苏云熙定了定心神，缓缓走了过来，示意秀灵起身。

“娘娘。”含梅将秀灵轻轻扶了起来，望向苏云熙。

“你，你先下去吧。”苏云熙强笑着，吩咐了一脸不解的秀灵下去。

“娘娘，您听到了吗？那鞋面上的小簇牡丹是秀灵后来连夜赶出来的。”等秀灵走开了，含梅压低了声音，凑近苏云熙道，“如今一说，这只鞋子恐怕就是那日咱们看到的那只。”

“嗯。”苏云熙点了点头。手，紧紧地握住含梅。当日和英歌在木芙蓉的花丛中碰头的绿衣人，应该就是景儿！不光因为秀灵手上的这只绣花鞋的鞋面花样和那晚绿衣人的一样，更因为偌大的后宫之中，偏偏只有和鸾宫附近的路径上种有红色的木芙蓉！如果是景儿在暗暗和英歌碰头的话，那今日会在钟萃宫的后园中遇到棉花团自然也就不奇怪了。想必她们是常有来往的吧，否则棉花团也不会熟门熟路地跑到钟萃宫的后园中来了。可是景儿明明是皇后身边之人，她怎么会和英歌暗中来往呢？难道也和莲妃一样，是别人安插在皇后处的眼线？不对，如果景儿是德妃安插在皇后处的眼线，她不应该只是和英歌碰头，毕竟德妃才是主子不是吗？

“啊呀，我的娘呀！”正在苏云熙反复思索之间，只听一声惊叫从身后传来。

听到小柱的叫声，苏云熙惊疑地和含梅对视一眼，同时转身向后面望去。

“淑妃娘娘，这狗，这狗……”小柱正一脸惊慌地叫了起来。

“狗怎么了？”听出小柱声音中的恐惧和吃惊，苏云熙心上一揪，一把将小柱推开，快步绕了过去。

“娘娘，您看！”小柱站在苏云熙身边，定定地望着眼前。

“为何会这样？”苏云熙来到小柱身边，顺着小柱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棉花团耷拉着两只耳朵，倒在地上无力地抽搐着四肢，口中低低地呜咽着。

“怕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快，过去看看。”苏云熙转头冲着含梅吩咐了一声，便要过去。

“娘娘！”含梅望了望一脸难看的小柱，伸手拉住了苏云熙，阻止她继续靠近棉花团。

“怎么了？”苏云熙着急地转向含梅，想要挣脱自己被含梅拉在手中的衣袖。

“那是，那是，” 含梅死死地拉住苏云熙，指向棉花团的身边，“棉花团吃的，是从德妃娘娘席上撤下来的酒水啊。”

“啊？”含梅的话像是一个炸雷闪过，震得苏云熙心头猛然一惊，止住了脚步。

“娘娘，那狗，它，它好像不行了。”就在苏云熙愣神的当儿，小柱哀哀地低叫出声。

苏云熙回过神来，看着棉花团停止了抽动，身体变得僵硬，口鼻之中，继续流出血色的泡沫。如果，如果今天德妃没有缺席，那么此刻倒在地上七窍出血的，恐怕便是德妃了吧？皇后她，她竟然真的敢在宴席上公然下毒？

“娘娘。”含梅靠近了苏云熙，低低唤了一声。

苏云熙主仆二人愣愣地看着棉花团。正在惊魂不定的时候，小柱的叫声惊动了其他人。景儿已经带了宫女、内侍匆匆赶来。

“奴婢参见淑妃娘娘。”景儿看见棉花团倒在桂花树下，正想着如何向那个爱狗如命的元公主交代时，一抬头又看见桂花树下的人居然是苏云熙和含梅，不由得一阵头皮发麻。这个该死的小柱，不是交代他找个僻静地方把那食物埋了的吗？他竟然还敢偷懒扔在后园中。

“快，快收拾了吧。”苏云熙紧握着含梅的手，轻声吩咐道。

“是！”见苏云熙发话，景儿麻利地安排了人动手收拾。

疑团渐明1

死亡的伤痛，第一次逼近这个四岁半的小女孩儿。在她已经经历了的四年光阴中，这是她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做消失，永远的消失。

景儿随便找了个“大胆下毒”的罪名，便将一个活蹦乱跳的小柱杖毙了。苏云熙眼睁睁地看着，却无能为力。

回宫后，苏云熙实在难以压制心中的郁结，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娘娘，娘娘，您就吃点东西吧。”含梅和蕴兰一起立在苏云熙身前，哀哀地恳求。

苏云熙只是充耳不闻，仍旧静静地坐着……想着……她决定了要为龙宣浩守护她的美好，绝不让手上再度染恶；她也曾经决定要在所有事情安顿下来之后，将一切都告诉龙宣浩。因为他说过，他是她一个人的夫君。但是现在她的夫君远征在外，她必须要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她还须将自己保护得好好的，等着他回来，因为这是临别时她曾经答应过他的。

可如今后宫如此混乱，她该如何，她要如何，才能安然自保？她必须掌握所有的秘密，了解所有的真相，那样她才能有备无患，那样她才能及时应对！对，她必须知道韩双雨的真正死因，她必须知道钱亭亭被囚禁的真正原因，她也必须知道英歌和景儿的关系。可是司徒彻已经不再可靠，所以，她必须依靠外力。

冷宫，夜已深沉，弯弯的月亮也躲进了厚厚的云层中。小风，一阵阵地吹过，泛起淡淡的寒意。

宫墙内，两条人影飞快地闪过。其中一个身影贴近了房门，小心翼翼地将迷烟吹入房中。约莫过了一炷香的功夫，两条人影才蹑手蹑脚地推门而入。

两人来到内室，直奔床铺而去。其中一个身影小心地将床铺上沉睡的钱亭亭扶了起来，一抬手便是两指，分别点上了钱亭亭后脑的哑

穴和手腕上的虎口。

钱亭亭哼了一声，悠悠地醒转过来。等她看清楚眼前站着两个黑衣人时，想要尖叫，却发现自己出不了声，不由惊恐地向后缩着身子。

“是我。”其中一个黑衣人轻轻落下了面巾，露出脸面，竟是苏云熙。

“唔。”钱亭亭定定地看了一会儿，见是苏云熙，急忙靠前了一些，嘴里无意识地支吾着。

“我已经点了你的哑穴，你暂时不能够说话，但是没有任何危险，你可以放心。”苏云熙靠近了钱亭亭，低低说道，“我有一些事情想问你，因为我知道只有在你这里听到的才是真相，但是我也不会白白从你这里得到答案，我会解答你心中的疑惑作为交换，如何？”

“呜呜。”钱亭亭努力地点着头。

“好，那我现在便解开你的穴道。”苏云熙看了钱亭亭一眼，便朝另外一名黑衣人使了个眼色。那黑衣人便朝着钱亭亭骈指一点。

“啊。”钱亭亭轻声叫了出来。

“你想知道什么真相？你又如何为我解惑？”钱亭亭知道自己这辈子不可能有出冷宫的机会，索性直来直去，倒省去了不少的麻烦。

“我知道你和韩双雨一样，都是被冤枉的，对吗？”苏云熙紧盯着她，轻声问道。

“是又如何？”钱亭亭的眼中闪过一丝伤痛，冷声哼道。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拿到太后的令牌的。”苏云熙握住钱亭亭的手，说道，“而我，会告诉你韩双雨事件的经过，想必你会感兴趣。”

“你知道是谁在背后陷害双雨？”听到苏云熙提及韩双雨，钱亭亭微微有些激动。

“是！我今晚会全部告诉你，但前提是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苏云熙深吸了一口气，低声回道。

“好！”钱亭亭看了苏云熙一眼，又看了看另一名黑衣人，低头思索了一下，决定相信苏云熙，“我听说双雨被囚之后夜夜哀哭，心里很是难受，非常想去探望。可守卫却告诉我，除非有皇上的手谕，否则一律不得入内。我没有办法，便厚着脸皮到皇后那里求助，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我是一个罪妇之亲，在她的眼中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可是我已经走投无路，为见双雨一面，我只能一试。

“等我到了钟萃宫，果然不出所料，我不光被拒，更是被她狠狠地奚落了一顿。她说我是一只背叛了她的狗！她咒我是个不祥之人，她咒双雨早死。”钱亭亭想到了当时的伤心之事，低低地哭出了声。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道，“我离开钟萃宫，几乎是落荒而逃，可我在半路上却碰到了元公主。”

“这事情和元公主也有所牵连？”苏云熙一惊，问了一句。

“听下去自然就知道了。”钱亭亭斜睨了苏云熙一眼，继续说道，“她当时正带着小狗在玩，看到她，我忽然想起德妃。因为当初是有人指明让我带着那画像到西福宫告密的，所以皇后才认为是我背叛了她，所以我便想，德妃会不会把我当成她的人？说不定她会帮我，于是我便要去西福宫。可还没有转身，那小狗嘴上叼着的东西便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叼的竟然是太后的令牌。

疑团渐明2

“我用糖果将令牌从元公主那里换了过来。换了别人也许会好好想想太后的令牌为何竟会被狗叼着，可是当时我已经顾不得多想，拿了令牌便急匆匆地去往采玉殿。能和双雨见上一面，我心足矣。殿上，双雨她哭着说明白我，知道我，说她不怪我。她说无论什么罪名，只要没有牵连我，没有牵连家族，便是万幸。

“这个傻丫头，她从小到大无论什么事情都以我马首是瞻，可我这个姐姐却最终选择了弃她而去！我愧对她！可是为了达成我的目标，我不能因小失大。我只能选择放弃她而暂时获得我的安全，我只能如此，我只能如此。我一路哭着离开采玉殿后，居然被人跟踪。半路上，不知道是什么人将我打晕并且拿走了那令牌，又冒充我的侍女重新回到采玉殿。”

“毒酒是那个冒充你侍女的人给韩双雨的？”苏云熙听了个大概，忍不住出声问。

“嗯。”钱亭亭轻轻点头，“也许这早早便是一个圈套，就是在等着我往里跳。不知道那个女人对双雨说了什么，竟然刺激得双雨饮酒自尽。之后宗正寺便拘了我去问话，我一五一十地照实说了，可他们没人相信。后来太后听说是我用了她的令牌进了采玉殿，便将我从宗正寺提到了重华宫重新审讯。当时重华宫中还有皇后、德妃和贤妃，她们一起审讯我。当我将所有事情实说一遍之后，先是德妃怒不可遏，骂我陷害元公主；然后便是皇后跳着脚地骂我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骂我奉了歹人之意，企图逼死表妹来陷害她，借刀杀人；最后便是贤妃的顾全大局，只见她凑近太后低语几句之后，我，便被冠上了现在的这个罪名。”

苏云熙想象着当时重华宫中的场面，低低叹息着。一块令牌牵连了德妃，也牵连了皇后，更牵连了太后。是啊，这大局确实需要顾全，后宫岂能因为一个钱才人而生出大乱？

“你想知道的我已经全都说了，现在，是不是也换你说了？”钱亭亭抹干了眼泪，偎坐在床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当日找了那画像来陷害韩双雨的幕后之人，”苏云熙望了望身旁的黑衣人，沉声说道，“正是我。”

“你？”钱亭亭惊疑地望了过来，似乎并不相信。

“你我之间本无冤仇，只因为皇后一次次地想要置我于死地，而你们却是她的人。”苏云熙淡然地望着钱亭亭，轻轻说道，“凑巧我得到了一副韩双雨曾经送给情郎的画像，并且有亲笔题词，于是我便在其上大做文章。之后安排了德妃的亲信杨心兰找到你，要你做这个揭发之人。”

“如此说来，那些谣言也是你散布出去的了？”钱亭亭恨恨地瞪着苏云熙，沉声问道。见苏云熙轻轻点头，她便继续说道，“你先是除掉双雨，然后又利用我使德妃和皇后之间更加不睦，既减了皇后的势力，又挑唆了她们二人，真可谓是一石二鸟。”

钱亭亭有些激动地哽咽出声。苏云熙只是静默着，并不说话。毕竟当初是她想要打击皇后，才拖了钱亭亭姐妹下水。

“枉我自诩聪明一世，自以为兼顾了美貌和智慧，到末了也未能达成最初的心愿！当初我如果能狠心不顾念亲情的话，谁也别想轻易陷害我，又何愁没有大志实现的一天？我又何至于落到如此地步？”钱亭亭长叹一声，低低地感慨着自己的命运多舛。

苏云熙见钱亭亭长吁短叹，却不是为了失去亲人之痛，而是后悔自己不够心狠，不由得跟着叹息了一声，“难道权位真的那么重要？”

见苏云熙眼中隐隐闪过一丝悔意，钱亭亭冷笑一声，飞快地截住了苏云熙的话，“别在这里假惺惺！你以为我身在冷宫，便不知道外头的事情了吗？你现在贵为淑妃，当然可以轻描淡写地说着什么无视权位的屁话！可是我不一样，我入宫为的就是争宠，为的就是光耀门楣！如今，一双姐妹却落得如此下场。呵呵，这可真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

“韩双雨的冤情，我会全部告诉皇上，还她一个公道。可是你，却是因为太后旨意才入的冷宫，皇上他又是至孝之人，恐怕……”见钱亭亭脸色泛白，苏云熙微微有些动容。

“你以为我还会指望出去吗？”钱亭亭抬手制止了苏云熙的话，淡淡笑着说，“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才人，无权也无势，本想依靠自己的才貌在后宫中闯出一片天地，光耀门楣，可如今已经落到了这般田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夺得后位了。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出去？”

“你，竟然如此想得开？”苏云熙见势利的钱亭亭居然如此超脱，不由得很奇怪。

“想不开又能如何？怪只怪我自己顾虑不周，中了别人的圈套。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如今既然败了，我无话可说。”钱亭亭冷哼一声，脸上仍是强笑着，声音却有些哽咽，“双雨一事，你能在今日为我解惑，就算是死，我也算是心甘了。”

“嗯哼……”一直静立在一旁的黑衣人见她二人相对无言，便轻轻咳嗽了一声。

“好，如今你我已经各取所需，那我便去了。”苏云熙回过神来。

“想当初入宫时，你一副软弱可欺的样子，我就想笑自己，居然被你给骗了过去。想必你在皇上面前，也是这么一副清高善良的模样吧？还真有你的！”钱亭亭看了苏云熙一眼，低笑出声，“这后宫之中本就三足鼎立，如今再加上一个你，想必这争斗会好看得紧吧。也罢，我既然注定要做个看客，我便好好地看着，看你如何问鼎后座！”

疑团渐明3

“不！”苏云熙本来已经起身，听到钱亭亭的话后，又重新转过头去，“我想要的，和你不一样！”

“不一样吗？”钱亭亭不屑地看着苏云熙，冷笑道，“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在我面前扮清高吗？”

“一心追逐权位的你，是不会明白的。”苏云熙轻轻一笑，无视钱亭亭的不屑，扭头便走。

一旁的黑衣人冲着苏云熙打了个手势，苏云熙轻轻点了点头，那黑衣人便朝钱亭亭走去。

“嗯……”只听身后传来钱亭亭低低的闷哼。苏云熙知道她已经被击晕，便轻轻叹息一声，重新将面巾拉高。

永寿宫。

“此番多谢宁大人。”苏云熙缓缓坐下，对着面前的黑衣人轻轻说道。

“淑妃娘娘的计策很是成功。”宁蔚然拉下了脸上的黑巾。

“当初，我只是迫不得已。如今，却已经追悔莫及。”苏云熙轻轻抬头，苦笑了一下。是啊，她的计谋很是成功，毕竟她成功地挑起了皇后和德妃的相互仇视。可是后来皇后居然会在宴会上的食物中下毒，如此地明目张胆！如此地恨之入骨！除了她的功劳之外，想必还有另一个人的推波助澜吧？

那个将太后的令牌偷出交给英歌，故意引诱钱亭亭去探望韩双雨，然后再以钱亭亭侍女的名义将韩双雨送上不归路的人，应该是景儿吧！毕竟那个最得太后欢心的，最容易接近太后的，整个后宫之中，也只有皇后一人而已，所以景儿她有先天的优势条件。

苏云熙心中暗暗揣测，自己曾经失落在钟萃宫中的锦绣手帕，应该也是景儿交给英歌，并且授意了之后的一系列事情的吧？因为皇后

对她的厌恶，景儿便利用英歌纯良的爱母之心，屡次试图将她置于险境。

这次亦然。反正经过画像一事之后，钱亭亭姐妹在皇后眼中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景儿便干脆经过英歌之手，趁势除掉韩双雨，让所有人将目光集中在德妃的身上，希望能够为自己的主子除掉对头——德妃。可景儿她应该没有想到太后居然会出来搅局，结果硬是把令牌的事情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太后她，应该是非常疼爱皇后的吧？可是这次却为何没有帮皇后除掉德妃呢？难道也是因为朝堂的政局？

如今，棉花团死了，英歌会如何看待？德妃会如何看待？在整个事件当中，宁莹然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后宫，只怕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了吧？

“无论淑妃娘娘如何绸缪，臣都会助娘娘一臂之力。”宁蔚然定定地望着苏云熙，低声道。

“是因为皇上临别时对你的嘱托？还是，”苏云熙认真地看着宁蔚然，“还是因为那个美好的欧夏蓝？”

“皇上他都告诉你了？”宁蔚然望着苏云熙，忽然笑了起来，半晌，才敛起满眼的笑意，留在眸中的是一片澄澈。他定定地看着苏云熙，轻声说道，“只因为你是你。”

“蔚然。”苏云熙垂下了眼帘，低低一声叹息。宁蔚然眼中那坚定不移的深情，她怎能不懂？只是，他的柔情不是应该给欧夏蓝吗？

“我……”宁蔚然见苏云熙低声不语，又笑了起来。他执起苏云熙的手，轻声道，“和宣浩是君臣，也是朋友。我和你同样是君臣，也是朋友。朋友对朋友，不就应该两肋插刀吗？”

当苏云熙在冷宫之中对钱亭亭说出陷害韩双雨的人是她时，他的心，五味杂陈，说不清楚是开心还是难过。

开心是因为她不再将他当做外人，在他的面前，她敢于讲出心里的话，而那些是她从来不曾在龙宣浩面前说过的。她的另一面，只有他知道，只有他知道。

难过是因为一个如此美好的女子，仍然无法不被世俗所累。虽然有天子的极力保护，却仍是从天上的不染凡尘降落到了人间的步步为营。

他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和宁莹然有冲突，可能会和宁家有冲突，可是面对她，他无法拒绝。他无法拒绝自己内心深处想要帮助她，保护她的念头，无论她是谁！

虽然明明知道她和他不可能，可是他仍愿意在她需要的时候留在她的身边，只要她需要。即使最后没有结果，即使最后他会受伤，可是，他却仍然甘心情愿地留下。就像飞蛾向往灯火，那么的义无反顾。

“谢谢你。”苏云熙抬起头来，凝视着宁蔚然的眼睛。是啊，他是她的朋友，他是她和龙宣浩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疑团渐明4

宁蔚然回到府中换好衣服之后，来到后园中，抓起一只信鸽，将一张字条塞进信鸽的脚踝处。望着信鸽振翅在空中，宁蔚然在心中低低叹着，是时候告诉莹然真相了。他们兄妹已经为了家族牺牲多年，这次，他决定要为自己活，所以，他也希望莹然能够为自己活下去。这个消息虽然残忍，但却是真实！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要挟莹然了。

皇后贵为一国之母，居然不惜派人引诱英歌并加以利用，使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早早便涉及到后宫的权谋陷阱当中。这样狠毒的心肠，整个后宫恐怕无人能及吧。德妃哀哀低叹着，望着眼前哭成泪人一般的英歌。如果不是棉花团在钟萃宫中误食毒物而亡，恐怕这个纯孝的孩子仍是不肯将一切都告诉她吧。

“母妃，英歌知道错了，英歌以后再也不做任何坏事了。”英歌依偎在德妃的膝头，哭得小脸通红，“母妃帮英歌把棉花团救回来，救回来嘛。”

“棉花团的仇，母妃一定会报，你放心。”德妃轻轻揽了英歌入怀，低低地呢喃着。不光是为了棉花团，也为了她自己。“德妃席位上的食物掺有毒药”这个消息虽然已经被钟萃宫封锁，但是天底下却没有不透风的墙。皇后想要她死，居然这么迫切？看来上次在重华宫中因为韩双雨和钱亭亭的事情，皇后已对她厌恶到了顶点吧？如果这次不是大皇子患病，只怕死的就不是棉花团，而是她这个德妃娘娘了。

“母妃，英歌要棉花团回来，要棉花团回来。”英歌靠着德妃，哽咽着苦苦哀求。死亡的伤痛，第一次逼近了这个四岁半的小女孩儿。在她已经经历了的四年光阴中，这是她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做消失，永远的消失。

当苏云熙和宁蔚然两条身影相携跳出宫墙之后，一个歪倒在钱亭亭卧房外间床榻上的暗红色身影匆忙而起，小心翼翼地出了冷宫，进了太后的重华宫。

翌日清晨，服侍在太后身边的王嬷嬷，趁着为太后梳头的当儿，附上她的耳边，轻声将昨晚那名因身有武功而未被迷晕的内侍传来的消息告诉了太后。

太后双目一凛，低声哼道：“如此说来，那韩庶人竟然是被人陷害私通宫外？而陷害她的元凶居然是淑妃？”

“是啊。”王嬷嬷低低应了一声。

剑拔弩张1

苏云熙是她的姐妹，她喜欢她，真心地喜欢她！可是她却也恨她，她也是真的恨她！是的，她恨她！司徒烟强自定了定神，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娘娘，少爷的家书。”秋风握着一张字条，走进了宁莹然的卧房。

“居然连夜传来的呢，拿来吧。”宁莹然将眼睛从手上的书中抬了起来，朝窗外浓重的夜色望了一眼，轻轻出声。

“娘娘，您看了这书信可千万不要难过。”秋风定定地望着宁莹然，仍旧立在门边，低低地说道，“您一定答应奴婢！”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宁莹然笑了一下，索性将书合上，伸出手来。

“娘娘，您先答应奴婢。”秋风仍是一脸的凝重，紧紧地捏着手上的字条。

“秋风！”听见秋风的话，宁莹然只觉得浑身一股冷意升起。难道是那个消息？他们终于决定要告诉她了吗？宁莹然轻轻合眼，咬住嘴唇，低低唤了一声。再睁开眼时，眸中已是水雾一片，“难道，难道？”

“娘娘。”秋风慢吞吞地过来，缓缓地举起手上的字条，“娘娘，您一定不要难过！”

“秋风。”见秋风一脸的担心，宁莹然的声音也像是低低的呻吟。她慢慢站起身来，颤抖着将那张字条接在手里，双眼紧紧地盯着那字条，喃喃着，“子言哥哥，子言哥哥。”

“娘娘。”秋风担心地扶着宁莹然。娘娘她似乎知道今天的字条是有关骆少爷的。

“唔。”宁莹然缓缓打开字条，嘴里无意识地呢喃着。

“娘娘，您一定要挺住。”感觉到宁莹然的身体微微有些颤抖，秋风眼中蓄满了心疼。

宁莹然握了一下秋风的手臂，轻轻将字条展开。

“啊……”只听宁莹然一声凄厉的惨叫，人已经瘫软了下来。

“娘娘，娘娘，您一定要节哀顺变啊，您千万要保重身体！”秋风半蹲了下去，揽住宁莹然不断抖动的双肩，眼睛望向被宁莹然紧紧捏在手上的字条，字条的上端写着一阕词：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词的下方是几点残红和一句话：人亡情逝，一切过往皆如云烟。

宁莹然歪倒在秋风的怀中，只是默然地流泪，不停地流泪。

“娘娘，您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就好些了。”秋风拼命地压抑着自己的眼泪，哽咽着说，“您心里的苦，奴婢都明白，都明白。”

“人亡情逝，一切过往皆如云烟……”宁莹然迷茫地抬起头来，已经哭花了妆容，手也已经僵硬，却仍紧紧地捏着那张字条，低语道，“这字，是子言哥哥的字迹，真的是子言哥哥的字迹。我认得的，我认得的。”

“娘娘？”听了宁莹然的话，秋风狐疑地抬头望去。难道骆少爷不在人世的事情，娘娘早已经知道？

“为何？秋风，为何？”宁莹然一手捏着那张字条，一手轻轻抚摸着纸条上点点的血红。泪，一颗颗滴下，打落在她的手背上，溅得四分五裂，碎成万千百瓣。她就那么低垂着头，轻声问道，“他们为何要

这么残忍，为何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为何连一丝希望也不留给我？”

当初奉了父意入宫伴驾，她也曾努力抗争，怎奈她的子言哥哥只是父亲已逝友人之子，在府中并无地位。他身患疾病尚需宁府医治，她如何能够说出实话？她如何能够将子言哥哥推入险境？于是她和宁蔚然达成协议，她入宫，但是每月必须为她传送子言哥哥书信一封，以慰她相思之苦。

入宫后的第一封书信，子言哥哥字字相思，如泣如诉，看得她日夜哀哭；第二封书信血泪斑斑，往事萦怀，看得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就在她日思夜盼之间，第三封信姗姗来迟，晚了两个月。看到这第三封书信的时候，她便已经猜出，子言哥哥想必是不在人世了。

因为那第三封书信的字迹，虽然已经模仿得十成相似，但她却是和子言哥哥相恋八年的人，他的用笔，她如何能够不熟悉？这第三封书信中的字迹在收笔之处微有不同。子言哥哥久病不愈，握笔不稳，收笔之时自然会微微吃力，怎么可能仍然和从前身体康健的时候一般无二？那时候她便猜测，子言哥哥也许是不在了。

而那第三封书信之所以和第二封书信间隔如此之久，想必是为了让宁蔚然有充分的时间来模仿子言哥哥的笔迹吧？

剑拔弩张2

虽然已经知道，可是她的心中却仍然残余一丝希望，会不会是子言哥哥病重到了无法执笔的地步，所以才由宁蔚然代笔？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她从此便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梦里，她的子言哥哥还在，他仍然在。所以每月一封的书信成了她最大的生活乐趣和支撑。虽然她的心里隐隐地知道，这书信，是宁蔚然的模仿，她的子言哥哥也许已经不在了。可是她却宁愿沉醉在自己的梦里，沉醉在自己为自己编织的梦里。

她已经奉命入宫，她已经辜负了他的感情，只为保留一个自己编织的美梦！可是他们为何一定要将这秘密说破，难道觉得她不够疼吗？难道觉得她不够惨吗？

“娘娘，娘娘啊。”秋风哀哀地哭着。原来娘娘早已经知道骆少爷不在的事情了，原来她一直想要瞒住的，却是娘娘早就知道了的。她苦命的娘娘啊！自打她记事起，她便服侍在娘娘的身边，看着娘娘和骆少爷相恋，看着娘娘被迫入宫，再看着娘娘无意争宠却遭人嫉。娘娘这一路走得有多难，只有她知道。

娘娘初入宫的时候频得皇宠，得孕龙种，初时虽然并不情愿，但是母性大于天，能够得到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也着实令娘娘兴奋莫名。可是那个心狠的德妃娘娘，居然因嫉生恨，联合了一直无出的皇后，在一次宴会中下毒，害得娘娘腹中孩儿无故夭折，并且今后再难有孕。那个承载了娘娘全部美好希望的孩子就那么没有了，再加上骆少爷日渐淡漠的书信，娘娘她就变了，变得心狠手辣，变得私营势力，在深宫之中盘根错节，既为了宁家也为了娘娘她自己。

虽然娘娘她变了，可是能够支撑着娘娘这么一路走下来的，仍是以骆少爷的名义传进宫来的书信。如今少爷他却将骆少爷去世时的遗书传了过来，不知道娘娘她是否还能够支撑得下去？

“秋风！”宁莹然强忍了哭泣，抬起头来，手中紧紧地握着那张字条，“替本宫传话给莲妃，她欠本宫的，这次本宫要她还清！”既然天下人皆负我，就莫要怪我兴风作浪！

“娘娘？”秋风满脸的泪痕。

十月初一，重华宫内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因为今晚太后娘娘听戏，不仅大宴宫妃，而且还给所有的宫人都赏了宴席。大家既能好好欣赏表演，又能歇上一晚，可不是件高兴事吗？

月华初上，清朗的月辉淡淡地笼罩着苍穹，为整座宫城的雕梁画栋染上了一层薄薄的光辉，所有的宫妃全被太后请到了重华宫中的宴会之上。

宴会尚未开始，已有一些低品阶的宫妃早早就到了。她们穿得花枝招展，三五成群的，四处闲话着，显得自己在后宫里是多么受重视似的。

苏云熙看着时间差不多了，便到凌波宫中邀约了久未出门的司徒烟一同前往赴宴。苏云熙一路上想方设法逗着司徒烟，但她却仍难展欢颜。

“姐姐就和云熙坐在一处吧？”苏云熙来到自己的座位上，转而吩咐宫女为司徒烟在自己身旁设下一席。

“不了！”司徒烟轻轻唤住宫女，冲着苏云熙摇头道，“毕竟是太后的宴席，咱们还是按照规矩入席，免得再生事端。”

“也好，”苏云熙想起太后素来不喜欢自己，也不再坚持，便轻轻点了点头，“那姐姐就先入座，等宴会散了，云熙陪姐姐回去，咱们姐妹再闲话家常。”

“好。”知道苏云熙是关心自己，司徒烟淡淡笑着点头。距离上次遇刺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司徒烟仍然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之中，因为她知道，她爱的那个男人对她的宠爱只是因为那块祥云玉佩。

她是粗枝大叶，但是她并不笨。所以，在她第一晚侍寝的时候，她就知道了。她知道那样的宠爱不是因为她，可是她却贪恋他的温暖，她不甘心自己会输给一块玉佩。她相信只要她坚持不懈，总有一天，那个男人的目光会因为她而热切起来。所以，她学着苏云熙淡淡地笑，学着苏云熙慢慢地说话，学着苏云熙轻妙的身姿……

剑拔弩张3

果然，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他们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也曾经热切地注视过她，虽然只是一瞬，但是她已经满足了。因为他对她的好不再是因为那块玉佩，而是因为她把苏云熙模仿得很像。虽然仍是因为苏云熙，但是毕竟她不是输给那块玉佩了。想起他对苏云熙的好，有时候她也会无端地嫉妒。她担心苏云熙会像她那样深深地爱上他，她担心连他那一丝的热切也会失去，所以，她试探，她猜测，她生活得小心翼翼。

直到有一天，她怀孕了。想到他的孩子正在自己的腹中慢慢孕育成长，她就无比地开心快乐。因为她知道，即使今后她失去了他的爱，也不用怕，因为她将会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孩子，他们两人的孩子。所以后来当苏云熙平步青云，成为他的新宠时，她已经是一派平和。她可以淡然视之，因为她早已经知道他属意的人是苏云熙，而她也早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

可是老天却对她何其残忍，竟然硬生生地夺去了她的孩子，夺去了他们之间的维系。她伤心，她绝望，因为她知道，她不可能再有和他的孩子；因为自从苏云熙擢升之后，他就刻意减少了很多宫妃的侍寝。

也许，他对苏云熙是真心的，所以，他只有在既定的一些日子里点召某些妃嫔，其中已经没有了她。同样身为女人，为何苏云熙可以得到他的垂青？而她，即使耗尽全身的气力，也始终换不来他的爱！她恨，她恨自己没有出息，她恨苏云熙抢走了他。她恨！

“主子，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含秀见司徒烟只是低着头默默地走着，忍不住出声道。

“啊？”司徒烟回过神来，抬头一看，是啊，自己已经快要走出设宴会的园子了。她低低叹息一声，转过身来道，“不去哪儿，随便走走罢了。”

“主子，既然出来了，您就高兴点吧。”含秀看着司徒烟整日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心中也实在着急，却又苦于自己说不上话，也只能是干着急。

“上园子那头走走吧。”抬头望见前头一盏宫灯十分亮丽，司徒烟轻轻走了过去。

“主子。”含秀低低唤了一声，追了上去。

走到灯前，司徒烟抬头细细看着。

这是一盏精致的走马灯，用毛竹编织成马头、马尾，用色彩鲜艳的丝绸制成马身。灯笼之内烛光闪烁，灯身慢慢地旋转起来，灯屏上的图案便动了起来，人马追逐，物换景移，光彩流离，的确是漂亮。司徒烟正在欣赏着走马灯的时候，一串低低的对话声传入了耳中。

“琼秀姐姐，看您手上的东西这么多，杏子帮您拿着这酒壶吧？”

“快起开！这酒壶可金贵得紧，碰坏了咱们可赔不起的。”

“有什么金贵的？还不就是个酒壶吗？”

“我出来的时候，王嬷嬷特别交代了，这酒壶只许我一个人拿着，绝对不许其他人碰一下的。要是让她见到我让别人拿着的话，她一定会打死我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杏子不是看您东西太多了嘛。王嬷嬷就是这样，总是仗着自己是太后身边的红人，动不动便打便骂。有朝一日，我若是能得了皇上宠爱，说不定就一步登天了呢！到时候看我不给她好看！”

王嬷嬷？想起初入宫在体元殿学习宫中规矩时，自己也曾与王嬷嬷闹过不快，也曾暗暗发誓，要等到自己飞上枝头的一天给王嬷嬷好看。想不到今日换了个地方，同样的话仍有人在说。司徒烟低低笑了一下，转头望去。是两个从厨房方向走出来的小宫女，刚才那个说话的小宫女是叫杏子吧？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心中虽然如此想着，却还是担心杏子的胡话会被别人听到。司徒烟急忙回头打量

着，见四下无人，且自己和含秀还是站在一株枝叶繁茂的柏树下，这才放下心来，重新将眼光投了过去。

只见那个叫做琼秀的宫女一脸担心地嗔道：“死丫头不知羞，这样的混话也敢乱说，仔细让人听了去，打烂你的嘴！”

“好姐姐，我这不是随便说说嘛。”杏子撅着小嘴，颇有些撒娇的味道。

“好好好，这样的话可不敢再说了。你就帮我端着这糕点吧。可端好了，大意不得，这也是王嬷嬷交代过的，等会儿宴席上太后娘娘她要用来赏赐后妃的。”琼秀无奈地笑了一下，将手上的托盘递给了杏子。

“哦，琼秀姐姐您就放心吧。”杏子重重地点了点头。

剑拔弩张4

“哎哟！”琼秀脚步一滞，低低叫了一声。

“姐姐，您怎么了？”见琼秀一脸痛苦地半俯了身子，杏子着急地靠了过去。

“估计是下午吃坏了肚子，杏子妹妹等我一下。”琼秀将手上的酒壶放到了身旁的石阶上，捂着肚子跑了开去。

“姐姐当心。”杏子担心地望着琼秀的背影，叫了一声。而后杏子便低下了头，定定地望着那只酒壶。

“有什么机巧的啊？”左右看了没人，杏子实在忍不住好奇，轻轻放下了手上的托盘，摸向那把酒壶。

是啊，一把酒壶而已，至于别人碰一碰就动辄死活的吗？司徒烟也很是好奇，站在树下的阴影里，朝杏子望去。

“咦？这酒壶的盖子怎么打不开？”只见杏子将那把精美的酒壶拿在手中细细端详过后，惊讶地脱口而出，“壶嘴下面反倒有两个小孔，不知道是干吗用的呢？”

盖子打不开？小孔？司徒烟听了杏子的话，更觉奇怪。她扭头望了望含秀，却见她也是一脸的惊奇。

“真奇怪，这酒怎么倒不出来？”杏子惊奇地举起酒壶，轻轻地摇晃着，“里面是满的呀。”

“主子！”含秀微微踉跄了几下，低低唤了出来。

司徒烟奇怪地转头望向含秀，只见她脸色发白，满眼惊慌，正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衣袖。

司徒烟带着含秀悄悄退开，边走边问：“可是身上哪里不舒服？”

“主子，那把酒壶，那把酒壶……”望着司徒烟的眼睛，含秀支支吾吾地说。

“那酒壶怎么了？”司徒烟轻轻一笑，望着含秀，“瞧你脸色难看得，等会儿宴席一开始便歇着去吧。”

“主子，那酒壶有古怪！”含秀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定定地望着司徒烟道，“奴婢从前的主子林美人因为得罪了皇后娘娘，而在一次宴席上中毒身亡。当时的宴席上，奴婢曾经见过这把酒壶。”

“什么？”司徒烟紧紧抓住了含秀的胳膊，“就是这把酒壶吗？”

“一定没错！”含秀仰着脸望向司徒烟道，“当时奴婢很奇怪那把酒壶的壶嘴下面怎么会有两只小孔，所以便多看了几眼，奴婢一定不会记错！”

司徒烟大睁着双眼，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主子，等一会儿喝酒的时候，您一定要仔细这把酒壶。”含秀郑重地说。

“嗯。”司徒烟微垂了眼帘，轻轻应了一声。难道是那把传说中能够同时倒出毒药和美酒的鸳鸯转心壶？只是不知道这次是谁得罪了太后娘娘。

司徒烟和含秀一起回到座位。她缓缓坐下，抬头看了看四周，见宫妃已经来齐，想是宴会将要开始。

只见王嬷嬷走到太后的身旁，低低说了几句话，正在和皇后说笑的太后便抬起头，冲着王嬷嬷挥了挥手，王嬷嬷便点头下去。

一阵锣声响起，宴席中间的舞台上，红袍长髯的霸王徐徐而出。

“英雄盖世无敌，灭嬴秦，废楚帝，争掌华夷。”霸王出场亮相，刚唱一句便赢得了满堂喝彩。

“嬴秦无道动兵机，吞并六国又分离。项刘鸿沟曾割地，孤霸东来汉占西。自与刘邦鸿沟割地，讲和罢兵，接回太公、吕后，谁知他反复背盟，会合诸侯又来寻战。也曾命人四路搬兵，未见回报。”霸王咿咿呀呀地在台上表演，众妃一个个看得如痴如醉，只有司徒烟心神不定。

忽然听到叫好声轰然响起，司徒烟才回过神来，竟是这出《霸王别姬》已经唱完了。席上已经开始了新的游戏，伴着鼓声，宫妃们正

迅速地传递着手上的花球。鼓声停，花球停在了贤妃宁莹然的手上。只见宁莹然落落大方地站了起来，清唱了一曲，引得大家纷纷鼓掌。

伴着叫好声，宁莹然重新坐下，鼓声重起，花开始传递。

只见那花球刚刚传到苏云熙的手上，鼓声便戛然而止。

“素来听闻淑妃歌舞技艺超群，今日就为大家舞上一段，凑个乐子吧。”太后笑眯眯地望着苏云熙。

“回禀太后娘娘，云熙近日身体不爽，便为大家唱上一曲吧。”苏云熙亭亭立着，遥遥望向太后。

“甚好，甚好。”太后轻轻点了点头。

苏云熙一曲《西江月》之后，太后带头叫好，连皇后也是笑眯眯的。

“淑妃身体不爽，还能为咱们献上如此美妙的歌声，实在应该赏赐。”太后微微转头，望向身边的王嬷嬷，“为淑妃斟上一杯美酒吧。”

听到太后说要赏赐苏云熙美酒，司徒烟的心猛然揪了起来。她紧紧地盯着王嬷嬷的手，不由得浑身发凉。

“是！”王嬷嬷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转身过去。

只见王嬷嬷从身后站着的一名宫女手上拿来一把酒壶，走向苏云熙。

司徒烟的身子开始微微地颤抖，含秀也是满脸惊色。因为那名捧着酒壶的宫女正是刚才闹肚子的琼秀。

看着王嬷嬷一步步走近了苏云熙，司徒烟不自觉地站了起来。见司徒烟失态，含秀一惊，伸手将主子按坐下来。

苏云熙是她的姐妹，她喜欢她，真心地喜欢她。可是她却也恨她！她也是真的恨她！是的，她恨她！而且这是太后赐的酒，她又何必强出头？望了望一脸紧张的含秀，司徒烟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淑妃娘娘，太后娘娘赐您美酒一杯。”王嬷嬷站在苏云熙面前，端起一只酒杯，将手上那只精美的鸳鸯转心壶高高举了起来。

“云熙谢过太后赏赐，只是身体不适，不便饮酒，还望太后见谅。”苏云熙轻轻笑着接过酒杯，放了下来。

“淑妃娘娘不必过虑，此乃果酒，但饮无妨。”王嬷嬷重新将酒杯举了起来，递给苏云熙。

“既然如此，云熙便恭敬不如从命了。”苏云熙接过酒杯，送至唇边。